

八九天安门事件大事记

吴仁华

2011年4月15日至6月9日，我在推特（twitter.com）逐日回顾八九天安门事件，这份《八九天安门事件大事记》就是根据逐日回顾的文字资料整理成文。

1982年春，我入读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先后获学士、硕士学位，是受过考据学、版本学、目录学等专业训练的文献学者。1989年，我任职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是八九天安门事件的亲身经历者，经历了学生游行示威、绝食请愿、天安门广场武力清场的整个过程。

1990年2月，我跳海出走，离开中国。当年5月，发表了根据亲身经历所写的数万字文章《天安门事件的最后一幕》，完整记录了天安门广场的清场过程。

多年来，我一直在搜集、研究八九天安门事件的资料，2007年5月出版了《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一书，2009年5月出版了《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一书。目前正在写作《八九天安门事件始末》（暂定名）一书。

1989年4月15日 星期六

早上7时53分，胡耀邦因大面积急性心肌梗塞逝世于北京医院。终年73岁。4月8日上午，胡耀邦参加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突

然心脏病发作。发病及逝世详情参见《满妹：追忆父亲胡耀邦最后的时刻》<http://is.gd/n8TwXq>

在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播出胡耀邦病逝消息前，此消息已在京城一定范围内流传。中午，中国政法大学同事陈小平告诉我此消息，悲愤中我们决定带领师生送花圈到天安门广场，造成事实上的游行。

胡耀邦家人刚把家中的会客厅布置成灵堂，刘少奇遗孀王光美、老战友李昌等首批吊唁者就来了。当天仅签名者逾 1300 人，包括李鹏、乔石、胡启立、李铁映、吴学谦、芮杏文、阎明复等中共负责人，夏衍、张友渔、朱厚泽、平杰三、李锐、于光远、红线女等各界人士。

胡耀邦逝世时，其女儿满妹正在美国西雅图市的如约到健康和医疗服务中心进修，住在修道院，为了回国奔丧求助中国驻旧金山总领馆，因没有自报身份，遭拒绝。终夜哭泣，惊动修女，捐助买了回国机票。

13 时 30 分，北大校园内开始出现“耀邦同志永垂不朽”、“英灵永存”等横幅、标语，不久出现发泄不满情绪及抨击当局的内容，如“不该死的死了，该死的却没有死”。15 时后，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等 6 所高校陆续出现悼念性的大字报、挽联。

“不该死的死了，该死的却没有死”这句流传北京各高校的话，出自著名女作家冰心悼念胡耀邦的文章，不知为何，文章尚未发表，此话已广为流传。

中共中央要求公安部、安全部尤其是北京市要密切注意北京高校特别是天安门广场的情况。从各大学到天安门广场的行动，公安、安全部门进行了全方位跟踪。各高校官方根据中共北京市委要求，试图引导学生悼念活动，防止有人借机煽动闹事。

当年知识分子待遇很差，经过反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思想苦闷。加上胡耀邦 87 年初因反自由化和镇压 86 年底学生运动不力而下台，在胡耀邦下台时知识界没有为他发声，知识分子普遍觉得欠胡耀邦一个人情。

（当年知识分子普遍支持学生，大学青年教师带领学生上街。六四后中共当局总结教训，收买知识分子，曾一次性拨款 18 亿元给清华、北大，作为教师津贴，三年花完。可知如今知识分子为何德性如此之差。）

1989 年 4 月 16 日 星期日

北京有 17 所高校出现挽联、标语、大小字报约 500 余份。据中国官方部门统计：“其中属正常悼念

胡耀邦的占 80%；发泄不满的占 10%；攻击党和政府，煽动闹事的约占 10%。”

昨天北京各高校学生采用的悼念形式以标语和挽联为主，今天已出现评论时局的长篇大字报。政治观察家认为，北京许多大学校园的形势颇有 1976 年天安门事件的味道。

一些参加过 1987 年学运的北大学生表示，1987 年胡耀邦的遭遇太不公正，现在想起来很痛心。当时知识分子没有抗争决心，如果当时站出来支持胡耀邦，可以避免更多悲剧，胡耀邦也不会这么早死。我们对不起胡耀邦。不少学生表示非常想上街游行。

上午，天安门广场纪念碑旁放了署名“清华大学化学系”的花圈；两名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将今天第一朵小白花系在纪念碑北侧围栏上；北方交通大学学生将“痛悼青年知己耀邦”的横幅放在纪念碑前。截止下午 3 时 30 分，出现三个由学生、一个以家庭名义敬献的花圈，后来都被警察拿走。

中国政法大学青年教师吴仁华、费安玲、熊继宁、刘斌、宣增益、张小菁带领两名学生，动手制作了直径两米的花圈。傍晚，吴仁华等人将花圈摆放在教学楼前吸引人们注意，贴公告说，明天下午一时送花圈到天安门广场。

吴仁华随手在花圈上挂了一个茅台酒小瓶子，六四后重点请查此事，认为是以小平祭耀邦。其实吴仁华当时的用意并不“恶毒”，只是洒酒祭英灵。日本共同社 2009 年六四二十周年系列报导中提及此事，称中共当局将此列为恶性政治事件。

北大历来是学运中心，“北大动，不动亦动；北大不动，动亦不动”。许多人赶往北大观察情况，陈小平、刘苏里、杨晓等北大校友不约而同前往北大，看大字报，与北大青年教师陈育国、张柄九等交换意见。刘苏里等制作了数米长的悼念胡耀邦的白绸布横幅，写有“中国魂”三个大字。

晚上。在复旦大学 3108 教室举行了追悼仪式，约 400 人参加。自 4 月 15 日下午起，上海的复旦大学、华东化工学院就出现悼念胡耀邦的大小字报，截止 16 日晚八时，上海近十所高校出现大小字报，包括华东政法学院、华东师范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

下午 3 时，有几位青年抬着两个大花圈，来到陕西省西安市钟楼广场悼念胡耀邦。一个花圈挽联上写的是：“广大青年的教师，爱国志士的良友。”另一个花圈挽联上写着：“敢说敢干公正坚忍不拔是您的精神，民主科学法制是我们永远追求的目标。”吸引数百人围观、议论。这几位青年不愿透露自己的身份

及单位。7 时，在放置花圈的地方仍有不少行人在观看，议论的内容大都是“胡耀邦被气死的”等。

中共中央发布公告，决定在人民大会堂为胡耀邦隆重举行追悼大会，全国主要场所降半旗。为了平息民间不满声浪，中共提高胡耀邦追悼会规格，所有现任中共领导人包括退居幕后的邓小平均出席追悼会。

1989 年 4 月 17 日 星期一

从下午起，北京高校学生悼念胡耀邦的活动从校园比较有规模地扩展到天安门广场，而全国各大、中城市悼念胡耀邦活动的规模也日益扩大。

下午 1 时许，中国政法大学 6 百余名师生在青年教师陈小平、熊继宁、吴仁华的带领下出了校门，沿着二环路走向天安门广场。这是八九民运第一次游行。详情见吴仁华题为《八九序曲：中国政法大学四·一七游行》文章，<http://is.gd/2vdYlW>

参加 4 月 17 日游行的一些中国政法大学学生后来成为学生运动骨干，如浦志强、北京高校学生对话团团团长项小吉、北高联首任主席周勇军、北高联首任秘书长王志新（公安部通缉的 21 名学生领袖之一）、王志清（公安部通缉的 21 名学生领袖之一，六四事件后至今下落不明）。

下午 4 时 20 分许，逾 30 名北大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纪念碑献花圈，宣读了简单悼词，此后，一部分北大学生前往胡耀邦家敬献花圈。5 时整，纪念碑前共有 9 个花圈，署名分别为：北航部分学生、北大师生、北师大师生、中国社科院全体研究生、一个政法干部。

晚 7 时多，有二、三千人自发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前悼念胡耀邦，纪念碑北侧放着 7 个花圈。晚 8 时多，悼念活动形成高潮，不断有人（多为学生）轮番登上纪念碑台阶朗诵悼词等，旁听者不断报以热烈掌声。直至 18 日零时仍有二、三百人不愿散去。

夜晚，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近千名学生走出校门，打着“悼胡公”、“沉痛悼念耀邦先生”等横幅，并携带两个花圈，前往中国纺织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串联，没得到多大反应，于翌日凌晨 3 时悄然返校。晚 10 时许，复旦大学数百名学生从校园出发，11 时许抵达同济大学，聚集逾千人前往上海市政府、市人大常委会所在地，要求市政府领导接见，至翌日凌晨 4 时许散去。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连夜主持召开市委紧急会议，决定以市委、市政府名义发布关于胡耀邦追悼活动的通告。通告提出，为确保上海的生产、工作、学习、生活秩序，维护安定团

结大局，规定各种悼念活动应在本单位进行。强调警惕个别坏人乘机挑起事端，破坏安定团结的局面。

晚 9 时 20 分，天津的南开大学逾千名学生走出校门游行，一路高唱《国际歌》、《国歌》和《我们的队伍向太阳》等歌曲，高呼“打倒独裁”、“打倒专制”、“民主万岁”、“自由万岁”等口号。

连日来，湖南的湘潭大学、湖南师大、国防科技大学、中南工业大学等校学生以各种形式悼念胡耀邦。晚 10 时许，湘潭大学聚集逾千人，唱着《国际歌》走出校门，至翌日凌晨 2 时许有 3 百多名学生到达湘潭市委、市政府。

中国人民大学出现署名“北大、清华、人大、师大部分师生”的《几点建议》，主要内容：挽联、花圈向天安门广场集中；成立北京学生治丧委员会；废除专制政治；建立民主政治新秩序；对十年改革中的重大失误做出检讨，责任者引咎辞职。

香港《虎报》题为《据认为胡耀邦逝世会激励改革派》的报导说：“要求民主和人权的运动的势头日益增大，随着五四运动 70 周年纪念日的临近，其势头会进一步扩大... 北京大学生在举行悼念胡耀邦的活动时可能会自发地组织要求扩大民主的活动。”

1989 年 4 月 18 日 星期二

零时，北大逾千名学生走出校园游行，3 时行至钓鱼台宾馆时人数增至 3 千。有外国记者和外国使馆人员随行观察。1 时 30 分到达中国人民大学停留了一会，近千名人民大学学生加入，沿途又有清华等校学生加入，汇聚了近万人，大部分学生稍后在途中陆续散去。

北大游行队伍前列打着长 10 米、宽 4 米的白绸布横幅，上书“中国魂”、“永远怀念耀邦同志”，落款是“北京大学部分师生暨校友”。学生一路高喊“民主万岁”、“自由万岁”、“打倒官僚”等口号，齐唱《国际歌》。10 多名学生高擎用笤帚蘸煤油制作的火把。凌晨 4 时 30 分许，游行队伍进入天安门广场，集结在纪念碑下，将“中国魂”横幅搭在纪念碑上。一名学生爬上纪念碑浮雕高喊：“我们这次行动完全是自发的，和学生会没有任何关系。我们现在已选出了学生代表，准备和政府进行交涉。”

清晨，在人民大会堂前静坐的数百名北大学生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以上的领导出面接见，提出 7 条要求：一、重新评价胡耀邦的是非功过，肯定其民主、自由、宽松、和谐的观点；二、彻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对蒙受不白之冤的知识分子给予平反；三、国家领导人及其家属年薪及一切形式的收入向人民公开，反对贪官污吏；四、允许民间办报，

解除报禁，实行言论自由；五、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待遇；六、取消北京市政府制订的关于游行示威的十条规定；七、要求政府领导人就政府失误向全国人民做出公开检讨，并通过民主形式对部分领导实行改选。这七条要求经过在场学生的讨论，北大法律系宪法学博士生、研究生会主席李进进等起了作用。

7时30分，北大历史系学生王丹见静坐学生越来越少，就给北大物理系副教授、方励之妻子李淑娴打电话。李淑娴随后在北大三角地贴出大字报《天安门前传来的电话》，希望学生前去声援。这是事后被中共认定为学运黑手的方励之夫妇与学运发生关系的唯一一件事。

8时，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局长郑幼枚等邀请郭海峰、王丹等学生代表进入人民大会堂，接受了《请愿书》。郭海峰、王丹等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领导人出来对话，郑幼枚说领导人出面要有一定程式。学生代表称这次对话不能令人满意。

下午5时30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刘延东和全国人大代表陶西平、宋世雄会见了静坐学生的代表郭海峰等人，郭海峰等递交了《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请愿书》（主要内容即7条要求）。

零时 30 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千余名学生出校门游行，一路上高喊“民主万岁”、“自由万岁”、“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等口号，到达北师大时大喊“北大学生下来”，响应者不多。凌晨 2 时 30 分被赶来的北航校领导和教师劝阻返校。

下午 2 时，中央民族学院、北京经济学院等校逾千名学生举着旗帜，抬着花圈游行到天安门广场，加入人民大会堂前北大学子的静坐行列。中央民族学院游行队伍打出“公开评价耀邦功过”、“公开耀邦辞职真相”横幅。

下午 6 时 55 分，人大、北大、北京理工大学 3 千多名学生从人大校门出发，打着“继承耀邦遗志，推进民主进程”横幅，拿着花圈，向天安门广场进发，大部分学生骑自行车。晚 8 时，骑自行车的学生队伍到达广场，步行的学生陆续抵达。

21 时，人大、北大、中国政法大学等校逾千名学生游行到天安门广场，与在人民大会堂前静坐的北大学生汇合。到了晚 9 时，广场已聚集一、二万人，在人民大会堂外静坐的学生已汇集到纪念碑前，纪念碑前挤满了人。

晚 22 时 50 分，两千余名学生和围观群众从天安门广场转往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所在地中南海的新华门，高声呼叫，要求与国务院总理李鹏对话。并以

北大学生提出的 7 条要求作为请愿内容。有记者在现场目击，无人使用暴力，无人受伤。

晚上，国务院总理李鹏前往胡耀邦家中慰问。胡耀邦亲属表示，希望丧事从简，追悼会的规模并不重要。他们再次向李鹏转达了胡耀邦在世时的一点希望，胡耀邦说：希望中央对我的工作做出结论，当然，如果不做我也不勉强。

下午，两名南京大学、河海大学学生到江苏省公安厅申请集会，他俩说，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河海大学、东南大学、南京建工学院、南京化工学院、南京艺术学院和南京机械工业专科学校将有一万多名学生 4 月 19 日下午 1 时在鼓楼广场举行悼念胡耀邦活动。

从凌晨开始，陕西省西安市部分高校学生将悼念活动由校园推向社会。零时 40 分，西安交通大学和陕西机械学院二千多名学生游行到新城广场。1 时 30 分，学生们进入位于新城广场北部的陕西省政府大楼呼口号。从 3 时 20 分开始，学生们分批返回学校。

中午 12 时 30 分许，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校一千多名学生来到新城广场集会。在广场中心的国旗杆上升起一个花圈。13 时 30 分许，西安市南郊的西北政法学院 4 百名学生到西安烈士陵园举行悼念活动。

上午，国务院国务委员、北京市市长陈希同签发了北京市政府给国务院的报告，报告称：北京高校学生悼念胡耀邦活动从4月17日开始出现升温趋势。据市委教育工作部今早的统计，北京已有26所高校的学生自发举行各种形式的悼念活动。校内张贴的悼词、挽联、大小字报共计7百多份。

国家教委副主任何东昌签发国家教委向部分省市教育部门和委属高校发出的《通知》，《通知》指出：在进行悼念胡耀邦活动时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情况和苗头。少数人由于对当前一些问题不满意，想借机发挥。也有校内个别别有用心的人想借此把矛头指向党和政府。

截止4月18日，有关部门提供给中共中央领导人参考的海外十几篇主要评论中，只有美联社的一篇报导提及了上海学生的悼念活动，其它的报导仍然局限在北京。

英国《泰晤士报》社论说：中国领导人不能不感受到学生们悼念被罢免总书记职务的胡耀邦一事的象征意义。本周的口号要求民主和法治、谴责专制和腐败，再一次针对活着的领导人而不是已逝者，再次出现了悲哀混合着不满情绪的混乱。

美联社报导：“今天，学生们的游行逐渐变得越来越带政治性，要求政府对他们提出的七条要求做出

答复。学生代表李进进说：官僚们会尝到人民的力量。他说，学生们想同全国人大常委会负责人谈谈要求，而且不会要求立即作出答复，可他们不敢出来。”

1989年4月19日 星期三

凌晨3时过后，约两千名学生仍在新华门外静坐或站立，人数比高峰时大为减少。学生们重申了七点要求，希望与中央领导人对话，大有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之意，不时呼喊“李鹏出来”口号。

凌晨4时20分，官方在新华门广播了北京市政府通告，说：现在有人企图制造和挑起事端，这已不是正常的悼念活动。希望广大群众提高警惕，不要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4时20分大批警察乘车抵达，驱散人群，两辆公共汽车送学生返校，未发生冲突。

上午11时后，清华、北京科技大学等校学生送花圈到天安门广场。下午，北师大逾千名学生前往天安门广场，一路呼喊口号：耀邦不死！打倒独裁！打倒专制！人民书记人民爱！人民书记爱人民！发扬五四传统！民主科学万岁！教育万岁！教师万岁！

中央美术学院200多名学生抬着三、四米高的胡耀邦画像来到天安门广场，放在纪念碑的浮雕上，画像旁写着大字：“何处招魂”。

21 时，天安门广场聚集数万人。纪念碑周围有人大声演讲，主要内容是披露胡耀邦当年被迫辞职真相，要民主，要自由。中央财经学院逾千名学生此时离开广场返校。

公安部门在天安门广场广播通知：要人们把花圈送到纪念碑前，不准送到中南海。北京市公安局从各分局抽调一千多名警察到广场执勤。

晚 10 时许，中国戏曲学院学生把 7 个氢气球带进天安门广场，气球上写着：耀邦不死。警察令学生将气球带出广场。晚 11 时 10 分，800 多名清华大学学生走出校园，前往声援新华门前的学生，由于警察设置了三道防线阻拦，未能到达新华门。

《世界经济导报》和《新观察》杂志社在北京召开座谈会，与会者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严家其、苏绍智、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的陈子明及香港《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的刘锐绍等人，《新观察》杂志社主编戈扬主持座谈会。座谈会议论的中心有两个，一是为胡耀邦平反；二是为“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翻案。与会者明确表态支持学生示威游行，说由此“看到了中国的前途和希望”。《世界经济导报》后来因刊登座谈会内容遭上海市委整顿。

晚上，北大“民主沙龙”在三角地举行。先由王丹主持，嗓子哑了后由武运学接棒主持，丁小平、熊

焱、封从德、杨涛等人发言。在场学生决定罢免学生会，成立了北大学生自治会筹委会。

一些探讨学运策略的大字报在北京各高校出现，人民大学有署名“北大、人大、清华部分教师”的《告同胞书》，政法大学有无署名的《我们的要求——告全国人民书》，清华有署名“冯小卫”的《我们的目的、口号》，北京医科大学有无署名的《知识分子宣言》。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公告，说，中共中央决定：1989年4月22日上午10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大厅举行胡耀邦追悼大会并向遗体告别，届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将进行实况转播。

据香港中国通讯社消息，胡耀邦治丧办公室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乔石、胡启立、政治局委员兼中央组织部长宋平和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负责。

方励之（时任北京天文台研究员）接受香港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学生有权利提出要求，而以游行请愿的和平方式进行，是正当的表达方式。他支持学生，北京知识分子和舆论也一致表示支持。他与学生无直接联系，学生自发争取民主自由，自有其独立观点，他无必要直接参与学生行动。

在北京市政协七届二次会议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市政协副主席、清华大学陈仲颐教授对连日来学生涌向天安门广场悼念胡耀邦表示了自己的态度：只要不越轨，学生的行动无可指责。

1989年4月20日 星期四

零时许，北大历史系学生王丹在北大三角地举行的“民主沙龙”上宣布，建立“北京大学团结学生会筹委会”，取代官方控制的北大学生会，筹委会7名成员是丁小平、杨涛、王丹、杨丹涛、熊焱、封从德、常劲。筹委会下设宣传部、工农部、纠察部、联络部、理论部、后勤部等八个部。

北大团结学生会筹委会随后发出《告北京高校书》，倡议“各高校能代表学生的民主团体选举代表共同成立‘北京高校民主请愿活动协调会’，统一领导北京各高校学生的目前已有很大声势的自发活动”。并号召各校成立学生自治组织，最终建立全国学生团结学联。

凌晨1时，清华大学二千余名学生来到北大图书馆前与北大部分学生汇合。一北大学生称：金观涛（著名学者，曾主编《走向未来》丛书和《二十一世纪》杂志）让我替他说三点意见：1、现在形势很好；2、北大、清华的学生要联合行动；3、要采取非暴力行

动。北大与清华的一些学生约定翌日中午互派代表商讨联合行动问题。

凌晨，大批群众聚集在天安门广场，最高峰时人数多达五、六万人。凌晨，新华门前再次聚集了大批民众，人数比昨晨更多，至少有一、两万人。大批公安及武警到场筑起人墙维持秩序和劝散人群。

中南海附近所有路口从零时起全被封锁，几千名武警和公安列队逼向民众，分开成两部分驱离。到凌晨1时，已将学生与围观者隔开，新华门前只剩下不到300名学生。凌晨1时至5时，约300名学生一直与武警的警戒线呈对峙状态，未发生大的冲突。

凌晨3时45分，新华门前开始播放北京市政府通告，警告蓄意肇事的少数人如果继续一意孤行，一切后果自负。4时许，公安、武警开始清场，将滞留新华门前的逾百名学生强行带上公共汽车。有学生不愿意上车，与警察发生争执，有一些推搡动作。

据香港《快报》称，学生曾推举了三名分别来自北大、人大和政法大学的学生与当局磋商，但由于代表在凌晨2时进入了中南海后没有任何讯息，学生们枯等了一个小时后开始不耐烦。在场活跃的学生有北师大吾尔开希、政法大学周勇军等。

中午，北师大、人大、北大、北航、清华等校数千名学生上街游行，途中遇雨，一些学生返回学校。

北大、北航一千多名学生冒雨继续向天安门广场行进，举着“和平请愿”、“反对官倒”、“反对暴力”等标语，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和国际歌。

从下午 2 时开始，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周围的人越聚越多，到下午 2 时 40 分，已有四至五千人。2 时 35 分，北京印刷学院 200 多名学生抬着 3 个花圈，中国地质大学 200 多名学生高举“耀邦总书记永垂不朽”横幅，先后来到广场。

15 时，北师大出现署名“中国政法大学全体同学”题为《天理何在？公道何在？法律何在？！》传单，公布政法大学学生王志勇当天凌晨在新华门事件中被武警殴打致伤真相。“其他高校的学生也遭到无辜殴打，连女同学也未被放过”，呼吁 21 日、22 日罢课抗议，要求惩办元凶。

19 时，北大、人大、清华等校出现题为《新华门血案》、《血》、《“四·二〇”惨案》等大字报，称武警和公安武警对在新华门前请愿的学生大打出手，学生多人受伤”，呼吁同胞们行动起来，揭露警察暴行。政法大学挂出王志勇的血衣，控诉警察暴行。

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决定调动北京卫戍区警卫 3 师（驻守北京通县）和北京军区 38 集团军（驻守河北保定市）部分部队进京，理由是协助北京市公安、武警维护 4 月 22 日胡耀邦追悼会的秩序。

上午，副总理田纪云面见赵紫阳，建议赵紫阳改变原定4月23日对朝鲜的访问。田纪云是赵紫阳唯一从四川带进京的老部下。赵紫阳说：这个意见我也考虑过。不过，随意更改预定的国事访问，会让外界揣测我们政局不稳。所以，还是按预定计划执行。

晚上，50多名天津学生抵达天安门广场，后来随北京高校的学生而去。另外，天津市有百余名学生已买好火车票，将于21日14时坐火车进京，在北京举行一次游行。

上海复旦大学学生在外滩和南京路游行，其中近5百人到市中心的人民广场演讲，围观者上万。警方采取特别措施，将演讲学生围成一个圈，进入圈内者必须出示学生证，警察未对学生演讲进行干预。

4月19日以来，中国科技大学、安徽大学、安徽教育学院、安徽农学院等高校不断出现一些有政治色彩的标语、大小字报。根据中共安徽省委负责人指示，各高校从20日晚起派人将一些有政治色彩的标语、大小字报清除了。

晚10时30分，南京大学三千多名学生出校门，到南京师范大学、河海大学汇合，前往江苏省政府，围观者很多，游行的口号是“打倒官僚！”“打倒贪污！”“还我民主！”“自由万岁！”“还我耀邦！”

凌晨 1 时开始，先后有西北工业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西北大学五、六百名学生涌入西安市新城广场旁边的陕西省政府办公大楼，打着横幅，要求与省长对话。逾千名群众尾随进入省政府大楼。4 点 30 分以后，学生陆续乘各校派来的汽车返校。

中午 12 时许，新城广场聚集约五千人，一些学生发表演讲。下午 3 时许，部分学生和围观群众从陕西省政府东西大门相继涌入，汇集在大楼前停车场。4 时许，人数约一万多人。当学生群众冲进大楼时，武警将走在前面的 6 人强行带走，人们高呼：“放人！放人！”各高校领导和教师一直在做疏导工作，部分学生随之离开。同时约有 2300 多人冲上省政府大楼台阶，被 200 多名武警阻拦。官方称，闹事者中有组织的大学生很少，绝大多数是待业青年、工人、社会闲杂人员，多数是年轻人。下午 5 时 15 分，高音喇叭广播“请围观群众迅速离开，谨防个别人煽动闹事”，一些人开始散去。5 时 30 分许，广播又宣布：冲进省政府的人员限 15 分钟撤离。五百名武警跑步前来执勤，余下者退出省政府大院。6 时许，下起中雨，绝大多数散去，仍有近 300 人留在新城广场。

1989 年 4 月 21 日 星期五

学生在新华门请愿，当局觉得受了羞辱，《人民日报》刊登本报评论员文章《我们怎样悼念耀邦同志》、新华社的评论《维护社会稳定是当前大局》以及新华社记者的报导《数百人围聚新华门前制造事端》。很多北京高校学生认为，这些评论和报导不实求是，难以令人服气。

《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称：有少数人以悼念为名进行把矛头指向党和政府的违法活动，甚至公然冲击新华门，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谁若是利用悼念耀邦同志的活动对党政机关进行冲、砸、抢、烧，他就将成为历史的罪人。如果有人一意孤行，必将自食其果。

上午，政法大学校园内四处张贴着“实行罢课，抗议警察殴打学生暴行”标语。该校负责人说，3名学生于4月19日晚到天安门广场参加悼念活动，晚11时30分许准备返校，在人民大会堂南侧遇到大批武警，王志勇头部遭军用皮带抽打晕倒，送医救治，北医三院出具证明：头皮裂伤、轻度脑震荡、眼外伤。

政法大学学生昨夜贴出号召罢课通告：一、4月21日至22日罢课两天，抗议警方非法行为；二、要求政府严惩凶手；三、警方必须在报上公开对这种行为道歉，如实报导伤案经过；四、第2、3条必须在4月23日晚5时前予以答复，否则进一步采取行动。

上午，北大部分学生开始罢课，有学生在教学楼前和教室门口劝阻同学上课，一些教室黑板写着“今日罢课”。三角地出现“实行罢课”、“抗议警察殴打学生的暴行”等标语。北大学生筹委会发了罢课通告。

12 时许，政法大学学生在校内焚烧刊载新华社《维护社会稳定是当前大局》、《人民日报》评论文章的报纸，并摔砸瓶子。自下午 1 时始，政法大学一些学生到西直门附近散发叙述王志勇被打经过的传单《天理何在？良心何在？公道何在？法律何在？》。

下午，天津的南开大学 50 名学生组成的“请愿团”到达北大。

北师大出现署名“吾尔开希”的《通告》：1、废除学生会、研究生会一切权力；2、参加北京高校临时学生联合会；3、自 4 月 22 日起，全校宣布罢课，停止一切考试；4、今晚 10 点各高校在我校誓师，我校同学务必参加，并准备面包、汽水慰问高校同学。

下午，北大出现陈鼓应（台湾来的北大哲学系客座教授）等 143 名教授、学者签名、致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的《教师紧急呼吁》，信中呼吁：坚持协商对话原则，恢复和发扬三宽（宽松、宽宏、宽厚）精神，不允许对学生施加暴力。

18 时许，北大、人大等校贴出由包遵信、北岛、苏晓康等 47 名作家、学者签名的《致党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会的公开信》，信中说：学生在悼念活动中提出的要求是积极的建设性的，对于解决中国目前面临的困境，收拾民心，共度难关，是一些根本性的良策。

北京市政府发布通告，通告说，因为 4 月 22 日胡耀邦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当天清晨将对天安门广场实行清场、管制，车辆、行人不能进入。其实，这是不让学生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参加胡耀邦追悼会。北京各高校学生决定提早于 21 日晚进入天安门广场，通宵等候翌日召开的胡耀邦追悼会。

晚 8 时前后，北京近 20 所高校 4 万余名学生举着旗帜、标语、横幅，呼喊“打倒官僚”、“打倒腐败”等口号，先后走出校门。22 时许，游行队伍在北师大稍作停留后，向天安门广场行进。这是北京各高校学生第一次统一上街游行。

沿途数以万计群众不时向学生鼓掌，学生情绪高涨，呼喊：“人民万岁！”“理解万岁！”“我们干什么？我们去讲真话！”还有群众自发地将开水、杯子放在路边，供学生喝水。

学生游行队伍组织严密，一般是 5 至 7 人一排，手挽手行进。有的学校队伍的外围由学生手拉着手围

起来，防止外人进入。22 日零时 40 分，前面的学生队伍已走进天安门广场，到 1 时 30 分，学生队伍全部进入广场。

24 时许，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和围观群众多达 20 万，有的报导估计为 40 万。各校派出代表紧急协商，统一行动，维护秩序。

白天我（吴仁华）和陈小平、刘苏里等人为政法大学队伍准备好横幅、大看板。横幅均用新购买的白布制成，分三米长、五米长两种规格，由书法不错的青年教师邬明安统一书写。制作两块大看板的木头由刘苏里捐助，一是胡耀邦遗像，青年女教师张丽英所画，一为中国宪法第 34、35 条条文，有关言论、出版、游行自由的，青年教师刘斌书写。

傍晚，我与刘苏里陈小平一直在宿舍等待学生队伍出发。临近晚 8 时，政治系学生甄颂育急匆匆跑来，要求我们去带队，说队伍混乱，没有人能够指挥。我与刘苏里、陈小平临时分工，我在前列带纠察队开路，陈小平在队尾压阵，苏里居间联络。当晚政法大学队伍的横幅统一美观、队伍齐整，又有两块四人抬的大看板助阵，十分引人注目，沿途颇受围观群众欢迎，也得到各校学生好评。

当晚我个人特殊的经历是，一位年仅 20 的青年女教师一直在队伍外跟随，不时让她的学生给队伍前

列的我送进口香烟，抵达天安门广场时，我的几个口袋都装了烟。《情义无价》一书作者刘丹红与另外俩姑娘像花蝴蝶似地在队伍前飞舞，赶都赶不走。

深夜，王军涛（中共当局六四后指其为黑手，重判有期徒刑 13 年）、张伦（后担任首都各界联席会议纠察总长）到天安门广场政法大学队伍中找我，他刚从延安回来。我与北大校友张伦是首次见面，他担任陈子明王军涛的北京社会科学经济研究所社会学研究室主任。

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在看了国家教委、北京市、公安部、安全部、新华社等部门的报告后，打电话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建议国家教委应及时与各地教育部门和有关高校沟通，各地各高校一定要采取有力措施，疏导为主，避免激化矛盾。

下午，赵紫阳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启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芮杏文商量关于新闻报导的问题，赵紫阳说：新闻舆论要多宣传一些正面的东西，肯定学生爱国热情的同时，指出社会安定对改革开放的重要性，防止激化社会矛盾。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总理李鹏在看到安全部“关于部分高校已出现一些非法组织的报告”后，在

原件上批示：“铁映同志，此事应密切引起注意，立即通告有关高校，依法予以制止。”

李鹏《六四日记》记载：今晚 7 时，赵紫阳召开常委会，讨论中央对耀邦同志的悼词。中央的悼词对耀邦同志的一生给予很高的评价，但是根据小平同志意见，没有给予耀邦同志“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称号。晚上 8 时，5 万学生以参加耀邦追悼会为名，提前涌入天安门广场，使原来定的明天追悼会时要采取的交通管制措施无法实施。晚上，我一直在中南海办公室里，观察天安门的动态。乔石同志在现场直接指挥，天安门广场的清场无法进行。

1989 年 4 月 22 日 星期六

上午 10 时整，中国官方按计划的人民大会堂举行胡耀邦追悼会。国家主席杨尚昆主持追悼会，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致悼词。追悼会开始前 15 分钟，邓小平到了，赵紫阳、李鹏、万里、乔石等人先后迎上前去。在京的中共领导人倾巢而出参加追悼会。

有消息说，胡耀邦家人拒绝让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王鹤寿出席追悼会。薄、王在文革中作为“61 人叛徒案”成员被打倒，文革结束后，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顶着巨大压力为他们平反，但在 86 年底胡

耀邦被迫辞职事件中，薄、王忘恩负义，是主要作恶者。

11 时 40 分许，追悼大会和向遗体告别仪式结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乔石、胡启立，政治局委员宋平，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温家宝，以及胡耀邦的夫人李昭和子女，护送胡耀邦灵柩前往八宝山公墓火化。12 时零 4 分，灵车从人民大会堂出发，刻意避开广场上数万学生，沿长安街向西，13 时零 8 分到达八宝山公墓，行程约 15 公里。长安街两旁挤满了送葬的民众，许多建筑物上也站满了人。

胡耀邦家人在车上向沿途送葬的民众频频招手，表示谢意。民众也向他们招手慰问。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将双手放在胸前，以中国传统的方式感谢送灵的民众。

较早时北京市政府宣布，22 日上午 8 时至中午 12 时，天安门禁止人车通过。凌晨 2 时，整条长安街东由北京饭店西至新华门西单一带，每二十步便有一至两名军人，由昨晚 8 时 30 分许开始戒备，估计连同监视天安门广场活动的公安，人数有三千名。

《李鹏六四日记》称：凌晨 3 时，北京市公安局负责人出面与学生代表谈判，为了保证追悼会顺利进行，要求学生队伍向东移动，空出大会堂东门外的汽车通道，以便参加追悼会的车辆通行。学生答应了。

《李鹏六四日记》称：为保证追悼会的顺利进行，军委杨尚昆副主席下令紧急从北京军区调兵力进京，从驻防保定的 38 军抽调 1500 名兵力，一个团进驻中南海，其余兵力布置在中南海四周，保卫中央首脑机关安全。不带武器，避免与学生发生流血事件。

彻夜守候在广场的数万学生又冷又饿，但秩序井然。清晨，学生与胡耀邦治丧办公室交涉，要求派代表参加追悼会、灵车绕广场一周等要求，均不获同意。官方只同意让学生停留广场听追悼会广播。

包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张敏在内的许多媒体人员以及知识界的许多人，也彻夜守候在广场，关注学生的悼念活动，其中包括作家郑义、电视片《河殇》的撰稿人远志明、谢选骏。张敏等人 21 日夜曾去中南海送知识界的请愿信，被扣在中南海门内的接待室。

上午 10 时，广场上广播宣布追悼会开始，数万学生全部安静下来，自动肃立，跟着唱国歌，有的学生流着眼泪，气氛庄严肃穆。在西长安街两侧没能进入广场的学生，佩戴黑纱、白花，举着“耀邦，北大同学怀念您”、“政法大学致哀”等横幅。

数万学生希望送胡耀邦最后一程，得知灵车早已离去，学生激动、愤怒，队伍开始涌向紧邻天安门广场的人民大会堂东门。有学生请愿，提出三点要求：

一、请求灵柩绕广场一周，让同学们瞻仰胡耀邦遗容，再送胡耀邦一程；二、请求与国务院总理李鹏对话；三、希望公开报导当天的学生悼念活动。

12 时 50 分，北大学生郭海峰、张智勇、政法大学学生周勇军举着请愿书跪在人民大会堂台阶上，久久无人搭理。数万学生及围观民众深表同情，不时发出呼喊声。大批武警和解放军官兵在大会堂台阶下组成防线，广场挤满了人。

许多人说，“这些学生真可怜”，“人家都跪了那么长时间，为什么没人理”，“当官的怕学生怕成这样”。人群开始起哄警戒线上的武警，部分学生和民众缓慢前移，与执勤武警和解放军官兵发生摩擦。双方推搡持续了 15 分钟左右。

学生跪递请愿书、以及传言李鹏会出面见学生但始终未出现，让许多学生激动愤怒，政法大学研究生浦志强用手提话筒猛砸自己头部，血流满面。

13 时 50 分过后，北大、政法大学、北航、人大等 10 多所高校逾万名学生开始有组织地撤离，返回学校。据一位北大领队学生说，学生代表没有受到接见，也没有人和我们对话。为了维护学生安全和国家大局，决定撤回学校罢课。

当天在人民大会堂周围执勤的，除了武警北京市总队，还有北京卫戍区警卫第 3 师第 13 团。第 13 团

是北京卫戍区主力部队，八九民运期间三次奉命进京执勤，六四事件后被中央军委授予集体一等功。

北京一些高校大小字报、传单不断增多。北大三角地贴出署名“天地”题为《转述一位长者的忠告》的大字报，提出“为赢得成功，必须讲究行动策略”、“各院校出两人，组成谈判小组，到政府请愿”，“未见答复决不收兵”。

北大另一张未署名的的大字报称：“当今的中国，到处充满着肮脏，该是大清除的时候了。”“我们的学生运动要像当年‘打土豪、分田地’一样，提出严惩贪官污吏，减轻百姓负担。”

北师大贴出署名“师大青年教师自治会”的《运动向何处去——致广大爱国学生》传单，称“目前，最迫切需要的是组织、宣传、纲领，然后是强有力的行动”、“我们的策略只能是持久战”、“我们最强硬的手段是罢课”，等等。

《李鹏六四日记》称，上午，西安发生了严重的打砸抢事件，不法分子冲击了省政府大院、省检察院和法院。点燃了汽车、车库和油库，将大街上一家服装店洗劫一空。中共陕西省委致电中央：陕西警力不够，要求中央支援。中央军委批准派4千名解放军支援西安。

1989年4月23日 星期日

上午，赵紫阳找胡启立、芮杏文谈话，特别强调了他的关于处理学潮的三点意见，并说，“对于这次学潮，新闻舆论一定要坚持正面报导为主的方针。”下午，赵紫阳按既定方案乘坐专列出访朝鲜，李鹏、乔石、田纪云到北京火车站送行。

14 时许，人民大学校园贴出《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宣言》：一、完全支持北京高校学生提出的 7 条建议，坚决支持学生及社会各界人士的爱国民主运动。二、即日起博士生全部罢课。三、“集体领导、集体决策造成的失误（李鹏语）应以集体辞职，来表示“集体负责”（李鹏语）的诚意。四、强烈要求 75 岁以上党政军领导全部辞职。五、反对暴力，保护人权，军队不应参加和干预国家事务。六、中国共产党活动经费不得由国库负责。七、解除报禁、新闻自由，允许民办报刊、电台和电视台。八、由社会各界人士成立廉政委员会，清查党政领导层中腐败现象，立案审查高干子女亲属的非法经商活动，并将结果公布于众。

由副总编辑孙长江主导，《科技日报》在第一版刊登了该报记者集体采写的“风一程雨一程壮歌送君行”，报导了 21 日晚、22 日学生游行、悼念活动情

况。这是官方媒体首次突破禁区的举动，得到学生及各界好评。

北大、北京科技大学等校一些青年教师宣布罢教。一些高校的大字报提出：“全市高校实行总罢课”，“不达目的决不上课”。有的还提出，“实行全国总罢课”。

10时，清华少数学生试图抢占校广播站，遭到校方阻止。北大学生也抢占校广播站，遭到学校领导的严厉批评后退出。晚20时，人民大学学生占领了校广播站，由于校方提前转移了广播设备，学生无法播音又退出。北大生物系学生沈彤在他邻近北大三角地的宿舍拉起了广播线，建立有史以来学生运动的第一个广播站。

晚，由刘刚联络的北京21所高校数十名代表在圆明园开会，成立了学生自治组织“高校临时委员会”，后改名“北京市高等院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简称“北高联”）。详情见刘刚《1989年“高自联”成立的前前后后》<http://is.gd/bv9zgf> 圆明园会议选举政法大学政治系学生周勇军为北高联第一任主席，常委有王丹、吾尔开希、马少方（北京电影学院夜大剧作班学生）、臧凯等。

下午，刘刚由政法大学研究生龚自忠带到我的宿舍，刘刚知道我（吴仁华）在政法大学学运中的情况，

我当时不认识他，也不认识龚自忠，刘刚请我出席圆明园会议，参与学生组织，我说我是教师，身份不合适，名不正言不顺。学生自治组织在成立之初就有教师参与，容易被当局抓住把柄。我教的研究生浦志强出席了圆明园会议，刘刚动员他担任主席，浦回答能力不够。浦的养父母在农村，年事已高，只有他一个孩子。浦说我曾叮嘱他不要出任主席，我记不得了。但我叮嘱过他，为了父母，注意安全。

《科技日报》突破禁区的报导在北京各界引起极大反响，早上起就有多人打电话到该报，认为说了公道话。但孙长江表示，他们并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事，只是一种职业道德的表现，尽了新闻传媒应尽的职责。该报记者亦表示，并不感到自己报纸的报导特别好，只感到有些报纸的报导特别不好。事件是真实的，他们的态度是真诚的。

李鹏《六四日记》称：上午 11 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打电话给李鹏，说北京各学校学生情绪激动。酝酿明天罢课，希望赵紫阳主持听汇报。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也给赵紫阳打电话，要他推迟访问朝鲜。赵紫阳告李铁映，已委托李鹏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工作，向他汇报吧。（李铁映、李锡铭与李鹏一样，都主张对学运采取严厉手段。）

晚 8 时 30 分，李鹏去杨尚昆处，分析形势。杨尚昆也认为形势在发生变化，鼓励李鹏去找邓小平。李鹏要杨尚昆一起去，杨同意了。

晚上，李鹏在批阅大批文件和简报的同时，不断接到公安，安全，教委负责人关于各地学生动态的电话，电报。

1989 年 4 月 24 日 星期一

上午，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等 38 所北京高校约 6 万学生开始罢课。一些学生在校内集会、静坐、游行、贴大小字报，呼喊“坚决罢课”、“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罢课、罢考、不罢学”等口号。

有的学生到社会上演讲，张贴传单，传播“四·二〇惨案”、“哭跪求见，政府不理”的情况；还有的学生到大街小巷为学运募捐，呼吁“全市人民行动起来罢工、罢市”。

北大、清华、人大等校出现学生纠察队，在校内交通要道及教学楼前劝阻学生上课。一些高校党委书记向上级部门提出：当前的局面若持续久了十分不利，恐将形成 5 月 4 日更大规模的行动。希望中央、北京市委有明确的方针、策略和指示，争取尽快结束罢课的局面。

14 时 40 分，北大学生筹委会在北大校内的五四操场召开学生大会，约五分之四的北大学生参加，准备罢免官方的学生会和研究生会，成立北大学生自治会和筹建全国团结学生联合会。有报导称，有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广州大学等学生代表参加。学生大会从 14 时 40 分开始到 16 时结束，近 200 名学生组成纠察队负责维持秩序，他们佩带红布袖标，进入五四操场的人必须出示学生证、工作证、校徽或记者证。由于北大筹委会几名成员发生分歧，两度公开在台上拉扯，逾 6 千名与会学生议论纷纷。学生大会不欢而散，没有作出任何决定。数十名外国记者在场采访，录像录音。筹委会原订于 7 点召开记者会，后来取消。

北大贴出署名“北大人”题为《给筹委会的几点建议》的大字报：建议重新拟定口号及行动纲领，以得到民众支持；口号应以反腐败、反官僚为主；行动必须在白天的闹市区进行，以便扩大影响；高校之间要统一行动；要准备长期斗争；要广泛联系知识界、民主界人士。

另有一份题为《北大新五条》的大字报，提出“保障基本人权，释放政治犯，反对党权至上，三权分立制衡，制定民主宪法”等政治主张。

北大 200 多名教师联名贴出《教师紧急呼吁》，提出：“鉴于目前形势，我们紧急呼吁坚持十三大提出的协商对话”原则，与学生对话。

中国政法大学贴出署名“部分党员教授、副教授”的《给党中央的信》，“要避免压服，需要民主协商对话。”

北高联呼吁每个学生寄出 10 封信给全国同胞。另决定派出二百至三百学生代表前往全国 15 大城市演讲、联络，包括天津、济南、沈阳、长沙、成都、西安、兰州、石家庄、郑州、广州、太原、上海、南京、武汉。

清华大学和平请愿会今晨 8 时发动了一次校内游行，参与的学生约万人，游行队伍长达两公里，十分有秩序。

清华学生自治会就罢课提出四项原则：1、坚持合理斗争及和平的请愿；2、坚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3、坚持罢课不罢学；4、坚持青年学生头脑保持冷静。

各地教育部门和高校的负责人纷纷向国家教委反映，希望尽快稳定首都高校的局势，否则外地高校的局势难以控制。

晚，1979 年西单民主墙时期“人权同盟”负责人任晓町在天安门广场演讲，他说：“共产党统治的四

十年，民不聊生，盗贼四起，物价飞涨，国民经济处在危谷。“四项基本原则如果不能从宪法中消失，那么四项基本原则必将高悬于人民利益之上。”任畹町也曾到北京各高校演讲，反响不大，因为学生不了解他，又认为他言论激进。我和陈小平曾目睹他在政法大学学生宿舍前演讲，听众寥寥无几。我和陈小平十分感叹。

下午，李锡铭、陈希同向文革前曾任北京市副市长的人大委员长万里作汇报。万里建议当晚由李鹏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对事态进行分析研究。

由李鹏主持的政治局常委会会议认为，种种事态表明，在极少数人的操纵和策动下，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已经摆在我们面前。决定在中央成立制止动乱小组，同时要求中共北京市委和市政府放手发动群众，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力争尽快平息动乱，稳定局势。出席政治局常委会的有常委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列席的有杨尚昆、万里，中央书记处的芮杏文、阎明复、温家宝，政治局委员田纪云、李锡铭、宋平、丁关根，以及有关部门负责人。

晚上，李鹏接到邓小平秘书王瑞林打来的电话，说明天上午10时邓小平约他和杨尚昆到他家去谈话。

每周出版一次的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原定今日出版，16版中有6版用以转载4月19日该报与《新观察》杂志在北京合办的悼念胡耀邦座谈会内容。出席座谈会的25人高度评价了胡耀邦的为人，称他为民主开明人士，深具人道精神。参加座谈会的《科技日报》副总编辑孙长江、《光明日报》记者戴晴和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严家其更明确表示，胡耀邦下台是被迫的，他是在不公正的对待中去世。

30万份《世界经济导报》在上周六已印刷完毕，一部分已送往邮局，余者则存放在印刷厂。但当上海市委获悉部分内容后，即立刻通令邮局停止派发该报，并知会印刷厂将尚未外发的报纸封存。下午，上海市委与《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钦本立会面，明言，报导的话说的对，但时机不好，因为五四运动纪念日快到了，若刊行这些文章，恐怕会激起学生的情绪，增加政府压力，希望将报导中较为敏感的部分删去。

《世界经济导报》不同意删改。

《世界经济导报》驻京办事处当年是北京自由民主人士的集聚地，办事处主任张伟国活动能力强，交际范围广，因为主导这次座谈会等原因，六四事件后被捕。

1989年4月25日 星期二

北京 43 所高校（4 月 24 日是 38 所高校）约 6 万余名学生继续罢课。一些高校继续出现推动学运的大小字报。

15 时，北大筹委会宣布通告：北大 27 个系中有 8 个系成立了分会；北大筹委会进行了改选，新成员是孔庆东、王池英、封从德、王丹、沈彤；“新筹委会将行使学生运动决策权，受高校临时学联领导”。

北高联已与北京 32 所以上的高校建立联系，主席周勇军说，已向政府提出三项要求，获答允才会复课。三项要求是：1、与国务院有代表性的官员对话；2、对四·二〇新华门事件公开道歉和惩罚凶手；3、国内传媒如实报导学生运动。

上午 9 时，邓小平在家中听取了李鹏、杨尚昆、乔石、胡启立、姚依林、李锡铭、陈希同等人的汇报。不到 11 时，会议结束。杨尚昆留下来，与邓小平谈话。

邓小平表示同意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有关决定，并要求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成立两套班子，一套班子专门处理动乱，一套班子抓日常工作。邓小平说，以前讲治理经济环境，现在则要治理政治环境。邓小平认为，这次学生运动不是一般的学潮，而是一场政治动乱。在制止动乱时要注意避免流血，但要完全不流血很难办到，最终可能还是

要抓一批人。《人民日报》根据邓小平讲话精神写了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四二六社论）。

经李鹏提议，曾建徽执笔起草了《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人民日报》社论，经胡启立、李鹏审定后，决定于当晚7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中播出。

晚7时，北高联召集各校学生代表到政法大学开会，商讨今次学生运动的前景，及厘定告全国人民的纲领书。会议进行时四二六社论播出，于是又针对四.二六社论商讨对策。四.二六社论造成紧张气氛，一位学生领袖说，他们认识到危险性，会加强宿舍的保卫工作。

18时45分许，人民大学三、四千名学生到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北方交通大学、中央民族学院、北京外语学院声援罢课，并强烈抗议四.二六社论。21时40分，游行队伍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出来后，原计划到北京师范学院，但遭到近800名警察拦截。

21时2分，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学院等校两千多学生在学校周围游行，抗议四.二六社论，说“社论颠倒是非”，“要继续干下去”。一些学生呼喊“反对镇压学生运动”口号。

23时，北高联发出通知：“27日，全市统一游行，到天安门汇合”，抗议四.二六社论。

23 时，北大筹委会在北大第一教学楼召开记者会，主持者孔庆东宣布：“筹委会声明不反党，不违反宪法，是为了推进民主进程。”并提出复课的三个条件：1、同政府对话；2、正确解释“四·二〇事件”；3、要求新闻立法。

下午 3 时，李鹏召集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传达邓小平讲话。杨尚昆列席。常委会认为，邓的讲话十分重要，应立即传达下去。决定首先在三大系统，即中央、国务院和北京市副部级以上干部中传达，内容包括邓今天的谈话记录稿和 4 月 24 日晚常委会纪要。

由温家宝责成中央办公厅印发 4 月 24 日常委碰头会纪要，并及时整理邓的谈话记录，作为传达的依据。傍晚，温家宝打电话给李鹏，请示邓小平讲话中有些敏感问题是否先不传达。为了缩小打击面，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同志，李鹏表示同意。

上海各高校传播“北京情况”的宣传品明显增多。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交通大学等许多高校出现介绍“北京情况”的大小字报抄件、照片、传单，主要内容是“四二零事件真相”、“四二一游行始末——十万学生和平请愿”等。

天津各主要高校出现部分学生罢课，学生到课率明显下降，南开大学罢课学生占全校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一些学生在校内集会、演讲、传播有关北京情

况，呼吁学生声援北京学生。南开大学 87 名青年教师贴出标语：“支持学生罢课！”

下午，吉林大学出现《吉林宣言》，全文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北大起来了，南开也起来了，全国学子为民请命，吉大人焉能作壁上观。起来吧，吉大人。政治腐败，分配不公，经济混乱，教育不兴，国将不国，天复何时！”

在西安、长沙等地的一些高校也出现了反驳《人民日报》社论的大字报，称社论“谎话连篇”，学生行动“根本不是政治斗争，而是要求民主”。西安有的学生散发油印传单，准备星期日到新城广场游行。

在长沙的中南工业大学七个系的学生会主席在 21 时准备开会，要采取行动，声援北京学生，进一步扩大事态，被学校有关部门制止。

四二二骚乱的中心——西安市新城广场的交通管制在今日零时起已宣布解除。广场上大批武警开始撤离，但是留下了少量警察在省政府门口戒备，另外，当局还从离西安市 20 公里外的解放军 49 军调来一批头戴钢盔的官兵在广场执勤。

据《人民日报》报导，长沙市 4 月 22 日晚发生的骚乱事件中有 98 人被捕，其中有工人 32 人，进城务工的农民 26 人，个体户 6 人，社会闲散人员 28 人，学生 6 人（其中中学生 5 人、中专生 1 人）。

1989年4月26日 星期三

上午9时，北高联在政法大学教学楼前的露天广场举行中外记者会，会场挂着“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和示威自由”的大标语。两千多名学生，上百名中外记者与会。北高联主席周勇军代表北高联发言，提出三项要求：一、要求与李鹏等政府领导人对话，承认北高联的合法性；二、要求公安部部长王芳就四.二〇事件中警察殴打学生一事公开道歉，并严惩凶手；三、要求新华社社长穆青因新华社对四.二二事件进行歪曲报导公开道歉。

上午，在北大、清华、人民大学、北师大等校都贴出了北高联的通知，号召学生“参加27日上午8时举行的首都高校学生联合大游行，会师在天安门广场，自带水、干粮。”

当晚，北京各高校领导得知第二天学生要上街游行，便动员党团干部去学生宿舍进行劝导。北大筹委会5名负责人曾表示“我们可以不组织同学游行，但同学们执意要去，我们还得出面组织。”

政法大学领导与周勇军谈到翌日凌晨3点，周勇军最终同意取消游行，学校提供一辆车，将他取消第二天游行的决定（周勇军写的一张条子）通知北大、人大等校学生。

清华大学“和平请愿委员会”在压力之下曾于当晚宣布解散，但深夜 11 点又传出成立联络组的消息。

四二六社论发表后，学运组织者调整斗争策略。早晨，北高联发出了改变策略的《新学联一号令》，提出 4 月 27 日在拥护共产党的旗帜下游行，向全国人民表明，学生的 7 条要求不是动乱。

上午，北大贴出发自美国纽约由民运组织“中国民主团结联盟”策划，于大海、江河、吴牟人、房志远、李少民、胡平、陈军、张欣、曹长青、刘晓波等人联名签署的《致中国大学生公开信》。

8 时至 10 时，北大等校出现一些大字报，表达对四二六社论的不满，有的大字报抨击中共，呼吁学生继续罢课、游行。人民大学有学生挂出“你想知道我们在干什么？让历史告诉未来。”大横幅。有大字报称：“我们决不被唬住，决不向暴政低头。”

北京市公安局发布了有关游行的通告说，悼念胡耀邦的活动已经结束。为维护民主法制和社会安定，凡举行游行示威的，必须依照北京市关于游行示威的暂行规定提出申请，未经许可的游行都是非法的并一律加以禁止。

北京市公安局发布的另一个通告说，为了维护社会安定和正常的交通秩序，严禁聚集街头演讲、募捐和散发传单，违者将依法处罚。

李鹏《六四日记》称：四·二六社论在昨晚广播之后，形势开始发生变化。各级领导和党团员振作起来了。北京市委下午开了万人大会，江泽民在上海上午就开了会。北京市街头和电线杆上的小字报已一扫而空。

李鹏《六四日记》称：上海市委贯彻邓小平讲话很得力，市委书记江泽民亲自处理世界经济导报事件，亲自找该报总编辑钦本立谈话，汪道涵作为《世界经济导报》的名誉理事长一同参加规劝钦本立。4月26日上海市委决定停止钦本立总编辑职务，向该报派驻领导小组加以整顿。

外地学生到上海高校串联人明显增多。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校都发现有来自北京高校的学生到校串联。在复旦大学学生集会上，一自称是北大筹委会成员，并亮出北京大学学生证的人，发表演讲。

北京理工大学一学生以找女友为名到山东大学，随身携带传单51份，准备在山东大学学生中进行宣传，被校保卫人员发现制止。

上午，武汉大学出现一份《通知》，称：“晚七时在化北楼302室成立学运领导小组或武大学生自治会”。后经学校劝阻，当天没有开会成立学生组织。另一份大字报呼吁立即成立公开的领导机构——武汉大学行动委员会。”

【新华社西安电】西安市公检法部门正在查处4月23日动乱中的不法分子。据市公安局提供的情况，截止25日，公安部门已依法拘留不法分子68人，其中工人25人，无业人员15人，外地流入西安的人员18人，中学生10人。

北京高校校园内气氛紧张，普遍认为翌日的学生游行会遭到镇压，有学生留下遗书。我（吴仁华）和刘苏里、杨冠三（体改所）、秦孟周（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白桦（人民大学）等人在陈小平宿舍，几乎是通宵达旦地议论翌日的情况。

晚上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所长陈子明来政法大学南平房青年教师宿舍，我和陈小平给他看了北高联为翌日游行拟定的口号（北高联秘书长王志新提供），只记得陈子明将“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改成“拥护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我当时就乐了。

1989年4月27日 星期四

上午8时许，北京38所高校（有报导称54所高校）的数万名学生冲破阻力，上街游行。政法大学、北京邮电学院等许多学校关闭校门，校、系领导和部分教师在校门口劝阻学生。政法大学校长江平说，你们今天上街游行如果受伤流血，怎么向你们的家长交代。

学生游行队伍沿着北京主要街道行进，造成数十万群众围观，致使交通受到堵塞。学生和公安武警都采取了克制态度，在长达十几小时的游行过程中没有发生冲突。

北大等校学生游行队伍在中央民族学院形成第一次大汇合。上午 10 时 30 分，警方在人民大学附近的友谊宾馆门前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几分钟即被北大等校游行队伍冲破。在车公庄二环路口，与来自东部院校的学生形成第二次大汇合，冲破数百名警察手挽手组成的封锁线后，沿市区交通要道二环路行进。

下午 2 时许，学生队伍转上北京市区的东西大动脉长安街。市区交通长时间中断。在接近中南海的六部口，警方设置了由逾千名士兵组成的几十层人墙，阻断了整个长安街，但相持一小时后，这道人墙终被冲开缺口，数以万计的围观市民随着学生队伍涌向天安门前。

下午 4 时 15 分，北京卫戍区警卫第 3 师第 13 团和第 38 集团军的上千名士兵组成人墙，挡在人民大会堂北门外，但人流无法挡住。4 时 40 分，15 辆满载士兵的军车从广场东侧开往人民大会堂，当车队被围观者堵住开不动。许多市民高喊：“人民军队爱人民”，并登车与士兵握手，向士兵宣读传单。

官方调动军警是为了防止学生冲击人民大会堂和中南海，天安门广场从上午就实行了戒严。但学生队伍有

严密组织，连广场都未进入，而是经过天安门继续向东，沿建国门立交桥折向北，沿二环路绕行返校。学生队伍从头至尾，经过天安门总共花了 1 小时 45 分钟。

沿途的立交桥上挤满鼓掌欢呼的群众，建筑工地的工人站在高耸的脚手架上向学生致意，沿途高层建筑物顶部都站满了观看者。一些围观市民向学生队伍投掷面包、饼干，有的买来几百支冰棍和成箱汽水送给早已口渴的学生。有些市民用塑料壶为学生送水。

当天学生游行的规模是空前的，而且充满着准备流血牺牲的悲壮，在市民中引起强烈反响。又因为学生有明确或击中时弊的口号。许多横幅上写着：“依法治国、反对特权”、“人民不可蒙蔽”、“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稳定物价”、“腐败必须从根本上清除”。学生的口号比以前具体明确，如“官倒富，农民苦”、“维护农民利益”这样的口号首次出现。被围观者认为最富感情的一条横幅是：“妈妈，我们没有错！”类似的口号还有：“游行我们挨打，落后国家挨打”、“与青年对话，无异与未来对话”。

北京警方当天进行了总动员，除加上增援的数万名武警外，市郊派出所的警察、铁路警察也被派往市区，但大部分警察除配有武装带外均没有带武器，而在天安门广场驻守的警察中，部分携有警棍。

学生游行秩序十分良好，前面的纠察队员开路，两旁学生均手拉手，防止外人混入队伍，但由于队伍太过庞大，加上所经之处有无数市民围观，故交通异常挤塞。

大多数学校学生从早上 8 时出校门，晚 10 时、11 时才返回校园，十分辛苦。一些学校派来校车接学生返校，但绝大部分学生坚持徒步走完全程。在东二环路，学生实在走不动了，每隔一段时间就集体坐下休息一会，路旁的群众齐声鼓劲：学生，加油！学生，加油！老师带着幼儿园孩子端水给学生喝，用稚气的声音说：“大哥哥、大姐姐，请喝一口水吧。”许多学生感动落泪。

当天学生的游行，尤其是广受民众的支持，给当局造成极大压力。中午，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发表谈话说，随时准备与同学们对话。要求同学们迅速回到学校，通过正常的渠道，采取理智和冷静的态度，而不要采取过激的行动，否则不利于达到对话所要达到的目的和愿望。

（四二七游行路线图 <http://is.gd/1Xmxex>）

当天，北京市政府发言人指出，这次游行未经批准，违反了北京市关于游行的十条规定，“广大青年学生要求消除腐败，推进民主进程的心情，同党和政府的愿望是一致的。但当前确有极少数人想制止动乱。

长沙的中南工业大学、湖南大学、湖南师大等校逾 4 名学生上街游行，引起上万人围观。16 时 30 分，游行队伍到达省政府门前，呼喊“耀国兴邦”、“声援北大”、

“民主万岁”、“打倒官僚”等口号。经疏导后，游行学生离开现场回校。

成都一些高校传播“北京情况”的大字报明显增多，并有北京来的学生秘密串联活动，在一些高校学生中演讲。四川大学、成都科技大学、成都电子科技大学等校都贴出大字报，称：“准备成立成都地区高校学生运动委员会，组织纪念五四运动大游行。”

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已在筹建组织，作为最近领导中国大陆学生运动的学生联合会的一个分会——北美分会。芝加哥消息，美国中西部地区的中国留学生已组建了“学生联合会北美分会筹委会”，并于4月28日正式推选北美分会中西部地区的14名委员。

美国中西部地区中国留学生此前曾在中国驻芝加哥领事馆前举行了游行集会，最高峰时有参加者三百多人。来自18所美国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参加了这一游行。有一所大学只来了一位女生，独自开了8小时的车才赶到游行地点。

近百名来自哥伦比亚大学、布朗大学、康奈尔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校中国留学生在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前集会，表示对中国学生运动的支持，并向总领事馆递交了一份声明。集会于下午二时开始，学生们举起了“反对镇压学生”、“民主自由人权”两面横幅。

台北消息,台湾大学各学生社团昨日共同发表声明,肯定大陆学生面对社会体制问题,凝聚学生的知识思辨力量和勇气,奋力促进社会改革的努力。

1989年4月28日 星期五

北京各高校学生虽然经历了昨天 10 多小时的游行,非常疲累,但精神非常振奋,都在谈论四二七游行在避免流血的情况下得以成功进行,沿途又得到数十万北京各界民众的支持。四二六社论所造成的恐怖气氛一扫而空。

北京许多高校继续出现一些大字报。不少大字报称:“27 日的游行胜利了”,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今天,首都北京各大报纸对“四·二七”学生游行作了比较客观、公正的报导,这是胡耀邦逝世以后对学生游行第一次比较客观、公正的报导。学生和社会对此反应良好。中央电视台更在午间的全国新闻联播中以头条报导了四二七学生游行情况。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在全国青联成立 40 周年纪念座谈会上说,民主建设、廉政建设不是靠上街游行、喊口号所能实现的。作为中国青年的组织,全国青联应当发挥青年精英的作用,深入学生,积极对话,反映他们的正当要求。

《人民日报》以社论的名义发表了国务院发言人袁木题为《维护大局，维护稳定》的文章，说：“中国需要稳定，当前压倒一切的大局是保持社会的稳定。无视这个大局，背离这个大局，只能给民族和国家带来灾难。”

国家教委向教育系统发出第6个《通知》，说，“当前北京局势仍很复杂，一些学校不时出现大小字报，蛊惑人心。特别是还有相当一部分干部、教师的思想认识还没有统一起来。国家教委与北京市领导人是李鹏的主要支持者。

上午，中共北京市委召开全市高校校长、党委书记会议，会议一开始先由北大、清华、政法大学、人民大学、北师大等校负责人介绍学运情况。陈希同对平息学潮作了进一步安排：一、各学校回去要总结经验，根据《人民日报》4月26日社论精神，找出差距。二、要千方百计争取中间群众，要做耐心的思想工作，同时也要同学生开展理论斗争。三、劝阻学生不要上街，分化削弱他们的力量。四、解散非法学生组织。五、积极分子也应贴大字报，把他们的大字报盖住。

下午，李鹏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尽管没有出现大的原则分歧，但对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却有不同看法。会议认为，应该抓住时机，与学生进行对话。

清华贴出署名“清华人”的《对话 11 条》，提醒学生把重点转向研究对话的先决条件，并提出了对话内容的建议：1、关于贪官污吏和官倒问题；2、教育经费、教师待遇问题；3、新闻自由、新闻立法问题；4、学生运动性质问题；5、公正评价胡耀邦问题。

北大贴出无署名大字报《几点建议》，提示学生“对话的依据是宪法和北大学生先前提出的 7 条要求，要达到目标，必须对 7 条有明确答复；正确评价此次运动，反对称之为动乱；承认学生自治组织的合法性”。

20 时许，北高联召集北京 20 多所高校的 30 多名学生代表在政法大学教学楼平台召开会议，讨论决定了 6 个问题：1、各高校不能单独与政府对话，必须以整个联合会的名义，平等对话，由真正的学生代表对话。对话的时间、地点、政府出面人员都要得到学生的认可。2、专业性的艺术院校、外语学院明天可以复课，其他学校继续罢课到五四。3、由于擅自决定取消四二七游行，撤销周勇军主席职务，经无记名投票，选举吾尔开希接任主席，原则是 7 天一换届。6、争取联合会的合法地位。4、29 日，联合会在北师大继续开会，商讨与政府对话的内容。5、是否还要游行，今后一切行动都看政府的态度。6、争取联合会的合法地位。

中共上海市委整顿《世界经济导报》的决定引起知识界一些人的强烈不满。严家其、包遵信、苏绍智、许

良英、张显扬、吴祖光、于浩成、李南友、戴晴、苏晓康等 30 余人，联署《捍卫新闻自由一致中共上海市委的公开信》，抨击上海市委整顿《世界经济导报》的决定。

傍晚，《中国青年报》已有李大同等 88 名编辑和记者签署一份慰问电文，电文称：“谨向一向为我们所敬重的世界经济导报及钦本立同志致意！真实的新闻永存！”

《中国日报》亦有 75 名编辑和记者签署了另一份电文慰问钦本立，并向《世界经济导报》同仁表示敬意。该电文称：“威武不屈，钦总树天下报人风范；真理不死，导报是十年改革先锋。”

李鹏《六四日记》称：“上午，我主持了国务院常务会议之后，去万里同志处，征求他对下一步处理动乱的意见。我又去尚昆同志处，他认为局势仍然紧张，已调入北京的 38 军部分武装力量还不能撤回。下午 3 时，我再次召开常委碰头会议，研究下一步制止动乱的措施。大家充分肯定四·二六社论的作用。准备采取的措施是“稳定北京，继而稳定全国，团结党的骨干力量，争取中间群众。”

下午 2 时 30 分，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天津纺织工学院、河北工学院、天津轻工学院等校约五千多学生上街游行，抗议四二六社论。

美国白宫发言人在评论北京学生四二七游行时说：“布什总统信仰言论自由与集会权利的原则，这一原则

正在那里（北京）得到证明。”“我们希望这一示威将继续保持和平形式，也希望中国当局对之采取克制态度。”

1989年4月29日 星期六

当天，北京高校比全国其他地区的高校显得相对平静，大部分学校的学生仍在罢课，一些学生运动组织者更多地转向研究下一步对策，更多的学生在养精蓄锐期待着“五四”的到来。

北京市教育部对全市40所高校的调查统计显示，舞蹈、体育等10所文体院校学生继续上课；广播、旅游等6所院校80%学生上课；北航等7所院校上课人数有所增加；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等20多所院校大多数学生仍在罢课；政法大学基本没有学生上课。

北京各校的大字报内容多以关于对话问题为主。北大贴出无署名、题为《对话基础的7条建议》大字报，提出：1、必须公开承认学生自治会为合法组织；2、必须澄清四.二〇新华门事实真相；3、必须公开全面报导四.二二天安门广场学生请愿活动；4、必须彻底否定四.二六社论；5、必须公开全面地报导四.二七学生游行示威活动的全过程及目的；6、对话必须在平等基础上进行，对话的时间、地点和双方代表以及人数由双方共同协商决定；7、对话必须公开进行，允许中外记者采访报导。

14时30分，受国务院和李鹏委托，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和国家教委副主任何东昌、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兼秘书长袁立本、北京市副市长陆宇澄在共青团中央会议室与北京16所高校的45名学生进行官方所谓的对话。

出席与袁木“对话”的学生多由官方控制的全国学联、北京市学联联系通知，北高联主席吾尔开希闻讯赶到会场被禁止与会，并被明确告知，北高联是非法组织。袁木等官员高坐在台上，台下的每位学生只允许发言一次，并且必须以提问题的形式进行，不能自由发挥。

袁木主持的“对话”会刚开始，一些学生就对代表权问题提出质疑。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一名学生席间退场抗议。政法大学研究生项小吉在“对话”会上发言：对话应该是在国务院与首都全体高校的学生代表之间进行，而今天所到的学生不具有代表权，从所到学校看，只有16所，从所到的同学看，并没有经过普选产生。今天只是一个接触会议，而不是广大学生所要求的对话。

下午，北高联常委王丹、主席吾尔开希等在香格里拉饭店召开中外记者会，王丹、吾尔开希宣布对袁木等人与学生的对话不予承认。王丹说：“很遗憾，这不是对话，倒更像是一次记者会，由学生来充当记者提问题。”

晚上，中央电视台播出了袁木等人与学生的“对话”录像后，大学生普遍不满，全国有上海、天津、武汉、兰州、长春、沈阳、杭州、长沙、重庆、成都、西安等

23 个大中城市的学生上街或在校内进行游行，抗议袁木等人的在“对话”会上的讲话。

袁木原系新华社记者，以能说会道著称。文革时因善于察言观色而受宠于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1983 年袁木差点因文革污点而打成“三种人”，在组织生活会上痛陈自己失足，流下“悔恨”眼泪。最后是李先念为他说话（袁木参加了《李先念文选》的编辑），才过了关。袁木一直在国务院办公厅调研室领工资，因不受重用，总是感慨自己官运不济。1988 年李鹏就任国务院总理，袁木瞄准这一机会，说动了李鹏，由他充当国务院新闻发言人，但连国务院的许多人都不知道有这个发言人。1988 年下半年，袁木又从李鹏那里争得了“国务院研究室”这块牌子。1989 年的学潮爆发，袁木作为一个政治投机分子又一次敏锐地发现了投机的机会。在李鹏的支持下，袁木义无反顾地充当起李鹏的代言人，以国务院发言人的身份“代表政府”与学生对话去了。

21 时至 21 时 30 分，北大筹委会在校内召开中外记者新闻发布会，宣布筹委会已与全美学生联合会建立联系，筹委会已开始办报，暂定名《新闻导报》，准备聘请知名人士担任主编；继续争取筹委会的合法性。

阎明复在统战部举行的五一联欢会上介绍了中央政策，并透露多名知识分子曾及时地向中央反映了处理这

次学潮的意见，包括不要激化矛盾的建议。中央十分重视，并已采纳。他并特别指出，一些知识分子对中央的联名建议，对中央的决策甚有参考作用。联欢会后，阎明复、李铁映邀请若干名中青年学者座谈，自晚7时至深夜12时，聆听他们对当前局势和如何处理学潮的意见。大家的意见是，只要诚意对话和着实解决现存的各项问题，即可把危机变成一次机会。

李鹏《六四日记》称：上午，我和乔石、启立同志商量，即将来到的五四青年节可能出现更大游行，中央应采取什么对策。为此北京市委提出，由党和政府出面组织群众大游行，把主动权拿到手。胡启立提出在天安门召开大规模群众大会，动员广大人民反对动乱。

李鹏《六四日记》称：何东昌来我办公室转达彭真的意见：一、中央制止动乱方针是正确的；二、要承认27日大游行学生占了上风，原因是提出反腐败、反官倒口号，得到不少市民甚至机关干部的支持；三、目前党和政府要集中力量揭露坏人，让广大群众认清动乱的真面目。

24时许，湖北省的武汉工业大学、华中师大、武汉工学院等校四千多学生上街游行。途经武汉大学时进入校园，呼吁武大学生参与，后在武大校园的枫园、桂园集会，有人鼓动学生到工厂、农村去串联，发动农民搞土地革命，发动工人取消企事业单位的党委。

12时30分，吉林省的吉林大学逾两千名学生不听学校干部、教师劝阻，上街游行，口号与北京学生4月27日游行口号基本相同，游行队伍在吉林省委门前停留了40分钟，要求对话。经学校领导、教师劝导，傍晚学生返校。

晚，甘肃省的兰州大学、兰州医学院等校三千余名学生听了袁木与北京学生“对话”的广播后，非常不满袁木的发言，呼喊“反对独裁”、“要民主、要自由”的口号上街游行。深夜，学生自行返回学校。

黑龙江省的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哈尔滨商学院出现北京寄来的宣传品。其中一传单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到了我们用良知、理性与血肉去谱写新历史的时刻！倡议成立全国团结学联筹委会，使这次运动有组织、有秩序、有理有节地持续下去。

湖南省长沙市一些高校发现有北京学生来串联。一名北大学生在湖南医科大学介绍北京学运情况，校保卫处当即制止。这名学生说，与他同车到达长沙的北京学生有37人，分住在湖南大学、中南工业大学、湖南师大等校。

19时，位于辽宁省沈阳市的东北工学院两千多名学生上街游行，横幅、口号是：开放党禁报禁；恢复《世界经济导报》总编钦本立职务；严惩官倒，清除腐败；科学救国、民主强国；健全法制，废除专制；

正确估价学生民主运动等等。经学校干部、教师做工作，22 时学生返校。

1989 年 4 月 30 日 星期日

北京高校新出现的大字报集中谴责 4 月 29 日袁木等人与学生的“对话”。北京农业大学贴出署名“校自治会”的大字报，抨击对话“是一种愚弄、欺骗全国人民的行为”，强烈要求在平等、公开的情形下对话，学生代表必须代表广大同学意见。

北高联一些负责人在各高校加紧活动，提出：5 月 4 日前，由各校学生民主选举的学生代表团与中共中央和国家领导人对话，政府若不同意，将举行更大规模游行。

上午，北大研究生会监委会发布公告：根据校研究生会章程修正案（草案）第 1、3、7、9、10、11、14、18、19、23 条的有关规定，校研究生会监委会委员 17 人联名提议，于 1989 年 4 月 29 日 19 时 30 分召开了监委会。到会监委认为：上届研究生会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在这次学运中犹豫不决，领导不力，引起广大同学不满。鉴于目前形势紧迫，决定今天上午召开临时研究生代表大会，对现任研究生会主席团投信任票。代表证每个宿舍一张，共 304 张。上午 9 时，召开临时研究生代表大会，到会代表 244 人。投票结果，241 票同意罢免

研究生会主席团，299 票同意选举参加北大筹委会的研究生成员作为研究生会临时主席团成员。表决有效。要求校研究生会主席团在 12 小时内移交权力。稍后，北大校方宣布不予承认。

下午，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北京市长陈希同等人在北京市委二楼会议室与北京市属 17 所高校的 29 名学生对话。该对话会由官方一手操控，受到北高联的杯葛。

国家教委向各省、市、自治区教育部门和国家教委直属高校发出通知，要求认真组织学生收看 4 月 29 日袁木对话的录像，组织广大干部、师生学习《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指出当前工作重点是引导广大学生充分认清这场斗争的性质，统一认识，不承认并坚决取缔一切学生非法组织。

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结束对朝鲜为期一周的正式访问，上午 10 时乘火车回到北京。他在站台上同前来迎接的李鹏握手，互致“辛苦了”的问候。乔石、田纪云、温家宝等人也到北京站迎接赵紫阳回京。

李鹏《六四日记》称：下午 4 时，去紫阳同志处。他同意明天开常委会研究学潮。总的讲，他主张缓和的方针，嘴里说不变。实际上，我担心他为求得妥协，要承认团结学生会。游行也要使之合法化。

李鹏《六四日记》称：赵紫阳从北京站回到家后，鲍彤（赵紫阳秘书、政治局常委会秘书、中共中央委员）立即就到他那里，送上赵紫阳在五四青年节讲话稿。鲍彤还按照赵紫阳临行前的布置，密切掌握学潮情况，还找一批赵紫阳的“智囊”、“精英”研究形势。

下午3时，赵紫阳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五四学生可能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的预案。会议决定：届时对天安门地区实行交通管制，以保证亚洲银行年会开幕式的顺利进行。对学生游行要进行劝阻，动员机关人员、居民不上街，不参加游行。会议上出现争论。

李鹏《六四日记》称：上午，我和王瑞林同志（邓小平办公室主任）通了电话，要他向小平同志报告：“五·四”青年节期间，在北京可能出现更大的游行。

上海一些高校出现呼吁五月四日上街游行的大字报，还有的学生秘密串联，筹备五月四日的游行。中共上海市委要求各校在五月一日前后抓紧做工作，一律不承认学生非法组织，劝说学生不要罢课，要采取一切措施劝阻学生上街游行，要避免流血事件。

4月27日以来河北省一些高校大字报明显增多，有抨击四二六社论的，有发泄不满情绪的，有抨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有呼吁学生行动的。河北大学一份大字报称：如果五月四日北京有行动，必将会出现河北大学的

旗帜，请有血性、有良知的同学五月四日凌晨务必在河北师大附近等候行动。

21 时，浙江大学 600 多学生在杭州植物园集会，有的学生演讲呼吁学生五月四日游行。集会上打出了“五四科学和民主促进会”的旗号。事后经校方施加压力，集会发起者同意今后不参加或不组织不利于安定团结的活动，并宣布“五四科学和民主促进会”流产。

1989 年 5 月 1 日 星期一

上午 9 时至 10 时 20 分，北高联在北大图书馆前的篮球场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王丹等人主持会议，60 多名中外记者与会，2 千多名学生旁听。北大筹委会在记者会上倡议成立全国学联筹委会，并举行全国高校大罢课。

记者会上宣读了北高联的对话要求声明，主要内容：1、正确评价胡耀邦功过；2、重新公正客观评价报导这次学生运动，查处北京市欺上瞒下制造动乱借口的行为；3、惩处四·二〇打人事件的直接责任者；4、反贪污、反腐败，惩处官倒，解决康华（邓小平长子邓朴方旗下公司）问题；5、尽快出台《新闻法》，允许民间办报，支持香港报人徐四民先生回大陆办私人报纸的要求；6、提高教育经费，改善教师待遇。公布全国政协三个调查组关于北京市教育经费的调

查结果；7、检讨政府重大政策性失误，由全国政协出面，组成专家论证小组，分析去年通货膨胀的原因等。

记者会上宣读了北岛、苏晓康、郑义、韩少华、戴晴、宋伟、孔捷生、陈建功、史铁生、赵瑜、刘卫华等数十名学者、作家致中共中央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公开信。信中说，近日来北京学生的行动是正义的，我们予以支持。

记者会上宣读了 500 多名留美中国学生和学者的支持信。信中说，中国大陆学生的民主爱国运动不仅不会破坏安定团结，反而会推进中国的民主进程，强烈要求中国当局正确评价学生运动。

北京各高校学生正在重选本校学生自治会。北京科技大学今天产生了新的筹委会，北京外语学院明天将产生新的筹委会。北大、清华、北京农业大学昨天选举产生了新的筹委会。各校重选的原因包括巩固和加强学运领导班子，使之更有民主性，让更有能力、更优秀的学生进入学生运动领导层，等等。

一些新闻界人士也在积极活动，至少有三份全国性报纸的员工在办公室张贴大字报。《人民日报》、《工人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妇女报》、《科技日报》、《文艺报》等报社几百名记者打电话给《世界经济导报》表示慰问。

北京各大报纸都以认清形势，共同维护安定团结大局为主题，发表了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社论、评论。

下午，赵紫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与会者有政治局常委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有权列席常委会议的元老杨尚昆、薄一波，以及李铁映、李锡铭和陈希同分别以国家教委和北京市党政负责人的身份列席会议。常委会议强调：一、各级干部要提高对这场斗争的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的认识。二、认真组织党团员联系实际学习《人民日报》社论和政府官员同学生的对话，做好思想工作。三、坚决抵制非法串联活动。学生到工厂、农村、中学、商店串联，要坚决予以反对。

晚上，复旦大学逾三百名学生在 3108 教室选举学生自治会，会议由管理学院科学系 86 级学生张才(姚勇战)主持，散发了“上海高校学生联合会公告”等四份传单。张才宣布：5 月 2 日下午 1 时集合上街游行，同济大学、华东师大、上海交大等校将一起行动。晚 7 时，同济大学逾五百名学生在 129 教室开会，由 1986 年学潮骨干、化学系 84 级学生曹建华主持并宣布，5 月 2 日上午全校罢课，下午 1 时半在校门口集合，等待复旦大学学生游行队伍到来后，一起行动。

根据上述情况，中共上海市委要求各高校采取一切措施，抓紧工作，稳定局势。对于煽动学生上街的大小字报，要坚决揭掉。明确宣布罢课是非法的，绝不允许

阻止学生上课，只要有学生来上课就要坚持授课。要立即做游行组织者的工作，尽力把游行队伍拦在校内。

陕西省西安一些高校出现呼吁罢课的大字报和标语。11 时，西北工业大学有人在高层建筑上挂出署名“88 级研究生”、写着“罢课”大字的巨幅标语。西北大学有人从高楼散发百多份“西安高等院校联合罢课宣言、纲领”，署名“西安学生团结联合会”。

重庆一些高校出现呼吁罢课、游行的大字报和传单，鼓动学生“5 月 4 日上午 8 时在新广场集合，到解放碑举行游行，并罢课一天，以声援北京学生的行动”。有的大字报提出了游行、罢课的具体方案。

1989 年 5 月 2 日 星期二

上午 8 时，北大筹委会在学生自主建立的广播站宣布，为了确保学生自治会能得力地领导五四大游行，筹委会监督委员会做了调整，熊焱、杨涛、常劲、封从德、王丹统一领导五四期间一切活动。

14 时许，北大筹委会秘书处发布消息：中午接到美国加州 16 所大学中国留学生代表电话，已为北大筹委会募捐 8477 美元。芝加哥等地已成立中国大陆学生后援领导小组。李远哲等著名学者发声明支援学生正义要求。刘宾雁等人抗议中共上海市委接管《世界经济导报》。北京一些高校继续出现大小字报。北京化工学院题为《从

对话中看出的几点问题》的未署名大字报，提出“下次游行不应打出拥护共产党、社会主义的口号，要相信自己，相信人民，相信真理。”并指出“邓小平这个人是中国当代的西太后”。

北大贴出未署名的大字报《学生运动向何发展》，称：“中国所有的问题根源在于制度，即政治、经济、法律的三位一体，而政治是统帅，为此，民主进程的突破口，首先是政治体制改革。”

北京航院贴出署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部分赴京同学”的《告北京高校同仁书》，称：“请回顾 86 年中国科大惨痛失败之原因，以防惨象再次发生！请尽快联合全国各地高校，团结起来一起战斗”，“时间上不要被政府愚弄，拖过五四”。

北京知识界传闻，苏绍智、严家其、于光远、方励之及其夫人李淑娴等曾受到当局警告，不要与学运卷到一起。香港《明报》记者昨日采访了严家其夫人高皋，她证实在 4 月 26 日，即学生大游行前一天，一位中共中央统战部负责人的确找过苏绍智谈话。

李洪林、严家其、于浩成等数十名知名知识分子联署《纪念五四、深化改革》倡议书：五四运动 70 年了，中国正处在一个历史关头。中共 11 届 3 中全会开始的改革，使中国走上人民早已盼望的现代化道路。但是旧体制根深蒂固，改革阻力重重，这是当前一切问题的总根

源。倡议书说，胡耀邦逝世触发的学生示威，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发生的。它唤醒了中国，也震惊了世界。青年学生一片赤诚，要求民主，支持改革，反对专制，痛恨腐败。这是极其可贵的爱国行动，是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大动力，是五四精神在新时期的继续。

14时30分，北京部分高校的70多名学生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信访接待室，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和中共中央递交了一份最后通牒式的请愿书。就对话问题提出12条要求、四点声明。

李鹏《六四日记》：下午，赵紫阳在中南海邀请几位民主党派负责人谈话。他们谈到学潮、新闻立法、党内腐败、高干子女经商等。关于世界经济导报问题，赵紫阳说：“最后双方体面下台，淡化处理。”赵紫阳不支持上海市委整顿导报的消息很快就传出去了。谈话结束后赵紫阳对阎明复说，四二六社论对学潮定性错了，现在这个弯子很难转，关键在说服小平同志。只要小平同志说一句，“当时吧情况看得重了一些”，就可以在党内转弯子。他要阎去找杨尚昆和他一起去见邓小平。杨尚昆拒绝了。

上海部分高校逾8千名学生于下午1时上街游行。华东师大逾4千名学生于下午1时走出校门游行，于下午3时率先抵达人民广场。游行学生沿途散发《告上海市民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的学生游行队伍一起行动，

队伍前有两面蓝旗开道，复旦的蓝旗上绣着“民主”两个红字，同济的蓝旗上绣着“自由”两个红字。游行队伍经过上海市区主要街道，沿途围观群众很多。当天参见游行的上海各高校学生约八千人，是胡耀邦逝世以来上海学生游行规模最大的一次。18时左右，学生开始向上海市政府聚集，要求与市政府领导对话。22时许，聚集在市政府大楼前的游行队伍陆续散开。

西安、兰州等地许多高校，出现鼓动罢课、游行的大字报、标语及宣传品，提出了五四上街游行的具体方案。

美国波士顿地区中国留学人员在麻省理工学院举行“纪念五四，声援国内学生运动”集会，刘宾雁应邀到会讲话。会上宣读了事先准备好的“承认北高联合法，恢复钦本立职务，处分上海市委负责人”等五点声明，并为北京学生办报募捐了近五万美元。

1989年5月3日 星期三

上午，由中国记者协会出面，邀请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国家教委副主任何东昌、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汪家镠、中共北京市委秘书长袁立本举行中外记者会，针对昨天学生递交的对话请愿书进行反击。

袁木在中外记者会上对学生对话要求的答复，引起北京高校学生的强烈不满。记者会结束后，北高联学

生代表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询问对请愿书的答复。信访局局长郑幼枚回答：“请愿书中所提问题，国务院发言人在记者会上已回答，不再答复。请同学们回去尽快复课。”学生代表深感失望。

下午，北高联在北师大物理楼开会，有 47 所高校的学生代表与会。在表决明天是否游行的问题时，有 41 票赞成，5 票反对，1 票弃权。会后，北京各高校学生进行紧急部署，并纷纷张贴题为《五四行动》的传单，内容：一、8 点从各校出发，游行到天安门广场，沿途散发传单，不演讲，少喊“打倒”。二、下午 4 点，市高联在广场发表《五四宣言》，然后各校自由组织活动（集体活动结束）。《五四行动》传单提出 7 个宣传重点：支持改革，反对倒退；民主、科学、自由、人权、法治；要求对话，对话要讲诚意；维护宪法的言论新闻自由，声援《世界经济导报》；集会、结社自由，高自联合法地位；反对官倒，打倒腐败；全国高校联合起来。

下午，北京一百多名新闻工作者在鲁迅博物馆开座谈会。外国及港台记者闻讯纷纷赴会采访。因人数太多，座谈会移到室外草坪举行，《亚太经济时报》人员主持座谈会，先由《世界经济导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张伟国介绍《世界经济导报》事件经过。与会者一致同意声援《世界经济导报》，但对 5 月 4 日举行游行一事意见并不统一，一些人持反对意见，认为新闻工作者要有别于学

生，不能举行游行。会上争论不休，迟迟做不出决定，一些人干脆提前退席。座谈会结束得很晚。最后，拟定采取两项行动：一是在首都新闻界发起请愿书签名，要求与主管新闻舆论的中央领导对话。二是在5月4日与学生一起游行至天安门广场，新闻记者或编辑可以用请愿、集体围观、集体采访的名义加入游行队伍。《经济学周报》郑棣等人将一份事先拟好的请愿书，拿出来让与会者商讨。最后拟定的请愿书，要求中共中央撤销上海市委对《世界经济导报》的处理决定，要求政府领导人与新闻界对话，有90多人即席签名。

北京市公安局发出通告，为保障五月四日官方主办的各项纪念五四活动顺利进行，对天安门地区实施交通管制措施。五月四日晨7时至晚6时，广场禁止行人通行。上午8时至下午3时，人民大会堂西侧路、广场西侧路，除持有官方纪念五四大会车证的车辆外，禁止其它车辆和行人通行。

上午，赵紫阳出席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大会并发表讲话，杨尚昆、李鹏、万里、邓颖超、乔石、胡启立、姚依林等出席。赵紫阳的讲话稿由鲍彤起草，事先经过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员的审核。在审核过程中，杨尚昆、李鹏、乔石、姚依林、李锡铭等都提出讲话中应增加“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句话。李鹏还将自己修改的稿子交给杨尚昆，希望杨尚昆向赵紫阳再强调一

下。大会开始前，杨尚昆找赵紫阳谈话，提议加上这句话，赵婉拒。

外地一些高校出现呼吁五四罢课、上街游行、声援北京学生的风潮。上海的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大的一些学生传出消息：5月4日上午9时30分上街游行，到市人大门口集中。

武汉的武汉大学、武汉工学院、中南财经大学、华中师大、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武汉工业大学、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武汉水运工程学院、湖北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钢铁学院、武汉粮食学院等13所院校出现五四上街游行的大字报或传单。

天津的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天津商学院、河北工学院、天津纺织学院、天津轻工学院、天津财经学院、天津师大的部分学生在南开大学集会，商量五月四日一起上街游行。

贵阳、成都、重庆、昆明、长沙、哈尔滨、沈阳、长春、兰州、大连、南京、杭州、苏州等地的高校相继出现了呼吁学生五四上街游行的大字报和传单。

五四前夕，各地中共党委、政府、各高等学校为制止学生的五四的游行，下了很大功夫，做了大量的劝阻工作。

一些海外华人知识分子特邀方励之领衔，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发出《敦促中国大陆民主政治宣言》，其中提

到：对中国这样一个专制传统根深蒂固、特权势力盘根错节的病态社会，只在经济上做些修正，而不在政治体制上进行民主改革，是无法解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的。

1989年5月4日 星期四

今天是五四运动70周年纪念日，全国30个城市有130所高校的逾十万名学生上街游行，要求民主自由。

早晨8时半许，按北高联安排，北京各校学生分头在校内集结，不听校方劝阻陆续走上街头。游行队伍分三路向天安门广场行进。清华、北大、人大、北京理工大学、北京外语学院、中央民族学院等院校万余人，从西郊进城；北师大、政法大学、北航、北京医科大学、北京中医学院等院校几千人从北路向城区行进；东路游行队伍则由北京工业大学、北京经济学院、北京机械工业学院、北京广播学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等院校近万人组成。

中午11时许，三路游行队伍突破警察在城外设置的警戒线，从复兴门、建国门进入城区。东路学生在12时多首先进入天安门广场，下午2时多，西路、北路的游行学生队伍进入广场。下午3时许，学生举行集会。在纪念碑北侧台阶上，在印有“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字样蓝白条相间的旗帜下（该旗帜是政法大学学生

制作的)，一位学生宣读了《五四宣言》。周勇军宣布北京高校从明天起复课。下午 3 时许各校学生陆续撤离广场。

今天游行的人数与 4 月 27 日游行人数相近，但参加的学校有所增加。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来了不少外地学生，包括南开大学、河北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广州中山医科大学、深圳大学、海南大学、华北电力学院、吉林大学等 20 余所院校。

今天出现 1949 年中共建政以来的首次记者的示威游行，引起轰动，学生和市民予以热烈欢呼。约 200 名记者、编辑游行到天安门广场，队伍前面打着写有“首都新闻工作者”的横幅。记者们举着“新闻公开有利于安定团结”、“我们有笔想写文章不能写”、“我们有口想说真话不能说”、“欲说不能”等横幅，呼喊“强烈抗议整顿《世界经济导报》”、“新闻要说真话”、“重大新闻应让人民知道”、“还我本立”等口号。

正当学生们在天安门广场宣读《五四宣言》之时，赵紫阳会见了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第 22 届年会的亚行成员代表团团长及亚行高级官员，并发表了被称之为中央“第二种声音”出来了的那篇著名讲话。赵紫阳说：“现在北京和其它某些城市一部分学生的游行仍在继续。但是，我深信，事态将会逐渐平息，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我对此具有充分的信心。”指出，现在最需要

的是冷静、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赵紫阳的这个讲话由鲍彤起草，讲话前未经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也没有请中央书记处审核。赵紫阳在讲话前就对稿子比较满意。讲话一结束，听到的几乎都是一些好的反应，引起了社会各界的热烈反响。

李鹏《六四日记》：我去见姚依林。他提出疑问，是不是赵发动的，打邓倒李保赵。我说不见得。

李鹏《六四日记》：中顾委李力安来电话，中顾委100多名委员讨论邓小平同志讲话，认为形势十分严峻。同意小平和常委碰头会的意见，中央必须旗帜鲜明。但个别同志没有表态，有三位同志强调对学生要疏导。

上海的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大等校逾万名学生上街游行。游行队伍中有人演讲，号召“全中国知识分子联合起来”，沿途高呼“民主自由”、“要求对话”、“打倒官倒”等口号，学生从校园游行到外滩上海市政府办公大楼附近。

武汉的武汉大学、华中师大、武汉工业大学、武汉钢铁学院、武汉体育学院等18所高校1万多人上街游行，标语、口号主要是：“纪念五四、兴我中华”、“声援北京学生”、“打倒官倒，打倒腐败”等。到省政府门前汇集后，游行组织者宣读了“请愿书”。

南京的南京大学、南京师大等校一千多人游行到省政府，递交了《请愿书》。17时，游行学生返校。

重庆的重庆大学、重庆建工学院、重庆师院、重庆医科大学等校约有四千多人先后走出校门上街游行，游行打的横幅是：“拥护中国共产党”、“五四精神万岁”、“支持北京学生行动”、“教授、教授，越教越瘦”等。游行造成交通阻塞，但没有发生冲突。

西安的西北工业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西北大学等校约五千多人汇合陕西师大、西安交通大学等校七千余人，共约 12000 余人上街游行。学生举着“发扬五四精神，争取民主自由”、“平抑物价”等横幅来到新城广场，向省政府递交“请愿书”。

香港 13 所大专院校学生分别从本校出发游行，是香港有史以来最长的示威游行，纪念五四运动 70 周年，声援北京学生争取民主运动，他们随后在中环汇集一起，声势浩大，高呼“爱国无罪！民主万岁！中国万岁！”

【美联社华盛顿电】布什总统首次公开评论最近数周的中国学生民主运动，表达了对中国学生许多要求的支持，但他并未特别批评压制中国学生民主运动的中国政府。

1989 年 5 月 5 日 星期五

北京市教育部初步统计，北京高校已有 80%的罢课学生今日起复课。清华上课率达到 80%。人民大学应有 59 个教室有课，其中 54 个教室有学生上课。北大只有

50%学生上课，原因是北大筹委会昨晚广播紧急通知，号召北大学生继续罢课。

19时，近千名北大学生在三角地进行辩论。部分学生认为，要坚持罢课，中央给学生定性的帽子不摘掉就要坚持罢课。22时，近千名北大学生在校内游行。

北师大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吾尔开希昨晚宣布，5月5日继续罢课。北师大很多学生受他影响，今日没有复课。

中共高层处理学运的工作已由访问朝鲜回来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主持。而“缓和、对话”四字基调则为赵紫阳所奉行的原则。此前，中共讨论对付学运措施的高层会议，都是由李鹏主持的，具体事务则由胡启立和乔石负责。赵紫阳对学运的看法，与李鹏等部分领导人本来就不一样，他并不认为此次学运是一次严重的政治动乱。故在他全面主持学运事务后，确定了一系列缓和紧张气氛的措施，包括放宽中国传媒对学运的报导。

北京学生有一连串争取民办传播媒介的行动，北大学生自治会主办的电台“民主广播站”已经开始无线广播，而北高联主办的报纸《新闻导报》，亦冲破当局的重重阻扰，顺利出版第二期。中共当局对《新闻导报》的出版设置了重重障碍，指令任何印刷厂不得接受《新闻导报》的印刷业务；任何有复印机的单位、个人不得复印《新闻导报》，所有的新闻机构均不得向《新闻导报》

提供任何可以利用的材料和传播的机会。目前，《新闻导报》电脑排字、油印形式出版。每次印刷一千份左右。每期四版，一版、二版为要闻和政论，三版是文学作品，日前主要刊登悼念胡耀邦的挽联、诗歌，四版为新闻提要，包括外电对学运的报导。

“高校学生对话代表团”首次正式举行会议，团长项小吉表示，代表团在组织上与北高联并无联系，成员绝大部分非北高联成员他们希望能经常与政府保持对话，第一次对话内容为学生运动问题、深化改革问题及中国宪法问题等。项小吉表示，对话代表团在组织上与北高联为两回事，因为代表团是各高校通过合法民主正常渠道推选出来的，为各方所接受，是有广泛代表性的学生组织，希望与政府进行对话座谈。对话团的副团长是北大生物系学生沈彤，另有多名常委，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江棋生是其中之一。

李鹏《六四日记》记载：下午，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长宋平来我处，他对当前局势极为忧虑，认为目前的动乱是长期自由化思潮泛滥的结果。晚上，何东昌来谈高校的反映，果然不出所料，赵紫阳在亚行讲话发表后，北京市机关和高校都认为中央方针变了。

青海民族学院五百名学生于 11 时再次走出校门，游行到青海省政府门口，15 时 30 分学生逐渐散去。

逾百名深圳的新闻工作者今日以个人名义联名致电北京和上海，向昨日参加游行的北京新闻工作者和上海《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钦本立致敬，并强烈要求中共上海市委撤销对《世界经济导报》的错误处理。

昨日约 200 人中国留学生、在美人员从联合国附近广场游行到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示威，有人举着“魏京生无罪”、“李鹏下台”、“邓小平退休回家抱孩子”、“结束中共专制统治”等标语，倪育贤、艾未未等人要求见领事馆人员递交请愿信，被拒绝。

1989 年 5 月 6 日 星期六

上午，北大学生在三角地进行是否复课的讨论。12 时 20 分，北大筹委会将是否复课的问卷发到每个学生宿舍，进行民意投票，每个宿舍投一张票。在 1268 张有效票中，赞成继续罢课的占 64.2%，反对罢课的占 24%，弃权票占 11.8%。

根据北大学生投票表决情况，下午 2 时，北高联在北师大开会，做出决定：1、先由北大和北师大联合罢课，再号召全市罢课。2、活动以校园为主，办讲坛，出报纸，搞印刷，在校园内搞游行示威活动。并准备找四通公司（总裁万润南）支持一些印刷设备。

上午，赵紫阳与胡启立、芮杏文就当前的新闻工作进行谈话。胡启立说，“这次学潮中，学生们非常强烈的

一点就是要求新闻界对他们的游行等活动如实报导。学生们对新闻报导的不满一开始主要是认为 4 月 19、20 日晚学生在新华门前静坐的报导过于片面。接下来就是对四·二六社论强烈不满，认为对学运的定性是完全错的。接着就是《世界经济导报》被整顿一事传得纷纷扬扬。新闻界在这次学潮中承受的压力很大。学生们提出新闻要讲真话的强烈呼吁在新闻记者中引起很大反响。

胡启立说：一些记者对报社领导扣压有关学潮的报导很有意见，连新华社、《人民日报》都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在 4 月 27 日我们开了一个会，把几家新闻单位的负责人都召集来了。会上，他们强烈要求对这次学潮报导的分寸，中央要有一个明确意见。所以我在会上说了一条原则，就是在报导学潮这个问题上，报社主编有权决定可以报导什么，或不报导什么。不一定事事都要请示。

赵紫阳：“我看这几天的新闻，放开了一点，对游行作了报导。没有什么不好的反映嘛。新闻公开程度增加一点，风险不大。”胡启立、芮杏文于当天下午向北京主要新闻单位主要负责人作了传达。

下午 3 时，项小吉等四名学生代表将北京 23 所高校学生署名的《北京高校对话团请愿书》送达中办、国办信访局，要求将请愿书递送给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和国

务院，5月8日得到答复。中办、国办信访局局长郑幼枚、全国人大信访局局长陈文焯出面接待。

李鹏《六四日记》记载：杨尚昆来对我说，赵紫阳要改变动乱的定性，认为定性高了。尚昆不同意他的观点。赵又退而求其次，提出要淡化关于“动乱”的提法。尚昆担心我和赵紫阳在会上发生正面冲突，认为这不利于团结。我对尚昆说，实际上赵紫阳早已淡化了对动乱的定性，但我绝不能同意在淡化的口号下改变对动乱的定性。赵紫阳提出要去见小平，并要求尚昆同去。尚昆推辞了，他对赵紫阳说，小平的想法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对动乱定性不可能改变。

青海民族学院学生会宣布，自今天起全体罢课，要求青海省主要领导出来与学生对话。

《纽约时报》、美联社、法新社今日不约而同都就中国传媒界的“大突破”作了专题报道，承认中国新闻界似乎已突破了“瓶颈”，“新闻要讲真话”或即将在中国实现，同时也显示了中国在控制舆论方面的政策可能有所改变。

《纽约时报》说：中国官方报纸在对学生民主示威运动故意漠视了两周之后，周五在北京学生大规模示威游行的报导上，显示出一种新鲜的开放姿态。

1989年5月7日 星期日

18时至19时30分，王丹在北大三角地主持召开“民主沙龙”，呼吁坚持罢课，有千余名学生旁听。王丹说，5月9日下午有部分记者要到中国记者协会请愿，希望得到广大同学的支持。“现在记者起来了，同学们不要停下来。”

李鹏《六四日记》：听说，（胡）启立传达赵（紫阳）的三条指示：一是自由民主和人权是世界性潮流；二是对新闻要更开放一些；三是表明是反腐败，深层次是改革。

南开大学一些学生成立《宽容》杂志社，出版《宽容》杂志，杂志“奉行自由、民主、科学、法制”的宗旨，对稿件“观点不作要求”。

香港《明报》报导，中国著名报人、《人民日报》社前社长胡绩伟表示，中共上海市委处理《世界经济导报》的做法，无论如何解释都是很不对的，既违反宪法，也违反中共中央党政要分开的原则。胡绩伟驳斥了国务院发言人袁木不久前表示中国没有新闻检查的谈话。他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多年的负责人直言表示，中国根本就存在新闻检查。胡绩伟责问：如果没有新闻检查，上海市委又怎能事先知道《世界经济导报》的内容？

北京《科技日报》副总编辑孙长江会见香港记者，认为要求新闻自由是国内整个新闻界的一致心声，而新闻改革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一环。他个人乐观地估

计大陆在不久将来会出现民办报纸，但在“老思想”的束缚下，经营肯定会困难重重。孙长江与香港记者畅谈了学生游行、新闻界上街及目前国家的改革，应走的路线等问题。这位有几十年党龄的老党员认为中国必须将民主写成为法律法例，不能随便破坏，才会有希望，而学生的行动肯定会促进国家改革。对于在五四这天有近二百名的年轻新闻工作者上街要求新闻自由，孙长江说他本人原本是不大赞同记者上街的，因为恐怕使正在发生学生游行事件更加尖锐化，他曾劝他们只把要求写成请愿信交当局便成。

1989年5月8日 星期一

上午7时40分，北大学生筹委会广播说，筹委会做出继续罢课的决定。据北大教务处报告，当天约有50%学生上课。

下午3时30分，北京高校学生对话团项小吉等4名学生代表到中办、国办信访局接待室询问请愿书的结果。局长郑幼枚答复说：国务院和北京市的有关领导已和部分学生对话。对话的效果是比较好的。

晚7时30分，北大三角地贴出北高联声明：“要广泛进行校园民主建设，如自治会的选举、确认，保留校园民主墙，绝不让它轻易失去。要继续对民众进行宣传，

如进行普法，普及民主自由思想的基本常识。斗争尚在继续，同学尚需努力。

22时30分，北师大300多学生在校内3.18纪念碑前集会，北师大学生会决定，明天继续罢课一天。集会上广播了北高联通知：宣布五四复课是政法大学学生周勇军的擅自决定，要追究其责任。在政府没有答复我们的对话要求前，为了巩固现有成果，同学们应继续罢课。

23时许，北大200多名学生举着“坚持罢课，决不罢休”、“为民主忍痛罢课”、“争民主求助恩师”等横幅，高呼“坚持罢课，师生团结”等口号，在北大教师宿舍区游行。

李鹏《六四日记》记载：下午，赵紫阳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中央关于制止动乱小组前一段工作总结和下一段工作布置的汇报。乔石重点叙述了27日学生大游行前的情况，……。乔石肯定了动乱的事实。赵紫阳在常委会上说，如果北京高校学生会进行改选，即使一些闹事学生当选上台也没有大的关系。因为这些人 在广大学生中没有威信，在台上久不了。这是赵紫阳变相承认非法学生组织，这与学生把今后斗争焦点放到承认学生自治组织的意图不谋而合。赵紫阳提出一个问题，他认为中央与学生对话，也不一定都由学联或青联类官方式的学生团体参加，学校里学生自己产生的

组织也可参加，学生自愿结合也可以。与会同志不同意赵紫阳的意见，认为不能放弃学联和青联的领导权。

天津的南开大学学生自治会在校内张贴《公告》称：全国各地爱国民主运动已进入一个新时期，现就有关问题请教校内外关心学运的师生：1、在当前形势下爱国民主运动走向何处？2、各国民主运动进程及其对我们的教益。3、校园民主制度的形成途径。

香港英文《南华早报》报导：由总理李鹏、政治局常委乔石、胡启立和李铁映以及公安部长王芳组成的、由李鹏占支配地位的“学生事务委员会”，一直主管平息学潮的工作，坚持政府只与官方学生会的代表进行对话，从而实际上阻止了与学生展开真正对话。

纽约《亚美时报》报导：刘宾雁已等不及中共当局开放报禁了，动手筹办《中国！中国！》杂志。他说，这份在美国出版的刊物不依附任何政党，将以人民利益出发，报导中国现状，进行分析论证，帮助海外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寻求问题所在和解决的办法。

1989年5月9日 星期二

下午，《中国青年报》记者部主任郭家宽、学校教育部兼科技部主任李大同把有 1013 名首都新闻工作者签名的请愿书送交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请愿书要求

与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领导人对话。李大同在递交请愿书时向在场的中外记者宣布，请愿书的 1013 名签名者分别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经济日报》、《中国青年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等 30 多家首都新闻单位。

新闻工作者请愿书列举了三项对话内容：1、引起海内外强烈反响的上海《世界经济导报》总编钦本立被停职；2、新闻单位无法对最近发生的学潮做客观公正全面的报导，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事态的发展，违反了党的十三大提出的重大情况要让人民知道的原则；3、袁木 4 月 29 日同首都大学生对话时关于“我国新闻是自由的，报社实行总编负责制”的说法与事实不符，这恰恰是新闻改革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在记者递交请愿书时，近千名来自北大、北师大等校学生聚集在记协门前声援请愿的记者，举着写有“新闻自由，解除报禁”、“声援新闻界之良心”、“向新闻工作者致敬”等横幅，高呼“为民说话，事关重大，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等口号。

晚上，北大筹委会在校内举行新闻发布会，宣读了北高联声明：5 月 4 日周勇军擅自以北高联名义宣布复课的决定作废，将周勇军开除出北高联。新闻发布会上，北高联通知：5 月 10 日中午，北京各高校学生到政法大学集合，骑车环城游行。游行的目的：1、给政府施加压

力，尽快答应学生对话条件；2、支持新闻记者的请愿，声援钦本立；3、向社会声明学生没有复课，仍有罢课。

李鹏《六四日记》称：赵紫阳今天还出席一个“理论研究联络小组”的座谈会，他说：“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加快，这是我们主要吸取的教训，得出的结论。”赵讲话，说常委研究过，但有些又是他个人的意见：一、非法学生组织不能承认，但学生会改选不可避免，强调学生自治；二、新闻开放势在必行；三、廉政措施：审计五大公司，要交人大审议；四、取消特供。我说，赵紫阳讲的这几条意见常委都没有讨论过，紫阳讲话不能代表常委。紫阳讲话要害是通过新闻开放进一步煽动动乱。把对动乱的处置权由党中央转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已显露出要夺中央常委权的端倪，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李鹏《六四日记》：下午，万里同志主持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会议决定，6月20号在北京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听取国务院关于学生游行示威和罢课问题的汇报，还要审议《游行示威法》和清理整顿公司的汇报。本来按照正常运作程序，人大常委会的议程应首先由人大常委的中共党组提交中央政治局常委审议，通过之后，再由人大常委党组作为议案提交委员长会议决定。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也合乎民主的原则。

南开大学贴出该校学生《5月8日17点20分长途电信局与北大通话》大字报，称北大仍坚持罢课；要坚持到五月中旬戈尔巴乔夫访华。

甘肃省兰州的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兰州铁路学院一千多名学生，举着“取消新闻封锁，要求民主对话”、“打倒官倒、打倒官僚”等横幅上街游行至甘肃省政府。

山西省太原的山西大学、山西矿业学院等校约1800名学生打着“民主万岁”、“惩治官倒”的横幅沿太原市主要街道游行。部分学生试图进入陕西省委、省政府大院请愿。此前，自5月4日凌晨开始，太原市每天均有学生上街游行。

据全美计算机网络提供的数字，中国留美学生学者为支援中国大陆学生民主运动而募集到的钱款已逾三万美元。全美留学生们普遍希望这笔捐款能用于北京学生出版自己的报刊。

1989年5月10日 星期三

上午，赵紫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全面分析了全国学潮情况，并就廉政和民主政治建设等问题进行讨论。会议决定：一、政治局成员按现有分工与各口子负责人一道与各条战线群众进行对话和座谈，倾听群众呼声。二、将这次政治局会议中讨论涉及需要

全国人大立法或需要全国人大审议批准的问题，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尽快列入下次常委会议予以审议。三、关于廉政和民主政治建设问题，政治局要再开会进行专题讨论并定出具体措施。。四、要深入细致地做好戈尔巴乔夫来访的安全保卫工作，确保中苏首脑会晤成功。戈尔巴乔夫访问期间，要确保天安门广场的庄严，并提前做好清场工作。五、万里对美国、加拿大的访问如期进行。

下午，万里主持召开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讨论关于召开第7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8次会议的问题。委员长会议决定：第7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8次会议于6月20日左右在北京举行，会期一周。委员长会议建议本次常委会：一、听取关于清理整顿公司情况的汇报；二、听取学生游行示威和罢课问题的汇报；三、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草案)》议案；四、听取关于新闻法起草情况的汇报等。

14时，按北高联通知，北大、清华、北师大等11所北京高校的近万名学生打着“声援首都新闻工作者”、“新闻要说实话”等横幅，骑自行车游行，先后到中央广播大楼、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单位，呼喊“新闻自由”“声援《世界经济导报》”等口号。

晚上，人民大学工会青年部在校内举行报告会。戴晴、包遵信等在会上发表演讲，戴晴演讲时说，四·二七游行，学生取得了胜利，从1989年4月27日开始，我

们国家统治了中国人上千年之久的威权统治，从此就要结束了。

中午，南开大学出现题为《和平民主进京》大字报：学生运动正处在关键时刻。为了把本次学生爱国民主运动推向新的高潮，天津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南开大学学生自治会决定组织“和平民主请愿团”于5月14日骑车进京。

晚上，天津高自联在南开大学召开天津各高校自治会负责人会议，宣布：5月14日天津赴京和平民主请愿团共有五百人参加。进京目的：1、欢迎戈尔巴乔夫先生访华；2、声援北大，敦促政府尽快与学生进行平等对话；3、要求深化政改，加快民主化进程。

山西大学出现由5所高校所组成的“学生联合自治会”的紧急通告，宣布各校开始总罢课，组织学生上街游行。8时20分，山西大学、山西财经学院、山西矿业学院等校逾三千学生举着“省府大楼天下第一，人民生活倒数第二”等横幅游行至山西省委省政府大楼。

海南大学五百多学生于凌晨2时游行到海南省委门口静坐，要求省政府领导出来对话。20时，海南大学、海南医学院约两千名学生继续上街游行，并多次与守卫海南省委大门的武警对峙，要求与省政府领导对话。

1989年5月11日 星期四

下午，杨尚昆去邓小平家汇报。这次私下谈话主要谈论了以下问题：一、这次学潮为什么结束不了。二、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支持学生。三、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态度。四、军队的情况。五、北京和地方政府的态度。六、下一步怎么办。邓小平特地询问了军队对学潮的看法、态度等情况，杨尚昆作了详细汇报。可见邓小平已有动用军队镇压学生运动的念头。

下午2时许，北大校园内贴出署名“46楼部分研究生”的《紧急建议》：鉴于目前的严峻形势，我们建议破釜沉舟，采取如下紧急措施：A、集体绝食，具体时间、地点可商量。B、竭尽北京高校之全力，于戈氏访华之日游行进驻天安门作最后拼搏。成败在此一举。

据北大、北师大学生反映，北高联成员王丹、吾尔开希等人今晚聚会策划绝食，筹备有关组织。他们的理由是：“绝食是同学们自发组织的，谁也没有权利阻止。”北高联关于绝食的通告明天将会在北京各高校公开发布。

晚7时，北大筹委会在第二教学楼203教室举行新闻发布会，由天津学自联两名代表介绍天津学运情况。北大筹委会宣布：学生要求对话，政府在一个星期内答复；北高联总部由政法大学移至北大；在戈尔巴乔夫来华期间将邀请他来北大。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启立前往中国青年报社，就这次学潮的报导和新闻改革等问题与该报记者、编辑对话，听取意见。在一千多名记者签名要求对话的请愿书递交上去仅两天，胡启立便来到记者中间听取意见，此举可谓罕见的迅速反应。参加对话会的有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宋德福、书记李源潮、中国青年报原社长余世光、中国青年报原总编辑王石等。该报社长兼总编辑徐志庆主持了对话会。胡启立首先表示，什么都可以说，特别欢迎听到不同意见。

该报记者部主任、曾去递交请愿信的郭家宽发言：新闻界对这次学潮没有作出全面反映，是学潮不断扩大的原因。我们的新闻界就与国家的计划经济一样。新闻界在 1958 年就起到帮凶作用，祸国殃民；文革中更是起着帮凶作用。郭家宽表示不同意袁木所说的报社已实行总编辑负责制，他认为一遇到重大问题时，这就不行了；党对新闻界还是限制太多，希望逐步放松一下，按新闻规律办事，这样有利于民主气氛下的安定团结。胡启立对此的回答是“很好”。

起草对话请愿信并第一个签名的该报科教部主任李大同发言：无论从今天的社会情况，无论是世界潮流，新闻业是有独特功能的职业，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宣传工具，但现在往往总是把新闻界简单地等同于党的宣传干部，进行管制，进行约束。在重大的突发性事件的报导

中，我们这些第一线的记者编辑感受到的是刻骨铭心的耻辱感！为我们的职业规范职业道德感到耻辱。这伤害了我们的职业自尊。新闻是记录事实的，将来翻开历史，这会是怎样呢？李大同披露，该报一位副总编没费劲就迅速整理出三十个中宣部下达的各种各样的新闻禁令，这些禁令都是近两年下达的。他说，请中央领导像学习法律一样，学习当代新闻的基本东西。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党和国家领导人要树立现代新闻观念。

该报原总编王石发言：我不赞同《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根据我听到的同志们的意见，是不是起初对学潮有不科学的判断？开胡耀邦追悼会，那么多高级干部，面对广场上那么多学生，心里究竟是什么样的复杂心情？一些同志看到那个场面都流泪了。我问学生们是什么时候来的，他们说走了六个多小时。我就想，这么多学生就站在那儿为了什么？我想里头一定有很多共青团员，……最使我难受的是三个学生下跪。人民大会堂啊，应该是反映民意的地方。究竟理解不理解学生？

该报另外几位记者贺延光、刘扬、张岳庚、孙亚明也发了言，内容包括对这次学潮的看法，群众对学潮的反应，对《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被停职一事的反对意见，对党报与非党报应该分类的建议，中央的决定在基层的反馈，对即将出台的新闻法的意见等。

胡启立较少插话，他最后总结说：今天来不虚行，不仅是对话，今后在有些问题如新闻法等问题，都应当按法律程序办。加速新闻改革，是我们的共识，新闻改革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我的认识也不够，我承担责任。通过这次事件，要进行深刻的反思。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通过政法大学校党委书记向北京高校对话团团团长项小吉转述政府就学生们要求对话的答复，信访局称：中央正在研究学生们要求对话的问题，暂时还没有结论，不过，信访局会在本周内随时通知学生们中央的有关决定。

15 时 35 分，同济大学学生、1986 年学潮的骨干曹建华等“决策组”成员在复旦大学召开记者会。《世界经济导报》、《中国青年报》、《中国妇女报》、上海电视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等单位记者出席。会上决定组织七人请愿团，以上海高校联合会名义赴京请愿。

上午，山西大学、山西医学院、太原重型机械学院、山西经济管理学院、太原电力专科学校等校逾六千名学生游行到山西省政府静坐，要求与省长对话。省委、省政府办公厅负责人出面与学生对话。

20 时 50 分，海南大学 2000 多名学生打着“打倒官倒”、“自由万岁”、“惩治贪官”等横幅，呼喊口号，在海南省省会海口市游行。

李鹏《六四日记》：上午，邓小平秘书王瑞林给我来电话，传达小平的意见。小平说：没有4月26日社论，就没有今天形势的缓和，要我坚决顶住来自内外的压力。王瑞林和李先念的秘书徐桂宝、陈云的秘书许永跃都列席了昨天政治局会议。下午3时，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彭冲来找我，说，6月20日要召开人大常委会，议程包括学潮问题，要国务院准备向会议作报告。我当即表示这样做不妥。立即打电话给赵紫阳，认为在目前情况下召开人大常委会讨论动乱问题是不合适的。……后来赵紫阳来电话告诉我，昨天人大委员长会议已作了决定，将听取整顿公司和听取学潮的汇报，不好改了。这使我不能不怀疑，这是他们早已商定好了的。

李鹏《六四日记》：晚上7时半，应王震邀请，我到他家谈话。他强调四个坚持，建议开一次类似1960年中央召开的六千人大会，来统一党内思想，解决动乱问题。王老的想法是好的，反映了一个老革命家的赤胆中心。但是。目前不具备开这样大会的条件。

李鹏《六四日记》：今天，乔石主持了制止动乱小组的办公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戈尔巴乔夫访华期间维持社会秩序的措施，包括坚决维持校园的稳定，依照北京市法规加强对游行示威的管理，提出要进一步加强对新闻舆论的导向作用，宣传中央的方针。

1989年5月12日 星期五

上午10时，北大约200名学生头缠白布条，骑自行车到中国记者协会，据一位手持话筒的学生说，他们听说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在这里与首都新闻工作者进行对话，特意赶来。其实，袁木是在中国记协举行中外记者会，不是对话。

下午，北高联宣布：他们将举行一次绝食。在北大、北师大、北航、中央民院等高校贴出征集参加绝食的签名大字报，主要内容：13日中午12时集合去天安门广场绝食请愿，希望同学们报名参加。绝食的目的是：1、要求新闻自由，取消报禁；2、促使政府与学生对话；3、促进民主化进程。已有王丹、吾尔开希、熊焱等近百人在绝食大字报上签名。北师大研究生柴玲在北大三角地发表激情的演讲，呼吁学生参加绝食。

下午3时许，北大约400多名学生在校内塞万提斯像前举行第17次民主沙龙。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包遵信应邀发表演讲并回答学生的提问。包遵信在演讲中充分肯定了学生运动。

19时40分，上海学生7人请愿团抵京，10余名北京学生高举“热烈欢迎上海学生首批请愿团”横幅在北京火车站迎接。随后上海请愿团到达北大，受到北大筹

委会欢迎。7 人请愿团赴京途中，列车每停靠车站，就把请愿团横幅挂到窗口，进行宣传。

在首都各新闻单位负责人座谈会上传达了赵紫阳 5 月 6 日同胡启立、芮杏文的讲话。此后，《人民日报》等许多中央报刊于是便对学生的游行、静坐、绝食等采取充分肯定、积极支持的态度，作了大量报导，新闻界请愿、签名等活动大量增加，并与学生进一步相结合。

北大的王丹、封从德、北师大的吾尔开希和北京电影学院的马少方联名致函中共中央，主要有三点要求：1、官方应肯定今次学潮是学生爱国民主运动。2、真诚平等对话。3、让学生在校园内实现民主化，成立自治会，逐步制度化和合法化。

《人民日报》发布评论员文章说，我们国家存在的问题，包括学生提出的一些问题，只能在稳定的大局下，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逐步解决。这仍然需要有关各方面共同努力，共同维护稳定的大局。

【新华社温哥华电】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于下午二时半飞抵加拿大西部城市温哥华，开始对加拿大和美国进行为期 21 天的重要访问。

【新华社北京电】国家统计局发言人章钟基今天说，中国今年头四个月的物价指数比去年同期上升了 27%。（物价飞涨是广大民众支持学生运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李鹏《六四日记》：11 时半，我到紫阳处，乔石在。赵提出学生夹道欢迎戈尔巴乔夫在国际上将产生不良影响。他提出，由李铁映出面与学生对话代表团谈话。我说，这实际上等于承认非法学生组织，而且并不能因此就阻止学生闹事。（赵接受了李鹏意见）晚上，苏晓康、郑义、包遵信、刘再复、远志明、王鲁湘等 40 余人在红庙一家旅馆开会，议定 5 月 15 日发动知识界大游行，公开发表一个宣言，叫“五·一六宣言”。苏晓康和王鲁湘都是反动电视剧《河殇》的作者。

上海的同济大学组织游行的曹建华等人在 229 教室召集 200 至 300 名学生开会，着重议论如果赴京请愿团失败了，如何争取与上海市委对话等问题，并计划成立“民主论坛”或“民主研究会”组织。

1989 年 5 月 13 日 星期六

上午，北大、北师大、政法大学等院校相继贴出北高联发布的《绝食书》和《绝食宣言》。绝食请愿是由王丹、吾尔开希等人以个人名义发起，北高联内部对此时发起绝食请愿有争议。学生绝食请愿是八九民运中的重大事件，是一个转折点，引发各界声援，学生运动转为全民运动。

8 时 30 分，北大三角地贴出署名“首都高校自愿绝食者”的《绝食宣言》：各位亲爱的同胞，在继前几次声

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活动以后，今天，我们决定在天安门广场进行绝食斗争。绝食原因：第一，抗议政府对北京学生罢课采取的麻木冷淡态度。第二，抗议政府拖延与北京高校代表团的对话。第三，抗议政府一直对这次学生民主爱国运动冠以‘动乱’的帽子，及一系列歪曲的报导。绝食要求：1、要求政府迅速与北京高校对话代表团进行实质性的具体的真诚平等对话。2、要求政府为这次学生运动正名，并给予公正评价，肯定这是一场爱国民主的学生运动。绝食时间：5月13日下午2点出发。绝食地点：天安门广场。绝食口号：不是动乱，立即平反！马上对话，不许拖延！为民绝食，实属无奈！世界舆论，请声援我们！各界民主力量，请支援我们！

9时30分，北大筹委会广播了绝食行动方案：1、11时30分纠察队在南校门集合。2、绝食团中午12时出发，13时到达北师大誓师，通电中外记者、红十字会和各国政府。3、纪律：除水和饮料外，不进食任何食物，不准带巧克力等食品。

10时30分，北大学生绝食团100多人头扎白布条进行绝食宣誓，誓词：“我宣誓，为了促进祖国民主化进程，为了祖国繁荣，我自愿绝食。坚决服从绝食团的指挥，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宣誓结束后，部分青年教师在校园内的燕春园（餐厅名字）为他们饯行。北大作家班

一些学员在燕春园打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快回还”横幅为绝食学生送行。

下午1点许，北大、清华、北师大、政法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航、北京医科大学、北京农业大学、中央民院、北京经济学院、北京机械工业管理学院、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等13所高校的300多名参加绝食请愿的学生在北师大集合誓师。下午2点许，从北师大出发。15时25分，300多名绝食学生及上海七人请愿团的三名学生，在两千多名学生护送下到达天安门广场。围观群众达三、四万人。17时40分，绝食学生再次宣誓后宣布：绝食开始。

午饭前，中国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浦志强等人在校门口拉着“为民主自由绝食”横幅，因报名参加绝食者不多，浦志强悲愤呼吁“难道法大的男子汉都死绝了吗？！”我（吴仁华）与青年教师刘斌临时买了巧克力让他们路上补充热量，以四特酒为他们壮行。临出发，浦志强对着校门磕头诀别。

18时，王丹、王超华、马少方三名北高联负责人在中国历史博物馆西侧台阶上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王丹宣读了《绝食宣言》，王等二人回答了记者的提问。王丹表示：“这次绝食请愿活动，同学们已决定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22 时，北大校内贴出季羨林、严家炎等 226 名北大教师签名的给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的公开信，建议：1、党和政府的高层领导人尽快与首都高校学生对话代表团进行实质性对话，以求尽快妥善解决问题。2、应当尽早对这次学潮的性质做客观、公正的评价，以安民心、党心，不应采取拖延政策。3、应当高度重视这次绝食请愿活动，以认真、谨慎和人道主义的态度，采取一切措施，保障学生的身心健康。

当晚，严家其、苏绍智、包遵信等人在北大贴出《我们再也不能沉默了》的大字报，动员知识分子参加他们准备发起的 5 月 15 日声援学生绝食活动的知识界大游行。“不能再沉默了，拿出我们的良心、勇气和社会责任感吧！！让我们书写历史！！！”

上午，李鹏在首都钢铁公司与工人进行官式座谈、对话。下午，赵紫阳与乔石、胡启立、阎明复在人民大会堂与首都工人代表进行官式座谈、对话。

有消息说，赵紫阳、杨尚昆、李鹏都对学生绝食的突然行动感到气愤。中共高层商议决定：一、晚上先由阎明复代表中共中央与高校教师和绝食学生座谈。二、如果座谈没有大的效果，则由李铁映、李锡铭、陈希同等到广场劝说学生回校。三、为防止事态扩大，将欢迎戈尔巴乔夫的仪式由人民大会堂东门外临时改在首都机场举行。

晚 8 时，阎明复邀请部分高校教师和北高联、学生对话团、绝食学生代表 20 多人座谈，包括刘晓波、周舵、王超华、王丹、吾尔开希、柴玲、马少方等人。座谈没有实质性结果。座谈结束后，阎明复当即向赵紫阳作了汇报。

晚上 9 时，北京市政府安排的北京市红十字会的医务人员和北京市急救中心的两辆救护车进入天安门广场附近，医务人员开始救护工作。

李鹏《六四日记》称：（杨）尚昆告，上午 10 时他和赵（紫阳）去邓（小平）处。赵对邓提出，采取对话、通过人大、增加透明度来解决学潮问题。小平讲：我赞成搞透明度，但怎样透明法要研究。非法组织不能承认。要办出几件实事，争取大多数人的同情，社会的同情。小平对赵紫阳说，我现在感到很疲劳，脑子不够用，耳鸣得厉害，你讲的话我也听不清楚。实际上小平用很清楚的语言否定了赵紫阳要在新闻上搞透明度的做法。对邓这次重要讲话，赵紫阳始终没有透露出来，也没有向常委传达。

随着戈尔巴乔夫访华的日益临近，北京掀起新闻战热浪，各国记者云集北京。据透露，戈氏抵京当天，外国记者人数将超过九百名。美国四大电视公司 ABC、NBC、CBS、CNN 派出了七、八十人的强大阵容，并自带地面卫星站，已到了北京。

下午，清华大学的班代表约 3 百人在西阶教室开会。张铭代表学生筹委会宣读《校园民主宣言》，要求中共党团退出学校管理，学生会直接选举产生，学生社团独立、财务自主，校内自由办报纸杂志广播，教授治校，学术自由。《校园民主宣言》作为近期纲领，具体可行，得到全体投票支持。

入夜后，空旷的天安门广场风很大，下午出校门的学生们衣服单薄，饥寒交迫。我（吴仁华）让一些负责后援的学生赶快回校准备御寒被服，并通知师生明天尽速到广场声援。

（今日回顾中首次提到北师大中文系讲师刘晓波。八九学运发生时刘晓波正在美国纽约当访问学者，与几个同道约好回国参与。刘晓波在日本转机回国时，正逢杀气腾腾的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发表，是否回国犹豫不决，最终登上回国飞机。其他几位没有遵守承诺回国。刘晓波 2010 年荣获诺贝尔和平奖。）

1989 年 5 月 14 日 星期日

凌晨 2 时半，李铁映、李锡铭、陈希同奉命带领国务院副秘书长安成信、北京市委副书记李其炎、汪家鏐、张健民等到天安门广场劝说绝食学生回校，一些学生激动吼叫：“太晚了，太晚了。”“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绝食学生人数快速增至一千多人，天安门广场上学生和群众白天逾两万人，晚上则达到十万人左右。绝食学生显得秩序良好，学生纠察队在维持秩序，防止外人进入。

社会各界人士普遍同情和支持绝食学生，首都知识界反响尤其强烈。绝食消息传出后，不仅国内的记者，包括到北京准备专门报导中苏首脑会晤的一些外国记者也更多地把眼光投向广场的绝食学生们，相反冲淡了对中苏首脑会晤的报导。

北京各高校再次罢课声援绝食请愿学生，北大、北师大等校部分教师贴出《倡议全体教师罢教》大字报，提出：“若在今晚 11 时以前政府不答复学生的要求，15 日将罢教。”

首先抵达天安门广场声援的队伍是北京一些高校的青年教师，许多师生相拥而泣。午后，一直在广场陪伴学生的我（吴仁华）迎来了政法大学青年教师队伍，青年教师队伍绕广场一周游行，我激动地领头反复呼喊“我们与学生同在”、“我们为学生自豪”等口号。

天津大学、南开大学的 700 多名“和平民主请愿团”人员也来到天安门广场。每当新的声援队伍出现，都绕场一周，吸引数千学生和群众跟随。

不时有北京民众为绝食学生送来开水、汽水、糖和药品。到晚上 10 时，在广场发现有十多名绝食学生晕倒或胃痉挛，急救车当即将他们送到市急救中心紧急抢救。

赵紫阳、杨尚昆、李鹏、乔石、胡启立、李铁映、李锡铭、吴学谦、阎明复、陈希同等再次进行紧急磋商，决定接受阎明复的建议，由阎明复、李铁映和尉健行（监察部部长）出面与首都高校 30 多所高校推举出的对话代表进行对话。

16 时 45 分，李铁映、阎明复、尉健行在中共中央统战部礼堂与数十名学生对话团代表及绝食学生代表进行座谈对话。李铁映、阎明复回答了学生一些问题。19 时 20 分，由于没有满足学生为学运平反和电视现场直播的两项要求，对话中断。

18 时，戴晴、于浩成、包遵信、李泽厚、李洪林、严家其、苏晓康、温元凯、刘再复等十二人受北高联常委王超华之邀抵达天安门广场，先后发布讲话，支持学生诉求，呼吁政府尽速答复学生的要求。戴晴等十二人的讲话获得广场学生热烈欢迎，但戴晴等人有关学生结束绝食、撤离广场的呼吁遭到学生强烈抵制。

戴晴等 12 位知识界人士向绝食学生宣读他们的《我们对今天局势的紧急呼吁》，表示这是一场“爱国民主运动”，“将开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政治多元化、民主化潮流的新纪元。”

李鹏《六四日记》称：上午 9 时赵紫阳召开常委会，议定由中央派人与游行的学生对话，换取学生撤离天安门广场，以便为戈氏举行欢迎仪式。在今天的常委会上还发生了一场争论。赵紫阳很激动地说，何东昌在北师大讲话，说赵紫阳的话不能代表中央。赵紫阳说，何没有资格说这个话，如果何没有讲过这样的话，应公开站出来辟谣。我必须保护何东昌。我说，现在社会上谣传多得很，传说宣传口传达某位领导的指示，说学生闹事表面是反腐败，深层次打倒保守派，促李鹏下台，这些传言由谁来辟谣。我讲完这一段话后，会议上一阵沉默。赵紫阳可能心虚，也没有反驳和解释，也一直保持沉默。何东昌的事也就不了了之。

北大研究生封从德（柴玲丈夫）动用 1300 多元捐款中的部分购买了电瓶等物品，建立了广场学生广播站。正在北京采访的香港《百姓》半月刊记者蔡咏梅悄悄捐助了 1100 元人民币。

1989 年 5 月 15 日 星期一

学生绝食请愿进入第三天，绝食学生有增无减，由开始的数百人增加到上千人。前往天安门广场声援的人从 15 日凌晨到深夜络绎不绝，涉及的方面越来越广，围观者和声援者人数经常保持有数万人，多时达十几万人。

9时20分，绝食学生成立“天安门广场绝食指挥部”，由北师大女学生柴玲任总指挥。这个指挥部在下午1时半举行中外记者会，介绍了绝食的原因、经过、规模、身体状况和要求。他们说，我们的要求很简单，就是公正评价学生运动是爱国民主的，不是动乱。

凌晨，在广场一支近千人队伍特别引人注目，打着“市民声援队”的横幅，主要由社会青年组成，在呼喊“学生万岁”的同时，还喊出“取消国库券”、“控制物价”等口号。下午6时左右，有数百人打着“全国万民声援学生”、“北京万民请愿团”的横幅游行。

中午12时整，戈尔巴乔夫一行乘专机抵达首都机场，国家主席杨尚昆在首都机场举行了欢迎仪式。当天凌晨，在吾尔开希呼吁下，绝食学生移到天安门广场东部，让出靠近人民大会堂的天安门广场西部给当局举行欢迎戈尔巴乔夫仪式。

下午2时许，逾三万名首都知识界人士在复兴门立交桥汇合后沿着西长安街向天安门广场出发，作家赵瑜担任总指挥，严家其、包遵信、柯云路、钱理群、王鲁湘等走在队伍最前排，举着写有“中国知识界”大字的横幅，长安街两侧有数以万计的市民欢呼支持。

这是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知识界首次示威游行，不仅鼓舞了学生，而且震动了市民。知识界人士的游行不同寻常，正如参加游行的一位青年作家所言：我们以今

天的行动证明，中国的知识分子并不都是缺钙的软骨病患者。

知识界游行的标语有：“学生的行动是正义的”、“孩子们没有错”、“政府尽快对话”、“忧国为民，学生怎是动乱”、“立即为学生平反是政府唯一的出路”、“卫星已上天堂，民主仍在地狱”、“我们要科学，也要民主”、“自由不在，知识何用”等。北京科技大学的教师呼喊颇为押韵的口号：“学生挨饿，教师难过；教书育人，首先救人；政府不救，人民难受。”

首都知识界大游行先头部队于下午 5 时许来到天安门广场，在纪念碑的西北角坐下。王鲁湘宣读了《五一六声明》，严家其、包遵信、徐刚（诗人）、郑义（作家）等人对绝食学生发表演讲。郑义在演讲中说：今天，首都的知识界代表整个中国知识界走到了街头，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站起来了！所有参加绝食的同学，所有参加这次伟大爱国民主运动的同学，你们是我们的老师。是你们教育了我们，使我们站起来了，我们跟着你们走！

李鹏《六四日记》记载：阎明复和胡启立来了，他们要中央承认四二六社论有错，承认学生是爱国行动。我不同意。惟一办法，只有旗帜鲜明地制止动乱。我请他们向紫阳反映。到晚间胡启立回来反馈。赵讲，如果中央不肯认错，那我也没有什么办法了。

晚上，中国官方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宴招待戈尔巴乔夫。晚9时许，人民大会堂东门外逾万名群众大叫“对话！对话！”叫声响彻整个天安门广场。9时30分许，群众与警戒人民大会堂的军警紧张对峙，学生绝食团派出学生纠察队，隔离群众与军警，劝说群众撤离。

驻京部队某部108名官兵发表支持学生公开信：“惊闻绝食勇士已绝食五十小时了，我们不禁泪如泉涌。你们不愧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民主自由的先驱。我们坚决支持你们——为自由勇于献身的绝食英雄们！”

午夜，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对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们发表广播讲话，认为现在最需要的是冷静、理智、克制、秩序，希望同学们尽快返回学校；我们也希望学校领导、教师、家长做好劝说工作，动员同学们回校。

香港60多名大专学生开始在新华社香港分社门外静坐，声援北京学生，其中十多人绝食。晚8时许，一些工会代表前往新华社香港分社慰问绝食静坐学生。晚10时，当代中国学会八名成员组成慰问团到场慰问绝食学生。

【法新社北京电】苏联外交部发言人吉罗西莫夫周一在此间说，正在中国进行访问的苏联领袖戈尔巴乔夫希望与中国学生会面。吉罗西莫夫称学生“是中国公众的代表”。

北京学生的绝食请愿引起全国各地学生声援支持，山西、黑龙江、河北、安徽、河南、四川、湖北、天津、上海、甘肃、江苏、山西、辽宁等省市都出现了高校学生声援北京学生的活动。

陕西省。8时，延安大学 1600 多名学生上街游行，呼喊“声援北京学生行动”等口号。11时，游行学生向中共延安地委交了请愿书，并要求对话。13时 30分，汉中的陕西工学院 800 余名学生在收看中央电视台报导的北京学生绝食消息后，拦截车辆到汉中市游行示威。

四川省。22时，四川大学、成都科技大学、华西医科大学等校 2000 多名学生先后上街游行。游行学生手挽手，学生纠察队维持秩序。学生一边游行，一边呼喊“声援北京学生”、“打倒官倒”等口号。

湖北省。晚上，武汉大学、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等 12 所高校约 8000 名学生先后出校门游行，呼喊“打倒袁木”、“打倒官僚”、“打倒腐败”等口号，到省政府门前静坐、发表演讲、要求对话。

山西省。太原、临汾、榆次、太谷等地、所在地的高校学生近 8000 人，分别步行、乘汽车、火车聚集到太原市，游行到省政府门前和五一广场。学生呼喊的口号是“声援北京学生”、“打倒官倒”、“打倒腐败”、“要求对话”等。

辽宁省。辽宁体育学院、辽宁师范学院、辽宁航空学院等校 4000 余人游行到省政府门前。

1989 年 5 月 16 日 星期二

凌晨 1 时 10 分，提出要在天安门广场自焚抗议的北师大学生柴玲等人，已被一些学生劝阻，取消自焚抗议计划。

上午 8 时 30 分至 9 时 30 分，学生绝食团在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前举行第二次新闻发布会。首先向记者介绍了绝食请愿团总指挥柴玲及王丹、马少方、李录（南京大学学生）等成员。接着，柴玲发表了讲话。

从上午 9 时到下午 6 时，北京一些机关、科研、新闻、文艺、医务、企业系统的人员自发组成声援队伍来到天安门广场，总计达 30 多万人次。横幅主要有“政府：你打算让学生饿多久？”、“孩子们没有错”、“拖延真诚对话，就是残害学生”等。主要口号有“不能坐视学生饿死”、“惜我学生，悲我政府”、“声援学生有理，抗议政府无情，学生有好歹，人民不答应”、“广场无水无食，学生危在旦夕”、“与大学生们共存亡”等。

据北京市急救中心医生介绍，“绝食学生最大的问题是脱水，其次是腹泻，因为不少学生喝了冷水或

不洁水。”截止今天下午6时，天安门广场绝食学生已有617人被送至医院和急救中心抢救，留院治疗247人。北高联同意：17日凌晨1时起，北京市红十字会全部接管对绝食学生的监护、抢救和治疗工作。

上午，邓小平会晤戈尔巴乔夫。傍晚，赵紫阳会晤戈尔巴乔夫。赵紫阳说：“经过中苏双方的共同努力，今天上午实现了你同邓小平同志的高级会晤。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一直是国内外公认的我们党的领袖。”“在前年召开的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根据邓小平同志本人的意愿，他从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常委的岗位上退下来了。但是，全党同志都认为，从党的事业出发，我们党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需要他的智慧和经验，这对我们党是至关重要的。十三届一中全会郑重做出决定，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邓掌舵。十三大以来，我们在处理最重大的问题时，总是向邓汇报，向他请教；邓也总是全力支持我们的工作，支持我们集体做出的决策。我这是第一次公开透露我们党的这个决定。”

赵紫阳的这段谈话当晚在中央电视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节目中播出后，在社会各界尤其是中共高层引起轩然大波，并成为下一步局势骤变的一个

重要原因。社会各界因此知道了邓小平垂帘听政的真相，李鹏则借机挑拨说赵紫阳出卖邓小平。

当晚，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和中共元老杨尚昆、薄一波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紧急会议。会议气氛一开始就显得紧张。会议决定：一、鉴于目前局势非常紧急，于5月17日向小平同志进行全面汇报，听取小平同志和其他老同志的意见。二、同意由赵紫阳同志代表政治局常委向天安门广场的绝食学生发表书面讲话，会后马上播发。当晚的常委会议，没有一人对赵紫阳与戈尔巴乔夫会晤时公开提及重大问题由邓小平拍板决定的问题进行质疑。

20时，北大部分青年教师在校图书馆前集会。下午成立的“北大教师后援团”负责人张炳九、袁红冰等宣读了《北大教师就目前局势告全国同胞书》和朱德熙等十位教授签名的《紧急呼吁书》，要求当局“肯定这次学潮是爱国的、民主的行动，不是动乱”。

中国知识界新闻发布会在北大三角地召开。郑义宣读了有巴金、艾青逾千名知识分子联署的《五·一六声明》：“面对当前的学生运动，党和政府的某些领导人是不够明智的”，“将极可能把一个很有希望的中国引向真正动乱的深渊”。

“首都工人自治联合会”（简称“工自联”）宣布成立，总部设在天安门城楼东观礼台。北大法律

系宪法学博士生李进进任法律顾问，为主起草了章程等文件，被北高联除名的政法大学学生周勇军化名“顽铁”，参与工自联活动。

中午，《人民日报》数十名记者举着“旗帜鲜明地反对四二六社论”横幅，呼喊“为人民日报雪耻”口号，绕天安门广场游行两圈，受到热烈欢迎。下午2时，《经济日报》、《体育报》和《光明日报》记者的游行队伍先后进入广场声援绝食学生。

新华社声援团在下午3时许进入广场，横幅上写着“新华社5月16日电：今日无新闻”。新华社《瞭望》周刊游行队伍打的横幅是“解除报禁讲真话”，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则举着“救救孩子”和“本台消息：学生们已经饿了三天，五月十三——？”横幅。

中午11时许，11名中央戏剧学院已绝食三天的学生开始顶着烈日在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绝水，情况危殆。数辆救护车停在旁边应付意外，医生每隔一段时间便以听诊器探视，到下午3时1刻，其中一名学生被发觉休克，送医院抢救。

下午，政法大学已经绝食三天的五男一女学生到新华门前绝水，决心以死抗争。我（吴仁华）和刘苏里紧急从广场赶去，哭求学生放弃绝水，不果。医生

说这 6 名学生身体状况极差，其中那位女生有肝炎，绝水有生命危险。

下午 5 时 25 分，阎明复应王丹等人请求乘一辆面包车从中共中央统战部前往天安门广场，这位平易近人、在统战部深得人心的中共要员在数百名统战部工作人员的送别掌声中上车，他的司机和十几名工作人员争相挤上车与阎明复同往。

王丹等人力促天安门广场上的数万名学生安静。阎明复用颤抖的声音对广场学生发表讲话，他说完全理解和同情学生，不要求学生做什么。强调已将学生们的要求告知中共最高层，并恳求同学们结束绝食，给中共最高领导层时间和机会，给改革派时间和机会。

阎明复的声泪俱下的讲话博得数次热烈、长时间的掌声。他表示愿意作为人质与学生们一起在广场上静坐，并请求学生们保持理智，尽快结束绝食。王丹声泪俱下地赞扬阎明复的为人，并恳求同学们同意阎明复的请求，吾尔开希也哀求学生们结束绝食。

阎明复与赵紫阳一样，愿意承认学生运动是爱国民主运动，但由于邓小平、李鹏等人的反对，他在讲话中无法回应这个问题。在阎明复离开广场后，广场绝食团学生代表召开紧急会议，由于多数学生反对，结果仍然拒绝阎明复的要求，决定坚持绝食。

李鹏《六四日记》称：晚上 10 时召开常委会，讨论全国已十分紧张的局面。常委会开得十分激烈。临散会时，赵紫阳有提出一个问题，要大家思考。他问大家挽回局势的出路何在？他说，惟一出路在于承认“四·二六”社论是错误的。他说：完全可以找到既可以保护小平同志，又可以平息学生情绪的办法。比如说，社论不是小平同志的原意，是中央误解了小平同志的意思。还可以说，社论是我在平壤批发的，由我承担一切责任。这样，就可以让小平同志下了台阶，这样，中央就可以与学生达成协议，争取学生停止绝食。

当天，北京以外地区上街游行声援北京绝食学生的人数达十余万，波及 20 多个城市，近百所高校。

南京。5 时，南京大学 30 多名学生抢占了校广播站；7 时，播出罢课宣言，随后学校切断广播电源线。该校部分学生组成纠察队，阻止师生上课。12 时 50 分，南京大学 1000 多名学生走出校门，向鼓楼广场方向游行。

成都。中午，成都科技大学等校 3、4 千名学生上街游行，声援北京学生，抗议凌晨警察打人。当天凌晨 2 时，警察驱逐在四川省政府前静坐的 200 多名学生时，有十多名学生受伤。

新乡。10 时，河南师范大学中文系 86 级 90 多名学生罢课。12 时 30 分，该校上千名学生上街游行，并到新乡市政府递交请愿书，提出要省委、省政府发电声援北京绝食学生，改组《河南日报》等八条要求，限 17 日 17 时前答复。

郑州。十余所高校的 9000 多名学生陆续上街游行，并在河南省委、省政府门前静坐示威，要求与省领导对话。

太原。山西财经学院 60 多名学生自中午开始到山西省政府门前绝食请愿，声援北京绝食学生。

武汉。中南财经大学、湖北医学院、湖北省教育学院等校 1000 余名学生游行到湖北省政府门前，与 15 日在那里静坐的学生汇合。15 时许，华中师大等校 2000 多名学生加入静坐队伍。15 时 30 分，华中师大学生廖宝斌、武汉大学学生刘向阳（均为 86 年学潮的骨干）等向省政府递交请愿书，要求 16 时前与省政府对话，否则上长江大桥静坐。16 时 45 分，刘向阳等人派人将静坐学生带往长江大桥。18 时 30 分，2000 多名学生在武昌桥头静坐，长江大桥公路交通全部中断。21 时许，湖北大学、华中理工大学等校 2000 多名学生游行到武昌桥头。

青岛。13 时，青岛海洋大学 2000 多名学生上街游行。21 时，青岛建工学院 300 余名学生游行。

长春。15 时 30 分，吉林大学、吉林工业大学等校 3700 余名学生上街游行，70 多名学生带着募捐款乘火车赴京。

沈阳。下午，20 所高校 25000 多名学生游行到辽宁省政府广场。游行活动持续到 17 日凌晨 4 时多。

杭州。浙江大学 2000 多名研究生上街游行，呼喊“无能者下台”、“声援北京绝食学生”等口号。

兰州。13 时，兰州大学 1500 多名学生游行到东方红广场。呼喊“不惜生命，声援北京学生绝食”等口号。

天津。下午，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天津师大等校学生陆续到天津东站广场静坐、发表演讲、呼喊口号，晚饭后人数达到 400 多。这天，截至 19 时，天津高校 1500 多名学生乘火车抵达北京。

广州。晚上，华南师大、华南理工学院、暨南大学等校 2000 多名学生游行声援北京学生。

海南。晚上，海南师范学院 1200 多名学生再次上街游行。23 时 30 分后，海南医学院、教育学院、电视大学等校学生也陆续汇集到省政府大门前。

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黑龙江大学、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等 12 所高校的近万名学生上街游行。其中哈工大等校的游行经过哈尔滨市公安局批准。

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爱国运动学生组委会”在校内公布其纲领。纲领包括纲领、任务、章程等。纲领称：声援北京的绝食斗争，严格与北京学生运动保持步调一致，与呼市各大、中专院校保持一致。

1989年5月17日 星期三

凌晨，赵紫阳代表政治局常委向天安门广场绝食学生发表书面讲话，呼吁学生结束绝食，没有回应学生要求为学运正名及平等对话的要求。绝食学生普遍认为赵紫阳这个讲话只是出于理解表示的一种安慰，和以前的说法相比，没有实质性的新内容。

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邓小平家召开，杨尚昆、薄一波和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与会。会议决定：一、晚上继续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具体部署如何实施北京戒严。二、中央政治局常委于18日早晨去医院看望绝食学生。三、李鹏于18日与学生代表进行对话，要求绝食学生全部从天安门广场撤出来。四、18日上午，政治局常委向邓小平等中共元老报告部署戒严情况。

对北京实施戒严的决定由邓小平拍板决定。五名政治局常委对戒严意见不一，赵紫阳、胡启立反对、乔石中立、李鹏、姚依林赞同。

上午，严家其、包遵信等人联名发表《五一七宣言》，矛头直指邓小平，“清王朝已灭亡 76 年了，但是，中国还有一位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一位年迈昏庸的独裁者。……老人政治必须结束！独裁者必须辞职！”

北大中文系四名中共党员曹文轩（副教授）、温儒敏（副教授）、董洪利（讲师）、杨荣祥（硕士生）在北大三角地贴出题为《党员起来，抵制独裁》的大字报，于下午送达中南海。（董洪利是我在北大古典文献专业读书时的班主任）。

学生绝食进入第五天，运送绝食学生入院救治的救护车日夜不停，汽笛声刺痛北京各界民众，终于爆发全民大游行。据统计，当天上街游行声援绝食学生的北京各界民众逾 120 万人。

从上午起，一支支游行队伍从四面八方涌向长安街。东迄建国门立交桥，西至复兴门外，十里长街变成了人的潮涌、旗的海洋。“救救孩子！”“救救国家！”万万千的人从心底发出了沉重的呼唤。整个首都都抖动了。身处声援队伍中的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韩大成郑重地说：“我相信这一天一定会记入中国史册。”

上街声援学生的除了知识界、新闻出版界、工人、中学生，还包括解放军文职人员、佛教、基督教、

警官大学、中央党校、八大民主党派，以及许多中央和北京市的党政机关。

共青团中央、全国青年联合会、全国学联和全国妇联等机关、团体、学校也发出呼吁。有的呼吁学生停止绝食、党和政府主要负责人尽快与学生对话，也有的要求中央否定“动乱”的定性。

各地高校学生大量进京声援，李鹏指令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劝阻学生强行登乘进京列车的紧急通知》，要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高校劝阻学生绝食、罢课、游行等行动，要极力防止外地学生进京串联。

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再次开会。赵紫阳坚持反对北京戒严，应该对学生作出退让。因邓小平已拍板戒严，会议决定对北京实行戒严。赵紫阳说他无法执行，提出辞职。杨尚昆怕震动太大，劝说赵撤回辞职请求，改为请病假。

李鹏《六四日记》称：（上午在邓小平家中）小平同志提出戒严后，会场空气变得十分严肃，我首先表示：我完全同意实行戒严。姚依林也表态同意戒严。乔石点头表示同意。胡启立还是那一句话，对当前局势感到忧虑。只有赵紫阳表示反对，说这个方针我执行不了。……小平同志警告我们，戒严一事，在公布以前要绝对保密，以便军队顺利进入北京。小

平同志尖锐指出：你们常委办公室里有奸细。我倒要看看，这次是谁走漏消息。

胡绩伟、江平等 24 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委联名写信，建议立即召开全国人大常委紧急会议，研究当前局势。中国民盟、民建会、民主促进会、九三学社等民主党派致函中共中央，建议与学生平等对话，认为“这次学生的行动是爱国行动”。

北高联在天安门广场建立了“学运之声”广播站，由北高联常委王超华主导。此前已建立绝食团广播站的封从德认为广场上出现两种声音不妥，要求学运之声广播站与绝食团广播站合并，与王超华发生争执，在场的清华大学学生、北高联常委周峰锁劝说封从德离开。

全国（北京除外）有 27 个城市的 170 多所高校、近 30 万学生声援北京绝食学生。其中，游行人数在万人以上的城市有上海、哈尔滨、西安、武汉、长沙、南京、石家庄、兰州等。

上海。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工业大学、华东师大、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纺织大学、上海医科大学、上海师大等 20 多所高校部分大学生、研究生和教师，解放日报社、世界经济导报社、文汇报社、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电视台等 16 家新闻、出版单位的少数职工，共三万余人上街游行。绝食学生增加

到近 200 人。游行队伍中出现“小平，谁下台？”“为了宪法贞操”“学生绝食垂危，政府人性何在”等横幅、标语。

武汉。24 所高校近万名学生先后走出校门，到长江大桥静坐，公路交通再次中断。游行队伍中出现“工人声援团”、“湖北社会科学院”、“华工教师声援你们”、“长江日报支持你们”等横幅。15 时 47 分，20 多名学生站在长江大桥京广铁路上，致使两列火车停驶。16 时 30 分，列车恢复正常运行。

长沙。湖南大学、湖南师大、中南工业大学等 20 多所高校 1 万余人上街游行。湖南日报、湖南人民出版社等单位部分人员参加游行。部分学生冲进了湖南省委办公楼。“湖南日报声援团”在省委办公楼前宣读《呼吁书》，要求承认学生运动是爱国民主运动，承认高校学生自治会，保障新闻、出版自由。

西安。西北大学、西安矿业学院、西北政法学院等 29 所高校约 25000 名学生上街游行。陕西师大、西北大学等 5 所高校近千名教职工也参加了游行。政法学院、西北电讯工程学院、西北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等 7 校 250 余人先后宣布绝食。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各系推出十多名学生，100 多人在劝阻无效的情况下乘火车赴京声援北京学生。西安新闻界、社科院、科技界等单位部分工作人员参加了声援活动。

哈尔滨。21 所高校 2 万多名学生沿不同路线在市内游行并聚集黑龙江省政府门前。少数高校干部和教师参加游行活动。游行学生在省政府门前高呼口号，发表演讲，宣布成立“哈尔滨市高校学生联合会”，推举了临时负责人，并宣布各高校举行无限期罢课。游行队伍中出现“我们不要皇帝”、“邓小平下台”、“打倒独裁”等标语、横幅。一些学生在游行途中募捐。

西宁。青海师大、青海教育学院、青海医学院等校 1 万余名学生上街游行并到青海省政府门前静坐。静坐学生串联成立了“青海省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

兰州。兰州大学、西北师大、西北民族学院、甘肃教育学院等 12 所高校上万名学生上街游行。中科院兰州分院、新闻界的一些职工参加游行。

石家庄。1 万余名高校学生上街游行。850 名学生不顾劝阻乘火车赴京。

杭州。11 所高校的 6000 多名学生上街游行。一些高校教师和职工参加游行。浙江大学十多名学生宣布绝食。

1989 年 5 月 18 日 星期四

北京学生绝食请愿进入第 6 天。送医治疗的绝食学生已达 3504 人次，32 人病情严重。北京各界忧心如焚，再次爆发逾百万人的上街游行，声援绝食学生，谴责当局的冷漠无情。

许多民主党派、团体及知名人士纷纷或致信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领导，或发出公开信和呼吁书，紧急呼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最高领导人应该迅速与学生进行坦诚的对话，尽速解决问题，挽救学生生命。

游行声援队伍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有军人、警察、农民和中共中央党校的师生。北京空军的一位中士和身着便衣的军人，骑着自行车，举着一面旗，上面写着“军人声援”。据这位军人说，支持学生的军人很多，不少人穿便衣加入游行队伍。

不少单位到天安门广场给学生捐款。如全国总工会向北京市红十字会捐款十万元用于救治绝食学生，四通公司捐款五万元，农工民主党捐款一万余元。

清晨 5 点，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芮杏文、罗干等前往协和医院、同仁医院官式看望因绝食住院的学生。赵紫阳看望学生后直接回到办公室，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并邓小平写了一封辞职信。

上午 11 时，李鹏、李铁映、李锡铭、阎明复、陈希同等在人民大会堂与王丹、吾尔开希等学生代表进行官式对话，为即将进行的镇压做最后粉饰。李鹏

态度强硬，漠视学生要求，以近乎命令口吻要求学生立刻撤离天安门广场，在座的学生代表很不满。

上午，杨尚昆主持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传达戒严决定。中央军委下令，调北京军区 24、27、28、38、63、65 集团军的 5 万人进京，其中 3 万人于 19 日晚进京，另决定调沈阳军区 39、40、64 集团军的 2 万人进京，先下达预先命令。

下午 3 时，在中南海召开戒严工作会议，李鹏、乔石、杨尚昆参加。杨通报了调动兵力情况。李鹏《六四日记》称：会议决定成立北京戒严指挥部，由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和北京军区司令员周衣冰为正、副指挥。

晚上，赵紫阳出席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这是他最后一次在常委会议上露面，但已不再是会议的主角。这次会议主要是具体落实 5 月 19 日晚召开中央和北京市党政军干部大会，通报在北京实施戒严的情况。会议决定：一、于 19 日晚 10 时召开中央和北京市党政军干部大会。赵紫阳、李鹏分别代表党中央、国务院讲话，李锡铭代表中共北京市委、市政府介绍北京市学潮的发生和发展情况。二、5 月 19 日上午，以中共中央名义向中顾委、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中纪委等负责同志通报关于即将在北京市区实施戒严的决定。

奉命进京的解放军各集团军负责人紧急进京参加会议，接受任务。当晚，38集团军军长徐勤先拒绝带兵进京执行戒严任务，杨尚昆极为震惊，下令解除徐的军长职务，立即逮捕，交由军事法庭审判。

李鹏《六四日记》称：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宋平反映一个重要情况：鲍彤领导的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副局级干部顾云昌向中组部研究室的刘绍荣等人散布：鲍彤昨晚在政改室开了会。鲍彤说今天常委会上3比1，赵紫阳已完了。

由于北京学生绝食进入第6天，加之新闻舆论客观报导，据不完全统计，今天北京以外上街游行的学生达50多万，波及全国30多个主要城市、三百多个高校，北京以外14个城市出现高校学生绝食请愿，总人数约2500人。

中新社温哥华电：全国人大委员长万里今天上午在这里回答加拿大总督索维夫人对中国学生的游行、绝食问题询问时说：十年改革开放取得很大成绩，但政治体制改革步伐慢了一些，民主发扬不够。现在学生、知识界、工人要求民主、反对腐败是爱国行动。

第七届全国政协港澳地区政协委员会特别就中国学运事件召开会议，会上委员都表示对此事件十分

关注，希望向中央反映意见，促请领导人承认学生运动是爱国运动，以及切实和坦诚地与学生对话。

中国官方控制的中国留美学者学生联谊会联合会 9 位理事召开紧急会议，一致紧急呼吁党和政府主要领导人本着负责的、人道的精神，立即与学生代表进行真诚的平等的直接的公开的对话，接受广大学生和人民群众的合理要求，以实际行动推进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

法新社台北电：李登辉周四向中国大陆为争取民主而举行示威的学生表示“衷心同情与支持”。他在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中说，大陆最近的局势变化令“我们鼓舞，但亦值得我们深思”。

1989 年 5 月 19 日 星期五

北京仍不断有声援队伍上街游行，人数较之 17、18 日有所减少。由于北京局势紧张，天津、保定、石家庄、济南、大连、西安、郑州、兰州、太原、呼和浩特等 20 多个城市都有高校学生赴京声援，在京的外地学生已逾五万人。

凌晨 4 时许，赵紫阳、李鹏分别以中央总书记、国务院总理身份来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学生，随同赵紫阳的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随同李鹏的是国务院秘书长罗干。赵紫阳深感无力回天，意识到

自己的政治生命即将告一段落，做好了下台的准备。所以，在广场上，他发表了一番催人泪下的讲话：“同学们，我们来得太晚了。对不起同学们了。……我老了，无所谓了……”

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咨的组织并倡议下，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中信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等四家单位的名义，起草、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六点紧急声明》，支持学生，反对戒严。（在中共 13 届 4 中全会上，《关于时局的六点紧急声明》被李鹏称之为是赵紫阳智囊“企图把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推向被告席的杰作”。）

上午 9 时 30 分，北京市工人自治会发出《首都工人宣言》：中共中央、国务院必须在 24 小时内无条件接受绝食学生的两条要求，否则，我们将从 5 月 20 日上午 12 时开始，全市工人总罢工 24 小时，并根据事态的发展，决定下一步的行动。

整整一上午，学生绝食团指挥部召开的各校学生代表会议一直在紧张地讨论中，争论很厉害。广场上学生缺乏统一指挥，北高联、绝食团指挥部和新成立的外地进京院校学生联合会（外高联），谁也很难控制得住、指挥得动了。特别是外地学生正源源不断地涌入广场。

下午，一位官方智囊团成员紧张神秘地到新华门前找我（我当时被推举为新华门绝食请愿负责人），我让学生纠察队在红墙边围起一个圈子，不让任何人靠近，他告诉我赵紫阳下台、北京将戒严的消息。我立即让一位可靠的学生到广场学生指挥部通报。

傍晚 5 时许，学生绝食指挥部内部有人传出，一位自称中央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刚拿着一张条子来天安门广场通报，说北京市区即将实行戒严，不知此消息是否属实？此后，广场上平静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

晚 9 时 15 分许，“学运之声”广播站播出紧急通知：“结束绝食，改为静坐。”学生和群众表现都很紧张，广场上充满了不安和恐怖的气氛。封从德反对结束绝食，学生绝食指挥部副总指挥李录说，已得到戒严的确凿消息，必须停止绝食，对抗军队清场行动。

当晚，北大等校学生广播站反复播放北京将要戒严的消息，号召学生和市民立即行动起来，到天安门广场去，到各主要交通路口阻拦军队。成千上万的学生和群众向一些军队可能经过的路口湧去，设置路障。

晚 10 时，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中央和北京市党政军干部大会，通报实施戒严情况，中共中央、国

务院、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央军委、中央顾问委员会、中纪委、全国政协和北京市的副部长级以上干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的司局长参加了会议。杨尚昆、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王震在主席台上就座。赵紫阳拒绝出席会议，原本安排的赵的讲话改由杨尚昆临场发挥。由于开会前得悉戒严情况被泄露，为预防不测，原定由 21 日零时开始实施的戒严提前到 20 日上午 10 时实施。赵紫阳拒绝出席该会议，后来成为他公开分裂党的罪证之一。

北京军区部队向北京开进。到今晚 10 时，先遣部队 27、38、63 集团军部队已开到北京，绝大部分部队被数十万学生和群众围堵于郊外。只有少量部队进入军队单位林立的北京市西部区域。

李鹏《六四日记》记载：上午 10 时左右，我们应邀到小平同志处开会，参加会议的有陈云、先念、尚昆三位老同志，三位常委李鹏、姚依林、乔石，人民解放军三总部的迟浩田、赵南起、杨白冰，还有秦基伟、洪学智、刘华清三位老红军参加。邓小平在会上讲了六点意见：一、这次动乱，问题出在党内。中央有两个司令部，名义上看是李鹏和赵紫阳，实际上是我（邓小平）和赵紫阳。二、动乱到今天，不能再退了。谁要退，谁就是逃兵。三、扭转动乱局势，我提出戒严。只有戒严，才能保护人民，保护学生，

把损失减到最小，最快恢复正常秩序。无政府主义任它发展，很快就会波及全国，不可收拾。四、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问题出在中央内部，会议任务就是解决中央领导问题，决定总书记和常委补充人选。五、新班子可基本定下来。李鹏继续当总理。我提出江泽民当总书记。胡启立不能留在常委了。六、舆论不可小看，要让绝对可靠的人掌管起来。中央要成立宣传小组，常委直接管起来。要立刻派人进驻电台和电视台，对戒严要及时宣传报导。与会的同志对小平同志的讲话，都一致表示拥护。

民办的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的陈子明、王军涛以及周舵等人在北京学院路中国政法大学附近的蓟门饭店召开会议，研究成立“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

北京学生宣布停止绝食的消息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各地绝食学生停止绝食。据不完全统计，今天有 116 个城市发生了大规模的学生抗议活动。其中，上海、天津、南京、成都、昆明、南宁等地游行人数在万人以上。

济南至北京的 298 次客车，因 600 余名学生进入车库登上列车，造成了车体不能出库，列车被迫停开。三棵树开往北京的 18 次特快列车，因 1000 多名

学生上车，晚点 6 小时开车。福州高校部分学生在福州车站卧轨，阻拦客车，中断行车 5 个多小时。

上海。前往外滩市政府门前声援北京和上海绝食学生的高校学生游行队伍络绎不绝。20 多所中学、师范的师生和个别小学的教师、学生到外滩声援。同济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校和游行队伍中矛头指向邓小平和李鹏的横幅、标语，如“我们不要白痴总理”、“垂帘听政何时休”、“打下傀儡，拆掉后台”等。至下午 3 时，因绝食送进医院治疗的学生累计 188 人次，仍在医院接受治疗的学生 77 人。市红十字会在绝食圈内安排了 6 个检查、治疗点和 60 名医疗人员，派救护车 11 辆，防疫车 1 辆。

青岛。青岛海洋大学等高校和中专近 2 万名学生到汇泉广场集合，游行声援北京学生。11 时 30 分，海洋大学学生杨海在汇泉广场召集各校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开会，决定成立“青岛高校联合自治会”。各高校校园大字报增多，一些大字报、口号矛头对着李鹏和共产党。海洋大学出现“打倒李鹏”等口号，建工学院有大字报称，要“加强各民主党派的力量，并联合起来在政治上与共产党对抗”。

上午 11 时许，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在文教部部长翁心桥等人陪同下，突然从新华社出来，许家屯并逐一走到绝食者身旁坐下，与他们握手，并嘱

咐他们保重身体。学联代表此时上前对许家屯表示，希望中央尽快与学生对话。许家屯这时表示，我们的愿望一致。学联代表随即要求许家屯能否与学联代表进行对话，许家屯当时一口答应，并已决定在下午 2 时对话，但后因记者采访问题有不同意见，对话临时取消。

1989 年 5 月 20 日 星期六

凌晨，李鹏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关于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命令》：“自 1989 年 5 月 20 日 10 时起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由北京市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并根据实际需要采取具体戒严措施。”

根据李鹏签署的国务院戒严令，北京市市长陈希同签署了《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一、二、三号，宣布“自 1989 年 5 月 20 日 10 时起对东城区、西城区、崇文区、宣武区、石景山区、海淀区、丰台区、朝阳区实行戒严。”

凌晨，北高联、对话团、外高联举行新闻发布会，提出：鉴于目前形势，“将绝食改为静坐。如果绝食的同学继续绝食，我们将继续声援。我们的斗争目标绝不放弃。”呼吁立即召开全国人大紧急会议。呼吁各界人士配合北京高校学生维持秩序。

戒严令发布后，北京各界像炸开了锅，绝大多数教师、学生、机关干部和市民予以谴责。当天报送中南海的北京各界对戒严的反应就有 200 多份，除组织渠道正式表态予以支持外，80%以上对戒严表示不解或公开反对。

北京出现全民“截”兵现象，逾百万民众参与拦截进京军队，进京部队均未抵达预定的天安门广场等戒严执勤地点。65 集团军在军长臧文清、军政委曹和庆率领下数次向天安门广场突击，未果，退回石景山区、海淀区。

不顾戒严令上街游行的队伍不少。下午，数百名编辑、记者举着《人民日报》的旗帜上街游行，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他们沿途向市民抛撒《人民日报》号外，主要内容是：赵紫阳权力已被剥夺，由李鹏主持政治局工作并决定今晚对绝食学生采取强制措施。

在通往北京城区的路口，数以万计的学生和市民有的给被拦截的军人送报纸，讲解学运情况、北京形势。丰台、六里桥、沙子口、呼家楼、古城、清河、五棵松、复兴路等进城路口，都有戒严部队遭到拦截。一些老人躺在军车前。

上午，军部在湖北孝感市的空降兵第 15 军开始空运进京，抵达北京的南苑机场，空运持续了三天。

空运进京的部队还有济南军区第26集团军步兵第138师。

参与北京戒严的部队逾20万，其中包括14个集团军，详情参见拙作《六四北京戒严部队的数量和番号》，<http://is.gd/Snnh5x>

戒严部队以空运、火车专列、摩托化开进三种方式向北京开进，一些部队途中曾受阻。调动如此之多部队的目的，可参见拙作《防止党内“政变”和军队“兵变”》，<http://is.gd/LWVYCx>

10时许，先后有5架军用直升机在长安街、天安门广场上空盘旋，学生们用高音喇叭大声吼：“请说明来意，请说明来意！”飞机在天安门上空飞行了约10来分钟。下午5时许，有一架直升机向广场上的学生抛撒戒严令传单。

学运之声广播站播出包遵信、严家其、王军涛等人的《我们知识界的宣言》：绝不背叛爱国学生所开拓的争取民主的事业，绝不以任何借口为自己的怯懦开脱，绝不再重复以往的屈辱，绝不出卖自己的良知，绝不向专制屈服，绝不向80年代中国的末代皇帝称臣。

北大英语系青年女教师朱荔贴出《退党声明》：“我郑重宣布退出由邓小平、李鹏所把持的中国共产

党。他们强奸了广大共产党员的意愿，违背了我入党时的信仰和愿望，我决定退党，和人民站在一起。”

中央美术学院召开党委紧急扩大会议，发出致北京市委并即呈中央政治局、中央军委的电报。称，“会议决议：以爱护党、爱护人民的赤诚之心，呼吁和恳请立即撤回从外地调到北京的军队，以避免可能发生的流血事件和事态不可设想的恶化。”

主要由北京个体户自发组成的“飞虎队”，驾驶数百辆摩托车，在北京城区各街道及天安门广场周围来回行驶，传递消息，鼓舞士气。一些“飞虎队”成员在六四事件后被判重刑。

北高联、工自联和绝食团联合发表了《首都全体工人和学生的联合声明》，内容包括：要求全国人大立即召开临时大会，罢免国务院总理李鹏、国家主席杨尚昆，追究法律责任。反对军管，呼吁北京市民抵制军队进城。

李鹏《六四日记》称：没有想到部队进城受到极大阻力，可以肯定，戒严消息事先被泄露出去了。西面来的部队被人群围堵在八宝山，南面来的部队被围堵在南苑，东面来的部队被围堵在通县，北面来的部队被围堵在北太平庄。戒严指挥部曾设想，西面的主力部队经过地铁运送到天安门，也因为走漏消息，复兴门地铁施工洞口被一群动乱分子占领，堵塞了地

铁的通道，部队调不进来。惟一成功的是从河北沙河县乘火车到达北京车站的 2 千余人。这是根据北京军区司令员周依冰的请求 我下令铁道部长李森茂执行动运送沙河部队的命令，他执行了。但部队一下车，就被动乱分子包围，困在北京车站动弹不得。（李鹏《六四日记》所说的抵达北京火车站的部队是北京军区炮兵 14 师，该部队抵达之初曾成功冲出火车站，准备向广场挺进，但在火车站广场遭遇闻讯赶来拦截的学生市民，被围困在火车站，直到六月三日晚。）

李鹏《六四日记》称：胡启立给中央常委写信，表示赞成杨尚昆在 19 日大会上讲的，解放军绝对不是针对学生的，他希望不发生流血事件。对此信，姚依林批示，要尽可能做到不流血，但不能要求完全不流血，不动武，那将束缚自己的手足。

李鹏《六四日记》称：下午，成立了中央宣传小组，由丁关根、王忍之、袁木、何东昌、曾建徽参加。（丁关根的外甥、北京月坛中学学生王楠六月四日凌晨在天安门城楼东边中枪倒地，戒严部队不让医生及民众救治，直至王楠死亡。）

随着北京宣布戒严，北京学生绝食改为静坐，一些地方出现的少数高校学生的绝食活动也宣布停止。但事态没有平息，许多城市出现游行示威，反对北京戒严。

浙江。杭州一些高校万余名学生凌晨起进行游行，呼喊“打倒邓小平、李鹏”、“李鹏杀气腾腾，邓小平调兵遣将”、“不能一人说了算”等口号。

陕西。西安 11 所高校 1 万多名学生上街游行，呼喊“打倒李鹏”、“取消戒严”等口号。

四川。成都一些高校的 8000 多名学生游行，呼喊“打倒李鹏”等口号。

天津。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等校 5000 余名学生上街游行，呼喊“打倒李鹏”、“打倒腐败政府”等口号。

江苏。南京有 6 所高校的 6000 余名学生上街游行，呼喊“打倒邓小平”、“打倒李鹏”等口号。

湖北。武汉有 5 所高校的 1 万多学生上街游行，呼喊“反对镇压”、“打倒独裁”、“不怕流血”等口号，并造成长江大桥公路桥交通一度中断。

湖南。长沙有 3 所高校的 4000 多名学生游行到市政府，呼喊“反对独裁”、“反对法西斯”、“打倒李鹏”等口号。

上海。复旦大学等校 1 万余名师生上街游行，呼喊“反对戒严”、“反对镇压”等口号。

中国留美学者学生联谊会联合会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坚决反对军事管制，坚决反对镇压爱国民主运动。李鹏应立即引咎辞职，立即让赵紫阳主持中央

工作。政府立即和广大学生和人民群众进行公开的直接的平等的对话，接受学生和人民群众的合理要求。

上午，约 5 千名留美中国学生和学者从全美各地星夜赶到华盛顿的杜邦环形道公园，举行集会，反对北京戒严。会上，宣读了中国留美学生学者联谊会联合会的《告全国同胞书》。中午 12 时整，这些来自全美 58 所大学的学生学者由五星红旗引路，举着“打倒贪官污吏”、“救救孩子”、“救救中国”、“实行新闻自由”等标语，高唱《国际歌》和《国歌》，举行了示威游行。游行队伍来到中国驻美大使馆门前，高呼“人民万岁！”“中华民族万岁！”等口号，学生代表、耶鲁大学学生黄振东向中国大使馆递交了《告全国同胞书》。参加这次游行和集会的还有旅美台湾学生联合会代表及香港香港学生代表。

当天，中国留学人员还在中国驻洛杉矶、纽约、旧金山、休士顿等地的中国总领事馆门前举行了类似的示威活动。

加拿大。上午 10 时，250 多名来自蒙特利尔市的中国留学生，分坐四辆大客车来到中国大使馆门前，同等候在那里的 2 百多名温哥华中国留学生汇合，学生们举着横幅、标语，高呼“反对军管！”、“反对专制，要求民主！”、“坚决支持国内学生民主运动！”等口号。这是一个多月来，中国留学生在温哥

华举行的最大规模的一次示威抗议活动。当地的电台、电视台、报社和通讯社的记者都到场采访。学生代表向中国大使馆递交了致中国政府、全国人大的公开信。随后，游行队伍步行五、六公里来到加拿大议会山，进行示威游行。

1989年5月21日 星期日

天安门广场上，整个白天约有 10 万人，晚 7 时以后人数激增，逾 30 万人。许多群众和学生说：军队总是在黑暗中行动，所以我们要来保卫天安门，保卫已经取得的成果。

晨 7 时许，一辆满载军人的列车驶进北京火车站，一群学生围上去向官兵介绍北京情况，很多学生泪流满面，不少人将香烟、食品和凉开水等送上列车。军人们只知道来北京是来执勤的。在丰台、劲松、六里桥等地，不时有学生和群众向被围困的军人宣讲学运真相。

长安街上仍然人来人往，川流不息，每个路口都有市民和学生把守。不时有游行队伍从长安街上经过。天安门城楼西侧的北京第 28 中学附近拉着两条醒目的横幅：“北京市民自治联合会”、“首都工人纠察队”。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编播人员在早晨新闻节目的最后 30 秒插播了一条简讯：“国务院昨天上午十点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实施戒严以来，天安门和主要街道上仍然聚集着学生、工人和市民。到今天早晨六点发稿为止，解放军没有进入城区。”这条简讯在重播时被迫撤销。

北京的形势虽然严峻，但气氛犹如节庆般，民众不仅没有恐惧感，而且团结一致。北京市政府企图制造混乱，故意撤走交通警察，交通由学生维持，井然有序。市区的路障多在晚上出现，并有人负责看管，一进入白天，市民们则自动将路障清除。

叶飞、张爱萍、肖克、杨得志、陈再道、李聚奎、宋时轮七位老上将（一说签名者还有王平）致函戒严部队指挥部和中央军委，反对动用军队，全文如下：
首都戒严部队指挥部并转中央军委：鉴于当前事态极其严重，我们以老军人的名义，向你们提出如下要求：人民军队是属于人民的军队，不能同人民对立，更不能杀死人民，绝对不能向人民开枪，绝对不能制造流血事件。为了避免事态进一步发展，军队不要进城。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一日

叶飞等七上将上书一事当即在北京广为流传，影响很大。促成此事件的主要人物是解放军大将罗瑞卿

的女儿罗点点（海军总医院门诊部主任）、北京《经济学周报》副总编辑高瑜，她们后来被捕。

下午 1 时 30 分，首都知识界逾万人无视戒严令，分别从东西长安街游行往天安门广场，支持学生的行动，反对北京戒严，要求邓小平、杨尚昆、李鹏下台。

有学生准备了三百多个风筝，准备在见到直升机飞过天安门广场时，放上天空，学生通过广播，呼吁广场内的人们如果见到直升机，便升放风筝。（学生够幼稚的）

厉以宁、江平、许嘉璐、董建华、叶笃正、刘延东、马万祺、霍英东等 57 名全国人大常委发出《立即召开全国人大紧急会议的建议书》，提议 5 月 24 日至 26 日左右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非常）紧急会议，研讨当前的严峻局势，并通过法治轨道谋求正确解决中国当前危机的方法。

四通公司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曹思源等人草拟《立即召开全国人大紧急会议的建议书》，并联络了厉以宁、江平等 57 名人大常委签名。曹思源、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生李曙光、硕士研究生龚自忠后来因此被捕。

下午，北高联召集 50 多所高校自治会的负责人开会，研究下一步如何行动的问题。会上，对撤不撤

离天安门广场的问题争论十分激烈。对此问题投票表决时，32票赞成撤离，14票反对，2票弃权。

下午，北京社会科学经济科学研究所所长陈子明、王军涛等人在北师大召开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参加者有国家体改委、中国社会科学院、中信公司研究所等单位的人。

李鹏《六四日记》称：10时，我和乔石去尚昆处。尚昆决定让受阻部队原地休整三天，进行思想动员，同时调后续部队进军北京，形成大军压境之势。城区戒严部队由北京军区司令员周依冰指挥，整个北京戒严部队由总参谋长迟浩田指挥。

李鹏《六四日记》称：我给王瑞林打电话，请他报告小平同志。我建议于近日内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从组织上解决赵的问题。晚上，邓小平同志处传达他的意思，要等大军进入北京后，再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样可以避免冲击和干扰，才能开得更有把握。

李鹏《六四日记》称：今天上午，赵紫阳叫阎明复到家中，对阎说，“学潮这样拖下去，结果难以预料，只有召开人大常委会来缓解。”他要阎去见杨尚昆，杨拒绝了赵的建议。

晚7时，绝食团指挥部召开秘密会议，李录提议柴玲等主要成员离开广场，转入地下活动。会议通过了李录的提议，柴玲、李录、封从德、张伯笠、郭海

峰、王文等每人分发 1 千人民币的经费（李录称之为逃亡费或保命费），先后离开广场。后来他们都回到天安门广场，但此事在广场学生领导层中曾引起纷争。

自 21 日起，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是，海外中国留学生的抗议活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抗议活动的大规模完全是针对政府对北京实施戒严而来的。

代表四万多名中国留美学生学者的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联合会向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递交了致万里的公开信，敦促万里尽快回国，处理国事。在递交公开信的同时，有三百多名留美人员在场集会抗议，反对北京戒严。

下午 1 时许，中国留日学生团结联合会发动约 4500 多名中国留学生在东京都中心的三河台公园举行声援国内学生民主运动集会，随后唱着《国歌》、《国际歌》在东京都举行了颇有声势的示威游行，并为北京学生募捐三百万日元。

下午，约 3000 多名中国留法学生在巴黎举行集会，抗议在北京实施戒严。会上，他们宣读了声援书，其中，提出四项要求：一、立即撤销戒严令。二、开放对外对内新闻。三、邓小平、李鹏下台。四、立即肯定伟大的学生、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

下午，由全英中国学联组织的来自 15 所大学的
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以及香港、台湾的留学生，
一些华人和英国人，共三千多人在伦敦举行了抗议活
动。这一称作“支持中国民运“的大游行自下午 2 时
从海德公园出发，途经中国驻英大使馆，到 4 时 30
分向中国大使馆递交抗议信后，在附近的摄政公园结
束。主要口号标语有：“邓小平、李鹏辞职“、“反
对武力镇压“、“民主救中国“、“李鹏对得起周总
理吗“、“不管白猫黑猫，不抓人就是好猫。“参加
游行的著名钢琴家傅聪说：“多少年来，我为这个国
家担心。心里很苦。几次回国，越来越悲观。现在证
明我完全错了。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勇气显露出来了。
我可以堂而皇之地说，我作为中国人很骄傲。 “

从上午起，一位叫邓卓的留学生在中国驻英国大
使馆对面绝食，他的标语上写着：“停止镇压学生运
动，新闻自由，实行政治体制民主改革。“据了解，
留英学生中已有 10 人退党。

下午，1 千多名中国留学生从西德各地汇集波
恩，在中国驻西德大使馆前举行静坐示威，宣读了联
邦德国中国留学人员联合会关于目前国内局势的声
明。声明要求取消戒严，进行对话，避免流血事件。
还宣读了致中国国内社会各界的公开信。中国驻西德

大使会见了学生代表。学生代表向大使重复了上述要求。

约三百多名在瑞士的中国留学生、研究人员和实习生在日内瓦向联合国秘书长和人权委员会递交了一份请愿书，要求联合国进行有效的干预，使中国政府停止侵犯人权，避免流血事件。

在苏联、瑞典、澳大利亚都有百人左右的小规模游行示威活动。

下午 2 时，由全港市民声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港支联）发起的香港各界民众环市大游行，声援北京民主运动，谴责北京戒严。参加游行估计有 60 万人，围观者更多。晚上，港支联在近百万群众的集会上宣告成立。

上海。15 所高校的部分学生、教师和一些工厂的工人共 3 万人上街游行，呼喊反对邓小平、李鹏、杨尚昆、反对北京戒严等口号。一些大学生到工厂串联，呼吁工人罢工，被拒绝。

天津。上午 10 时，十几所高校万余名师生在南开大学集中后上街游行，呼喊“邓小平、李鹏下台”、“紫阳出来”等口号。高校广泛流传万里、邓颖超发表声明，反对李鹏政府的消息。

湖北。从上午开始，武汉的 16 所高校约 5500 余名学生上街游行，并到大型工矿企业周围和居民区进

行演讲，散发、张贴标语、传单，呼吁工人罢工声援。一些标语、传单抨击“李鹏丧尽天良”、“邓小平祸国殃民”、“呼吁民众起来反抗暴政”。下午至晚上，在武汉大学校园学生宿舍区，武汉大学、华中理工大学、华中师大等 25 所高校的学生代表开会，宣布成立武汉高校自治联合会。

湖南。长沙市各高校和社会其他各界共约 10 万人上街游行，反对北京戒严，声援北京学生。

黑龙江。哈尔滨 10 所高校的 1 万多学生上街游行，呼喊“反对军管”、“抗议强权”、“李鹏下台”等口号，并到省政府门前递交了抗议书。哈尔滨市高校学生联合会宣告成立。

陕西。西安 15 所高校共约 15000 名学生冒雨上街游行，学生沿途演讲，张贴传单，呼吁工人罢工。高校充斥了“美国之音”、“BBC 电台”的消息。

吉林。长春有 6 所高校 6000 余名学生上街游行，呼喊“取消戒严”、“李鹏下台”等口号，高校流传大量关于北京学生的消息。

广东。广州 10 余所高校的万余名学生上街游行，呼喊“践踏宪法绝没有好下场”、“打倒李鹏”、“邓小平下台”等口号。游行学生向市民散布香港电台的新闻记录。

四川。成都、重庆各有 2000 余名学生上街游行，呼喊“反对镇压”、“李鹏下台”、“邓小平下台”等口号。

云南。昆明一些高校的 15000 余名学生上街游行，反对北京戒严。云南省爱国学生运动组委会宣布成立。

安徽。合肥一些高校的万余名学生和社会各界人士数万人上街游行，呼喊“打倒李鹏”、“邓小平下台”、“紫阳出来”等口号。

1989年5月22日 星期一

凌晨 3 时，吾尔开希在天安门广场发表广播讲话，要学生组织好队伍，从 4 时起撤离天安门广场，以避免与军队发生流血冲突。北高联常委王超华随即发表广播讲话澄清，北高联没有撤离广场的决定，吾尔开希只是个人意见。

中共元老和李鹏清算赵紫阳的决定开始实施，中共中央办公厅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新华社香港分社、新华社澳门分社发电，要求党政主要负责人按照中央规定的时间进京，听取中共元老和李鹏对赵紫阳、胡启立做出的处理决定的通报。

北京市政府、戒严部队指挥部联合发表了《关于尽快恢复首都正常秩序的通告》。解放军总参谋部、

总政治部、总后勤部致信慰问戒严部队全体官兵，为受到北京学生和市民顽强抵制、宣传策动而士气明显低落的官兵鼓劲。

白天，天安门广场的学生约有五万人，大部分是外地赴京声援的高校学生，北京的部分学生回校或回家休息。学运之声广播站几次播放要求撤离和反对撤离天安门广场的文章。留在广场的学生基本上不同意撤离。

下午 3 时 15 分，高举“中国知识界”、“教育界”、“文艺界”、“新闻界”横幅的游行队伍出现在广场，约 1 万人，横幅、标语有“反对军管”、“李鹏不倒，我们三班倒”、“你有暴力，我有鲜血”等，主要口号有“立即召开全国人大特别会议”、“反对军管”等。

上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会议室，严家其主持召开关于当前形势分析会议，研究对策。与会者约百人，有王若水、庞朴、苏绍智、张显扬、李陀、柯云路、包遵信、郑义等知名知识分子和作家。

下午 4 时许，四通集团总经理万润南、两位副总经理和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曹思源在国际饭店虹中餐厅召集北京和外地近 80 所高校的近百名静坐学生负责人开会。万润南对学生说，我们同你们完全站在一个立场上。

下午 3 时，李鹏邀乔石、姚依林一起研究决定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方案：会议一周后举行，主要是等待军队进京，形成必要力量，保证会议有一个不被冲击的局面，会议才能开成；扩大会议中心是统一思想，讨论如何坚决制止动乱，并解决赵紫阳的组织处理问题。

全国人大召开委员长会议。因万里出国访问，会议由彭冲副委员长主持，不少副委员长在发言时对北京戒严情绪激昂，有的要求李鹏出席说明情况，有的说学生运动是爱国的，有的说人大是最高权力机关，应召开人大特别会议解决问题。

晚 8 时至 11 时，李鹏、乔石、姚依林、杨尚昆在中南海听取人大副委员长中党组成员的意见，出席者有彭冲、廖汉生、叶飞、倪志福、陈慕华、王汉斌。他们反映了人大副委员长集中的意见和要求。人大副委员长集中的意见和要求有：一、在戒严过程中不发生流血，军队不进入京城市区；二、由人大常委和学生谈判，承认学生是爱国运动；三、请万里回国，主持人大常委会，听取国务院关于戒严的汇报。李鹏等人否决了这些意见。李鹏《六四日记》称：几位副委员长都表示执行中央决定，认为目前不宜召开人大常委会，也不宜要求万里提前回国。六位副委员长态度不完全一致，陈慕华和王汉斌态度明朗。廖汉生不

知情，有些牢骚，但态度正确。叶飞情绪比较激动，彭冲看来是同情学生的。

晚上，在北京市郊六里桥，由于第 38 集团军步兵第 113 师强行开进，发生北京戒严后首次军民流血冲突事件，军民肢体冲突，互掷石块，双方各有数十人受伤。官方谎称军人没有动武，但受伤住院的武汉城建学院一位学生、北京化工学院一位学生都说是被军人所伤。

晚 9 时许，包遵信、陈子明、王军涛等人来到天安门广场，与北高联负责人互通情况，包遵信说：“为了支持你们的爱国行动，我们首都知识界已经创办了一份报纸《新闻快讯》；希望同学们的爱国行动能得到社会各界的更有力支持；坚持就是胜利！”

据不完全统计，今天在天安门广场竖起的校旗、横幅，静坐的北京和外地高校总数达到 319 所。数以万计的外地学生源源不断地进京声援。

湖北。武汉十多所高校近 2 万名学生先后游行到武汉钢铁公司，与以前滞留的 2000 名学生会合，将武钢道路全部堵塞。数百名学生冲进炼钢厂、炼铁厂等生产区游行，以“武汉高校自治联合会”名义，向武钢工人散发了大量呼吁罢工的传单。

甘肃。兰州一些高校的近万名学生上街游行，呼喊“反对军管“、“邓小平、李鹏辞职“、“李鹏制造动乱不得人心“、“打倒专制、独裁“等口号。

内蒙古。呼和浩特一些高校近万名学生上街游行，呼喊“李鹏下台“、“拥护紫阳“等口号。游行后，有 1000 多名学生要强行乘车去北京，造成列车暂时停开。

贵州。贵阳十余所高校的 4200 余名学生上街游行，呼喊“打倒独裁“、“李鹏休息“、“紫阳回来“等口号。

广东。深圳大学等校近万名师生上街游行，呼喊“李鹏不下台，深圳无前途“等口号，成立了深圳大学声援北京紧急协调委员会。广州一些高校的万余名学生上街游行，呼喊“邓独裁，李奴才，杨蠢才，快进棺材“等口号。

吉林。吉林省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在长春宣布成立。

云南。昆明一些高校 2000 余名学生上街游行，成立了云南省爱国学生运动组委会。

郑州一些高校的 2000 余名学生，合肥一些高校的 1000 余名学生，强行乘火车赴京，造成列车被迫停开事件。

天津、南京、上海等地一些高校出现个别党员以支部或个人名义张贴反对北京戒严，抨击邓小平、李鹏的大字报。南开大学元素所的研究生，以学生党支部的名义贴出题为《致中共中央》的大字报，称：“我们呼吁：一、建议中央马上免去李鹏政治局常委职务。二、建议中央提请人大常委会免去李鹏国务院总理职务。三、建议中央提请人大常委会任命赵紫阳临时主持国务院工作。四、建议立即撤销北京的戒严令。”

上午，35位香港的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召开临时会议，发表声明：一、肯定学生运动为爱国民主运动。二、解放军决不能用武力镇压学生和市民，尽快撤销戒严令。三、中央领导尽快恢复与学生对话。四、立即召开人大常委会和全国政协常委会议。

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查良镛（金庸）、邝广杰宣布辞职。查良镛说：“李鹏称学生民主爱国运动为动乱，并宣布要调动军队进北京，这两个决定使我极为不满。在这样的情况下担任基本法委员的职位，是违背良心，所以用辞职来表示抗议。”

香港中华总商会通过决议，紧急呼吁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共中央、国务院“应肯定学生运动为爱国行动”，“政府千万不能使用武力镇压”。“希望尽速

解除戒严令“，著名企业家李嘉诚首次公开表示北京学生运动是爱国的，香港工商界应予支持。

晚6点，万里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中国驻美大使馆接见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联合会主席黄正东（耶鲁大学）、联络部长王小勤（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张小川（马里兰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主席）。万里肯定了学生的高度爱国热情，并对青年一代寄予殷切希望。

1989年5月23日 星期二

天安门广场白天的人数比往日减少，约一万余人。大多数人都到各交通要道守卫、宣传去了。由于戒严部队没有入城，广场秩序平静。学生指挥部传出的消息说，累计已有139所外地高校学生来广场声援。

新成立的广场临时指挥部（总指挥柴玲、副总指挥李录、封从德、张伯笠）从中午开始对广场拥有48小时指挥权，北高联撤到北大整顿，从此对广场失去了影响力。

下午1时，北京爆发各界人士参加的、5月20日发布戒严令以来规模最大的游行。主要横幅有“军管引起动乱，戒严引起瘫痪”、“不许枪指挥党”，主要口号有：李鹏下台、反对军管、撤销戒严令。新华

社称有一百万人参加游行，外媒有报导称有两百万人参加游行。

下午 2 时，来自湖南浏阳的余志坚、喻东岳、鲁德成用鸡蛋壳装油墨投掷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三个人当即被学生送到广场学生指挥部，经讨论表决，学生将三人送交公安机关。学生担心这三人是公安便衣，为镇压制造理由。

广场学生指挥部秘书长郭海峰随车送余志坚三人去公安局，途中向余志坚三人述说了学生的无奈、自己的矛盾心理。六四后余志坚被判无期徒刑（2000 年获释，现在美国），喻东岳 20 年（2006 年出狱，已精神失常，现在美国），鲁德成 16 年（98 年出狱，现在加拿大）。

包遵信等 30 多人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会议室开会，决定成立北京知识界联合会， “与学生真正站在一起，与邓小平等进行殊死斗争”，具体由包遵信负责，许良英、严家其等人作为发起人；发行《新闻快讯》，发表《首都知识界联合会成立宣言》。

王军涛、陈子明、包遵信、郑义、王丹、柴玲 60 多人在中国社科院召开首都各界联席会议，由王军涛、王丹共同主持，主要商讨如何使“这场运动更能

持久地坚持下去”，进一步沟通联席会议与天安门广场指挥部的关系。

包遵信签发的《北京知识界联合会成立宣言》称：“我们的意见是：1、取消戒严令，军队撤回原驻地；2、立即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罢免李鹏案；3、在解决上述两问题的基础上，切实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据北京火车站统计，当天赴京的外地学生逾万人，比前两天增多，主要来自河南、安徽、陕西、云南、河北、山东、江苏等地，河南学生最多。外地学生分批进京，每批在京停留两天左右，再由新来的学生接替，这样，即可保持体力，又可将北京情况及时带回去。

自 23 日起，各省、市、自治区、新华社香港分社、新华社澳门分社的党政负责人，按中央规定的时间先后进京，由杨尚昆、李鹏、乔石、姚依林 4 人一起或分头打招呼，通报对赵紫阳、胡启立做出的处理决定，并要求他们表态。

杨尚昆与江泽民单独谈话，说：“小平同志要我与你谈话。中央决定，万里同志将提前结束访问回国。北京局势现在很复杂，一些人想利用万里委员长的特殊身份重新挑起事端，扩大影响，小平、陈云、先念、彭真同志都一致认为让万里同志先回到上海，

由你代表中央向他介绍最近的国内情况。”这其实是将万里软禁在上海。

李鹏《六四日记》记载：乔石代表中央常委参加人大委员长会议。有的副委员长很激动，认为他们提的要求，中央一条也没有采纳。他们要求中央承认学生是爱国行动。乔石做了解释，指出戒严的必要性。大部分副委员长表示接受，少数副委员长思想仍然不通。

戒严部队尚未进入市区。戒严部队指挥部发言人说：“目前，执行戒严任务的部队正在进行热爱首都、热爱首都人民、热爱青年学生的教育和政策纪律教育。“（6月3日晚至4日凌晨，38军官兵乘坐挂着“三热爱”横幅的军车在长安街大开杀戒，用子弹表示热爱。）

戒严部队没有进城，官方称是为了避免军民冲突，其实是为了避免官兵在与学生市民的接触中了解学运真相。一直到6月3日晚开始清场行动，官兵都被封闭在临时军营，进行所谓的政治思想教育，灌输北京发生动乱的谎言。

上海逾30万各界人士上街游行，抗议北京戒严，围观及自愿追随游行队伍的市民更以百万计数。整个白天上海全城都处于一种亢奋状态之中。

晚 8 时许，广州爆发“省港澳“环广州市爱国民主大游行，约 50 多万广州学生、新闻界等各界人士及 300 多名香港 11 所院校的学生代表冒雨参加游行，高呼“省港学生心连心“、“要求民主自由“、“反对封锁新闻“、“打倒李鹏“、“声援北京学生“等口号。

湖北。武汉 10 所高校的 2000 学生分别在通向武汉钢铁公司的主要路口拦截车辆搭乘，到达武汉钢铁公司大门前，演讲、散发传单、静坐，要求武汉钢铁公司通电全国：不承认李鹏政府，号召工人大罢工。18 时 35 分，武汉大学等 5 所高校 3000 名学生到长江大桥和汉阳立交桥静坐，要求公安机关无条件释放被捕人士。游行、静坐活动使交通中断 2 小时以上。

黑龙江。哈尔滨十几所高校的一万余名学生上街游行，呼喊“反对军管“、“李鹏下台“等口号。游行队伍沿途演讲并散发传单。哈尔滨高校爱国运动委员会宣布成立。

河南。乘车赴京声援热潮继续升温，又有 2000 余名学生分别从汲县、安阳、焦作、信阳车站强行乘车赴京，赴京学生总数已超过 7000 人。

澳门爆发开埠以来的最大规模的游行示威，逾 10 万名市民上街游行，声援北京学运，抗议北京戒严，

占全澳人口五分之一的游行群众，使大半个澳门交通一度停顿。

1989年5月24日 星期三

上午 10 时，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保卫天安门广场誓师大会，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和首都各界联席会议宣告成立，联席会议召集人王丹代表联席会议发表《光明与黑暗的最后决战》的声明。柴玲带领约 10 万名学生宣誓：为了推进祖国民主化进程，为了维护宪法的尊严，为了中华民族不沦落为法西斯的专制统治，……我愿用我全部的生命和忠诚，誓死保卫天安门，保卫首都北京，保卫共和国。排除万难，斗争到底！

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有 7 名常委：总指挥柴玲、副总指挥李录、封从德、张伯笠和郭海峰、王丹、王超华，郭海峰任秘书长。王超华因分歧很快宣布辞职。王丹几乎不参与指挥部事务。

中午，外高联主席连胜德发动“政变”，占领了学运之声广播站，自任广场总指挥。李录很快率领纠察队夺回广播站。柴玲等对记者称连胜德有政治背景，连胜德则对记者指责柴玲等曾分发“逃亡费”逃离广场。

下午 2 时，北京知识界联合会继续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开会，一百多名社会科学界、新闻界人士参加。会议由包遵信主持，包遵信、王润生、苏焯、远志明、邓正来等十多人发言。

晚 9 时 30 分，北京知识界联合会的两名成员在天安门广场纪念碑下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北京知识界联合会成立，还宣布 25 日下午 1 时 30 分将组织北京知识界大游行，并称其他各界同时参加，欢迎万里回国。

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消息，五月份以来，北京地区的交通事故、火警及刑事发案率比以往都有所下降，人民生活稳定，商品供应充足。李鹏等人所谓的“动乱”真不知道到底发生在何处。

针对外地关于北京一些学生因绝食而死亡的传言，北京市急救中心奉命披露，截止 5 月 24 日晚 6 时，全市 32 所医院救治学生 9158 人次，留院观察 8205 人次，至今无一人死亡。

国家教委向各省、市、自治区教育部门和委属高校发出通知，要求坚决贯彻 5 月 22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出的关于严格控制进京人员的通知，旗帜鲜明地制止卧轨、拦截火车、强行登车等错误做法，制止学生来京串联活动。

李鹏分别与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广东省长叶选平、天津市委书记李瑞环、河南省委书记杨析宗、省长程维高谈话。江泽民态度十分坚定，拥护中央决定，认为中央决定也是对上海的支持。杨析宗表现出对赵紫阳有些同情，希望中央能宽大处理。

李鹏《六四日记》记载：晚上，我主持（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大家认为，对在幕后指挥动乱的那一些坏人，目前还不宜马上下手采取行动，重要的是掌握确凿证据。

华东师大一些党员召开全校党员大会，有千余名党员和群众参加。校内出现《华东师大共产党员声明》：以李鹏为代表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已丧失了对党心、民心的感应能力和判断能力，其倒行逆施已把我们的党、人民军队、国家又一次推到了动乱、分裂和内乱的边缘。

西安交大数学系学生党支部发表《致学校党委的公开信》：学生运动是一场广泛的民主爱国运动，决不是所谓动乱。“”要求立即召开全校党员大会，收集全体党员关于目前局势的意见，通过党内渠道立即向上级党委直至中央反映。

约 20 万香港市民参加民促会发起的“彻底打倒李鹏，反对中国内战”的大游行，其中大部分是中学生、宗教团体、演艺界、压力团体、社工等。横幅标

语除了要打倒李鹏外，更针对邓小平。例如“小平不要戒严，只要戒烟”、“皇帝时代已过，请您下来！”

【法新社台北二十四日电】约五千名群众周三集会，发出支持大陆学生要求民主运动的呼声。

台湾。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呼吁台湾各界团体与人士，捐出一日所得，并透过一切可行途径，尽速支援大陆青年因持续游行、示威或绝食所面临经济上的匮乏。该同盟秘书长马树礼说，自即日起在台湾银行营业部开设支援大陆民主运动捐款专户。

1989年5月25日 星期四

凌晨3时，全国人大委员长万里乘专机抵达上海虹桥机场，受到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市长朱镕基和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叶公琦的迎接。万里被安排住在西郊宾馆，江泽民将中共中央给万里的有关文件呈交给万里，并简单汇报了北京情况。万里不能回北京，实际上被软禁了。

上午，李鹏听取了国务院秘书长罗干有关慰问戒严部队的情况汇报，签署了致戒严部队全体官兵的慰问信，同时签发了《国务院关于坚决制止各地学生冲击铁路、强行乘车进京的紧急通知》。

北高联召开会议，制订了两套行动方案。会议决定立即派出5个宣传团到全国各地进行串联，在全国

搞统一行动。北师大学生吾尔开希、程真等 15 人已于今晨乘火车去天津，并拟进一步南下上海。

下午 2 时许，数以 10 万计的学生和各界人士响应新成立的北京知识分子联合会的号召上街游行，主要标语口号有“立即召开人大紧急会议”、“罢免李鹏总理职务”、“万里回国，人民期待”等。游行队伍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外地学生，主要来自济南、青岛、曲阜、包头、呼和浩特、郑州、洛阳、焦作、长春、合肥、石家庄、唐山、承德、长沙、武汉、南昌、南京等地。外高联一名学生说，目前已有全国 27 个省市自治区的 216 所高校的学生来京，人数逾 10 万人。

著名作家、《人民文学》主编刘心武在游行队伍中接受香港《明报》记者采访时说：“我激动地喊出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创作自由、新闻自由、学术自由口号，反对戒严，要求李鹏下台。这是我们编辑部同仁共同心声，希望全世界都支持我们争取应有的最基本权利。”

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后勤部部长王刚说，广场目前每天至少有五万名学生，加上流动人口，每人每天提供一个面包，就需要四万元人民币，昨天收到包括中央电视台转来的捐款共两万余元。

北高联一名负责人透露，这几天，广场的学生围绕撤不撤的问题争论很激烈，支持学生运动的知识分子也存在不同意见。据说，本来今晚要宣布撤离方案，但因柴玲等人的反对又一次搁置，反对的理由是“知识分子试图控制广场的学生运动”。

广场纪念碑基座的最高层是中外记者的活动中心。海外与港台记者每夜都加起摄影机，或无线话机，目不转睛地巡视广场，时刻期待着世界头条新闻的出现。大陆记者则聚在一起，交流着关于学生运动的信息。

上午，中共元老、前任全国人大委员长彭真邀请全国人大党内副委员长习仲勋、彭冲、廖汉生、耿飚、陈慕华、王汉斌，商讨对学潮和所谓动乱的看法。彭真说，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是违宪的。这次游行示威就是动乱。全国人大是代表 11 亿人民的，不能服从搞游行示威的那一小部分人。

李鹏《六四日记》称：下午，香港新华社分社许家屯来看我，我虽然很忙，但仍然抽空与他谈了话。他没有针对当前动乱局势谈什么意见，而提出想在福建搞新的经济开发区，有点不识时务，言不及意。许社长是来摸中央底的。

李鹏《六四日记》称：这几天戒严部队利用进城受阻的机会，开始内部整顿工作。有些部队来的匆

忙，缺乏思想动员，需要对官兵传达和宣传中央的决定，是每个战士对自己执行戒严的光荣而坚决的任务有充分的理解。

上海 20 余所高校的万余名学生上街游行，公开打出了“上海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旗帜。游行队伍在人民广场长时间停留，表示要向提前结束在美国访问回国的万里请愿，“要求召开人大特别会议，罢免李鹏，解除戒严令”。

天津爆发自戒严令发布以来最大规模的游行，文艺界、教育界、科技界、新闻界及高校学生逾三万人参加，打着“天津作家协会”、“南开大学教授”横幅的队伍走在最前面，许多人请游行队伍中的著名作家冯骥才、蒋子龙签名。

晚八时，太原钢铁公司一千多名工人上街游行，这是自学潮以来太原市工人首次走上街头。游行队伍的横幅写着“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在山西大学、山西经济管理学院、山西农业大学数百名学生簇拥下，工人队伍来到五一广场，发表了声援学生宣言。

台湾表演艺术联盟发起捐款活动，代表台湾民众对大陆学生民主运动的支持，到今天下午 3 时止，已收到捐款新台币 125 万 2 千 7 百 99 元。这笔捐款将由港九文艺界人士带到北京，作为绝食学生疗伤养息之用。

【法新社法国斯特拉斯堡电】欧洲议会周四吁促中国官员与北京示威学生公开对话，并对中国当局实施戒严表示关切。该决议称赞了参加示威游行的学生和各界民众在争取自由与民主中所表现的决心与勇气。还专门对赵紫阳处理学运的方法表示赞赏。

据外国媒体报导，在北京观望多日的众多国外商业机构今日决定暂时撤离北京。外商接受访问时均表示对形势感到悲观。

1989年5月26日 星期五

北京气氛平静，街上没有出现大的游行队伍。由于奉命出动的北京各高校及外地高校赴京工作的干部、教师的劝说，天安门广场静坐的学生明显减少，北京学生绝大部分已撤离广场，滞留的学生主要是外地学生。

北京火车站前，大量外地进京的学生排队等待返回，新来北京的学生已经不多。中国国务院铁道部有关负责人说，已经准备了一些专列或车厢，供离京的学生使用。减少外地学生在京的人数，是当局为天安门广场清场所采取的一项措施。

中午，广场临时指挥部过渡为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继续行使广场指挥权，柴玲等人的职务不变。北高联已无力重回广场“执政”。广场上已无力量可

以取代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核心人物为柴玲、李录、封从德、张伯笠。

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陈云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发表讲话。27位常委中22人到会，张爱萍、李德生、黄华、李一氓、程子华等5人“因病因事”请假。据了解，张爱萍、黄华等人是因为对戒严和处置赵紫阳的做法有意见而请假的。

下午，彭真邀请民革主席朱学范、民盟主席费孝通、民建主席孙起孟、民进主席雷洁琼、农工党名誉主席周谷城、九三学社名誉主席严济慈、全国工商联主席荣毅仁等7名非中共党员人大副委员长在人民大会堂座谈，陪同彭真出席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丁关根、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阎明复。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副总理姚依林向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传达了关于赵紫阳问题及中央的处理意见。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中共中央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也于当日分别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迅速结束动乱的指示。

今天是中共高层通过各系统渠道，贯彻中共元老和政治局常委决定，彻底公开赵紫阳问题并力图排除赵紫阳影响的行动最为广泛的一天。这一系列动作，

预示着当局对学生运动采取镇压行动的时机即将到来。

王军涛、包遵信、王丹、甘阳等 40 余人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礼堂召开会议，形成四条决议：（1）要求李鹏下台；（2）军队撤离；（3）天安门静坐坚持下去；（4）组织动员工人罢工。

下午，北高联主席杨涛（北大历史系学生）对柴玲、封从德、张伯笠等人说，北大筹委会建议学生撤出广场，开展全国性的空校运动，官方不答应学生要求，就不复课。封从德对空校运动非常感兴趣，补充了一系列实施细节。李录反对空校运动。

清华大学学生、北高联常委周峰锁说：“89年5月23日开始，北高联在北大每天开会讨论广场形势，在26日所有代表一致要求在5月28日世界华人大游行之后全班撤离广场。我起草了《撤退宣言》，杨涛起草了《空校宣扬民主》声明。杨涛和王超华代表北高联到广场促使广场指挥部撤离。”

北京工自联发言人韩东方说，官方已对他们的行动进行干预。目前他们正寻求途径将工自联合法化。工自联总部设在天安门西门内。早晨8时半，一名自称为天安门管理人员对工自联人员进行威胁，要他们明天撤离，否则会有后果。这个人其实是北京市政府官兵。目前工自联门前经常聚集一批便衣。

保卫广场指挥部为了让同学们有点娱乐，心情轻松一些，特别邀请了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的学生和摇滚乐队“五月天”到广场表演。演唱会在翌日清晨五时结束，在场的逾万学生放声齐唱《国际歌》。

中央音乐学院数百名学生合唱了《我的祖国》、《血染的风采》和电影《英雄儿女》主题曲。何勇等五人的“五月天”摇滚乐队把通宵音乐会带入高潮。唱了《大约在冬季》、《跟着感觉走》、《不是我不明白》等。

侯德健是演唱会的嘉宾，翌日凌晨3时许来到演唱，将演唱会带到高潮。他先唱了他的成名曲《龙的传人》，又邀请吾尔开希一起唱了一首新歌《下去吧》。这是天安门广场上学生度过的最轻松、最快乐的一个晚上。

目前，北大、清华大学、北京航天工业学校、人民大学已有一千多名学生参加宣传工作，分路线到上海、天津、济南、武汉等大城市的大学、工厂企业、农村向人民宣传这次爱国民主运动的真相及意义。

天津市经贸委主任张炜日前在天津市的表态会上，公开表示反对动用武力镇压学生运动，宣布辞职。这是第一个局级干部辞职抗议。张炜曾任北大学

生会主席、共青团北大团委书记、全国学联副主席、天津开发区主任。当时已内定升任天津常务副市长。

傍晚，大批香港市民云集维多利亚公园，参加由突破机构及香港基督徒学生福音团契合办的“中港青年一条心”全港青年大集会，集会人数超过 20 万。

陕西西安一些高校万余名学生聚集在西安市新城广场，参加陕西高校民主爱国运动联合会成立大会。

湖北武汉 20 所高校 40 余名学生代表在武汉大学开会，宣布成立武汉地区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会上决定将洪山礼堂一带建成像天安门广场那样的根据地。

1989 年 5 月 27 日 星期六

天安门广场仍有逾万学生静坐请愿。天安门城楼西侧工自联广播站不时播出文章，时常有数百名群众在听。许多外地在广场静坐的学生因各自学校干部、教师的劝导而离京，撤离的学生一致表示“人可以走，旗帜不能撤”，将校旗留在广场。仍有一些外地学生赴京声援。

上午 11 时至下午 5 时，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在中国社科院开会，王军涛、王丹、刘苏里、刘晓波、包遵信、甘阳、老木、柴玲、封从德等与会。

逐条讨论包遵信、甘阳起草的《关于时局的十条声明》，该声明当天由联席会议、保卫广场指挥部、工自联等组织联署发表。柴玲在会上提出了空校运动计划，当即遭到王丹、吾尔开希的激烈反对。吾尔开希表示要南下，动员更多的外地学生进京声援。联席会议没有通过空校运动计划。

清晨，广场学生广播称有便衣在广场活动，这些便衣的特点是多数穿白衣绿裤，提醒学生看好自己的衣物，以免被人拿去化装。呼吁学生发现便衣时保持冷静、克制的态度，将他们送出纠察线外。稍后，学生发表了《告便衣警察书》：负责特殊使命的警察们，你们辛苦了！在你们当中，许多人年纪与我们相若，或是我们的老大哥，有些走出校门不久……十多年前，你们的一些人在四五运动中大打出手，有些人后来十分懊悔，相信你们是不会忘记这个历史教训的。

曾任北高联常委的马少方对记者说，现时撤出天安门广场是错误的，因为广场已成为五月全民爱国民主运动的象征，广场是一个精神的凝聚点，如果在广场的旗帜撤走，这次爱国民主运动就垮了，在广场只要有学生在，人民都会以积极的态度争取民主。

《北京日报》报导，从5月16日到26日早上，乘火车进京外地学生达17点2万人次，离京学生8点6万多人次。目前每天仍有1点6万学生乘火车进

京。这种状况，给铁路客运造成严重困难，致使列车运行秩序混乱。

晚上，北京工自联五名常委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前举行记者会，发表《告海外同胞书》，并号召全北京市工人一同要求废除军管。工自联详情参见李进进《记第一个工人自治组织－北京工自联》
<http://is.gd/clkd5h>

（工自联五常委之一赵品潞生于 1956 年，北京人，中国铁道部所属企业工人，因遭中国政府通缉逃亡三年，1992 年底经香港流亡美国，靠打工为生。2004 年 3 月 9 日因肺癌晚期在纽约皇后医院去世，生前他曾希望回到祖国。）

新华社以通稿形式向全国发表万里的书面谈话，表示支持邓小平等人的决定。这份谈话由万的秘书起草，万于 26 日签署，当天报送中央。万在压力下终于屈服，书面谈话发表后获准回北京。

下午，召开 7 届全国政协第 18 次主席会议，就中共中央、国务院为制止动乱、稳定局势所采取的决策表明态度。政协第一副主席王任重主持会议，马文瑞、屈武、方毅、孙晓村、司马义·艾买提、程思远、侯镜如、阎明复、钱正英、钱学森等发言，李先念总结讲话。

李鹏向邓小平、李先念、陈云报告称：鲍彤泄露北京戒严这一最高机密，蛊惑人心。建议立即予以法办。在当晚中共元老召开的会议上，中共元老同意了李鹏的建议。李鹏随即下达逮捕鲍彤的命令。

晚上，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彭真、邓颖超、杨尚昆、王震和薄一波再次聚首邓家，商议江泽民接任中央总书记、戒严部队进城恢复秩序等事宜。会议持续了约 5 个小时。

香港专上学生联合会等组织在天安门广场设立了物资联络站，并向全港市民紧急呼吁，尽快捐送各类物资，包括毛毯、睡袋、通讯器材、现金等。

晚 7 时许，吾尔开希、柴玲、王丹、王超华等以学生指挥部名义召开新闻发布会，呼吁在 5 月 30 日举行游行，把这次于 4 月 15 日开始的学运推向高潮，并宣布游行后撤出天安门广场，外地学生返回原地，等到 6 月 20 日人大会议召开时再组织游行集会。

下午，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美京华人各界联合会及美国东部约 20 所大学的中国留学生、访问学者约五百人，到中国驻美大使馆门前举行示威活动，抗议中国政府镇压学生运动，要求立即解除戒严，召开全国人大会议，用民主法制解决中国的危机。

在美国西海岸旧金山，加州大学“爱华社”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共同组织了

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门前的示威游行。据悉，有五六十所大学共四百多名中国留学生参加了此次示威游行。下午，旧金山侨界在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门前举行了有四千多人参加的大规模示威游行，支持中国民主运动。这种规模的抗议声援活动在旧金山侨界是少见的。

下午，一千多名中国留学生、华侨在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门前举行了示威活动。

港支联主办，长达12小时的“民主歌声献中华”演唱会在香港快活谷马场举行。参与演唱的演艺界人士逾三百人，在场观众人数经常维持近30万，估计入场人数全日达50万人，筹得捐款总数超过1300万港币。参加演唱会的歌手除香港本地演艺界人员成龙、梅艳芳、汪明荃（全国人大代表）以外，定居大陆的侯德健，正在日本的台湾歌星邓丽君等也专程赴港出席。侯德健并带领全体演艺人员高歌一曲《龙的传人》。

1989年5月28日 星期日

上午，自以为是按通知去参加政治局常委会议的鲍彤，被捕了，被送往秦城监狱。当天对赵紫阳的看管更加严了。事实上，从5月28日起，赵紫阳就开始了软禁生活。

上午 10 时始，北大等校学生从校园出发，响应“全球华人大游行”号召，下午 1 时许，游行队伍陆续抵达天安门广场，与广场上静坐的学生及北京界的一些游行队伍汇合。参加游行的高校逾 300 所，人数最多时约 5 万人，游行的规模比以前已减小许多。

参加天安门广场静坐的学生，特别是刚从外地来京的学生普遍反对 5 月 30 日撤离广场的决定，坚持要继续静坐下去。今天，在广场的北京和外地学生代表再次讨论是否撤离广场，经举手表决，决定继续静坐。柴玲说：我们要坚持下去，直至 6 月 20 日人大召开为止。不过，由于成批外地学生返回，以及学生对广场拥挤、不卫生的状况感到厌倦，广场上的人数已由高峰期的 30 万人减少到不足 1 万人。尽管广场上又支起了一些新的帐篷，但静坐学生尤其是外地学生的物资和资金条件确已达到极限。

晚上，包遵信、王军涛、吾尔开希、王丹等人在北大开会，讨论在新形势和新条件下，包括在动用军队时继续斗争的策略。要求将学运的工作转移到对工人、职员、农民等社会各界人士及解放军官兵的宣传鼓动上来。

晚上，李鹏和丁关根谈话。丁是邓小平的牌友，了解邓的想法。丁说，去年举行全国工会代表大会时李先念找邓小平谈了赵紫阳一些问题。邓当时已看清

楚，赵是搞自由化的人，迟早非下台不可，但由于影响太大，一时又找不到合适人选，所以下不了这个决心。丁关根对李鹏说：陈云和先念同志连续几年冬季在上海休息，经过长期考察，他们先后向小平同志推荐江泽民任总书记。

香港《快报》报导，保卫广场指挥部今日凌晨举行会议，副总指挥张伯笠表示，已计划利用香港中文大学和港人捐款买的部分帐篷，在广场上设立天安门广场民主大学。

消息人士透露，戒严部队已由原地待命改为准备进京。昨日下午一时半，在北京北郊的马甸曾有 7 辆军车试图驶入北京市区，车上官兵全副武装，被学生市民发现拦阻，有 3 辆军车强行闯过。

上海 20 所高校及中科院、上海市社科院等约 12000 人参加“全球华人大游行”，打着“我们没有话说”、“为民主、为自由，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一息尚存，我们要呐喊”、“我们敢于顶着压力干”等标语，先到人民广场，后到市政府门前。

江苏。南京一些高校近万名学生参加全球华人大游行，呼喊“召开人大”、“罢免李鹏”等口号。

天津。南开大学等校一千余名学生参加了全球华人大游行，呼喊“打倒独裁政府”等口号。

湖北。武汉大学、华中师大等校逾两千名学生参加全球华人大游行。

黑龙江。哈尔滨工业大学、黑龙江大学等校逾四千名学生游行，呼喊“打倒李鹏”、“反对戒严”等口号。

四川。成都的8所高校逾两千名学生参加全球华人大游行。

浙江。杭州的浙江大学等校逾四千名学生参加全球华人大游行。

陕西。西安的10所高校5500余名学生参加“全球华人大游行”，呼喊“罢免李鹏”、“完了？没完！”、“我们不是权力斗争的工具”、“为捍卫人权而战”等口号。

约150万名香港市民响应“全球华人大游行”号召上街游行，规模之大，被主办单位形容为全球之冠，而且是“由港人一齐写下香港有史以来最光辉的一页”。游行今午于中区遮打花园开始，历时8小时结束。

参加香港大游行的团体众多，包括一些左派机构，如《大公报》、《新晚报》、香港工会联合会数千成员，还有各大专院校学生会、同学会、伊斯兰青年会、香港作联作协、香港演艺界、宗教（天主教、基督教、佛教）团体，以及不少街坊会居民团体等。

游行开始前，主持人之一张文光宣布，港支联昨天已将第二批捐款送交北京学生，在争取民主、自由的道路上，我们无愧做个中国人。全场一片欢呼声。游行在《为自由》的歌声中开始，司徒华、李柱铭、何俊仁、刘千石、李华明、郑经瀚及学联代表等走在前列。

上午，台北市包括陈映真、卢勘平、孙越、王晓波约一万人响应“全球华人大游行”号召，在中正纪念堂集会并游行。高雄市多所大专院校师生百余人从中正文化中心游行到中华体育场，分别投入这场以“血脉相连、民主万岁”为诉求的游行活动。

近千名中国留法学生参加全球华人大游行，在巴黎集会游行。

三千多名中国留学生、华侨参加全球华人大游行，在澳大利亚的悉尼市市区游行示威。

1989年5月29日 星期一

天安门广场和北京街头都比较平静，没有出现游行队伍。自下午起，人民大学、北师大、政法大学等校学生自治组织广播站都发出了开展“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进行“空校”的呼吁。

香港中文大学女学生潘毅等人在天安门广场东北角设立了“香港支援大陆民运物资联络站”，提供

香港人捐助的 200 顶小帐篷等物资，广场上搭起了许多彩色小帐篷，每顶帐篷可容 5 人左右。

香港专上学联赴京声援团决定暂时冻结声援北京学运的百多万港币的捐款。香港专上学联副秘书长奚小英解释是由于天安门广场指挥部的财政结构过于松散，学运本身出现严重分裂，暂时没有一个值得信赖的机构。

广场学生领导机构显示混乱情况。广场指挥部是以北京学生为骨干组成，但目前外地学生占了多数，指挥就不那么灵了。于是今晨进行了改组广场指挥部的讨论，但新的指挥部能否顺利诞生仍令人怀疑，北高联、外高联、绝食团三者要协调好关系并不容易。

纠察队组织也同样混乱。纠察队员在外围消失了，而内围即纪念碑基座上却出现了特别纠察队，据说是保卫指挥部各部门的。在凌晨的各校代表联席会议上，纠察队负责同志提出辞职，原因除了身体不行外，是广场上发号施令的多，发通行证的人多，无所适从。

学生的广播系统也混乱。绝食团和指挥部的播音各自为战，互相干扰。下午，指挥部曾在播音中呼吁绝食团协调，同播《国际歌》。这样的呼吁不能由近在咫尺的负责人走到一起协商解决，而要由喇叭公开呼吁，已反映双方关系不好。

财务上的情况就更复杂了，曾出现有人拿着大批捐款在广场上转来转去，找不到一个可以接受捐款的人。学生指挥部负责财政的同学也因为知道没有较完善的财务管理方法，不敢接受大笔的捐款。封从德对财务管理方法和管理人员进行了整顿。

全国人大常委会秦川表示，他将在6月下旬举行的人大常委会会议上，提出追究在这次学运中谁提供错误及片面资料，导致中央作出不当决策的责任。秦川是在接受香港《文汇报》记者访问时作出上述表示的。

北京知识分子联合会总召集人之一包遵信对香港《明报》记者说，现时的民主运动缺乏理论指导，他有一个构想，呼吁有心人在香港办一份理论性刊物（最好是半月刊），内容以推进中国的民主化为主。希望中港台和海外知识分子联合撰文，研究这次大型运动下一步应如何走。

晚10时30分许，中央美术学院等8所北京艺术院校几百名学生将“民主之神”的石膏雕像分块，用6辆三轮车运到天安门广场国旗杆南边。晚12时许，几十名学生开始搭建脚手架，要将塑像逐块连结起来。在安装现场，学生们拉起了一道纠察线，有上千人围观。据说，策划者的原意是想在天安门广场竖立一尊“自由女神”像，后定名为“民主之神”，希望

以民主、自由为精神支柱，使更多的学生在广场坚持下去。有 50 多人参与了塑像的设计和制作，费时约一星期。

王军涛主持召开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表示支持刘晓波和周舵到天安门广场绝食的决定，绝食是刘晓波的决定，联席会议负责刘晓波等人绝食的后援、新闻发布等事宜。

《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等发布消息说，近几天来，“各地群众对仍在天安门广场静坐的学生甚为关切，不断给党中央、国务院来电来信，要求转告这些学生尽快撤离天安门广场，回校复课。”这显然是中共当局在为天安门广场清场制造舆论。

李鹏《六四日记》记载：晚上，我主持常委碰头会，再次明确由乔石分管戒严指挥部。还议论了新的常委人事问题，提出江泽民新进常委，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均保留常委。对赵紫阳的错误的定性，大家认为不仅是纵容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还有分裂党。大家还重点讨论了如何清理被动乱学生占领的天安门广场，戒严部队既要进来，又要尽量避免发生流血冲突，这是当前最难处理的事。

晚 12 时，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约 300 人参加的各校学生代表会议。主要内容有三：一是由柴玲分析

形势：坚持下去可能要流血牺牲，还唤不起民众。目前困难很多，主要是外地和北京的学生不团结，经费也很困难。自己能力有限，身体不适，要求辞去总指挥职务。二是代表一致同意由北高联、外高联、绝食团三方面联合组成全国高联。广场上的学生将坚持到6月20日人大召开之后，用香港支援的帐篷以广场为根据地，办成黄埔军校式的大课堂，设立教室。三是有关下一步学运的建议：1、建立一个统一的决策机构；2、加强宣传，发动群众；3、争取工人、市民的同情和理解；4、继续采取上街募捐的方式筹集经费；5、在广场留下少数代表，大多数人作为火种回到原单位。

湖北。北高联的“民主自由宣传团”近20人到达武汉。19时40分至21时40分，武汉地区15所高校学生自治组织的负责人开会，“民主自由宣传团”的7名成员也参加会议，并介绍北京情况。

江苏。在南京的一些重点高校发现有北大、中国人民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师大等校20余名学生前去进行串联活动。这些学生在与各校学生自治会取得联系后，在学生中发表演讲，鼓动学生参加空校运动。

上午，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大等校出现《上海高校自治联合会通告》，称：“从今日起，开展空校回家运动。”并提出四条具体要求。

1989年5月30日 星期二

凌晨，北京工自联常委钱玉民、沈银汉、白东平及骨干成员刘强分别被捕。沈银汉在北京饭店附近的东长安街被便衣抓上警车时奋力挣扎，丢下两个笔记本，一名市民捡到笔记本，特意到广场学生指挥部报讯。

上午10时45分，北大等校学生、工自联常委韩东方、法律顾问李进进及一些成员，约4百多人到北京市公安局前静坐，要求释放被捕工人。双方经过谈判后仍未获得解决，群众越聚越多，包围公安局达7小时。部分学生及工人转往公安部及国家安全部静坐，等候答复。

新华社北京电：据北京市公安局负责人介绍：一支扰乱首都正常社会秩序的号称“飞虎队”的摩托车队组织已被摧垮，其中11名带头闹事分子已被公安机关拘留审查。这支摩托车队从5月15日开始在北京街头出现。这个车队少则几十辆，多则三、四百辆。

高达7米的“民主之神”塑像在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北侧安装完毕，吸引了数以万计的围观者。在“民主之神”像揭幕时，北高联一名负责人宣读了表明设立“民主之神”目的的《民主之神宣言》。

北京市天安门管理处发表声明说：天安门广场是我国举行政治性集会和迎宾活动的重要场所，是非常庄严肃穆的地方。现在有人把什么‘女神’像搭设在天安门广场，……我们坚决反对。我们相信，全国人民也会坚决反对的。

上午10时许，保卫广场指挥部在纪念碑台阶上召开有中外记者参加的消息发布会，宣布柴玲、王丹将回北大休息，广场由封从德、李录全权负责。李录代表指挥部讲话：“现在局面已到了一个紧急关头，学运发展处于一种非常悲哀的境地。”李录说：政府只有答应四项要求：撤销戒严令、撤回军队、保证不对参加这场运动的任何人进行秋后算账、实现新闻自由，我们才能与政府对话。今后，我们仍坚守广场，进行各种和平形式的斗争，同时，发动更广大的同学参加到这场运动中来。

北京各大院校普遍贴出了北高联的通知，要求“实行空校战略，离校回家搞宣传。利用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推进民主爱国运动”。据北京市教育部门初步统计，北京各高校已有约三分之一的学生离校。

中国铁道部负责人介绍，截止 30 日晚 10 时，外地进出京学生已超过 40 万人次。现在，进京学生大量减少，离京学生日逾 2 万。自戒严以来已有 18 万人次外地学生离京，仅 29 日就走了 3 万人。进京学生则锐减，29 日约为 188 人，30 日约为 160 人。

李鹏《六四日记》记载：上午，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游行示威集会法草案。没有通过这一草案，原因是该草案指导思想不对头。以强调维护公民权利为由，实际上对反党反社会主义这类活动采取放任自流。会议决定由公安部牵头进行修改，由国务院常务会议再进行讨论。下午，王震同志握着手杖颤颤巍巍地来见我。他对当前局势很着急，他说要带领自己随身警卫人员到广场和动乱分子硬拼一场。王老精神虽可嘉，但这个办法行不通。晚上，我主持常委碰头会，北京市委提出组织百万工人大游行方案，以显示工人反对动乱，支持戒严，结束当前僵持的局面。李锡铭表示市委对组织这样一场游行有把握。但是我们都感到北京市没有这个把握，所以，没有对此建议作出决定。

广场学生指挥部决定对学生营地进行整顿，柴玲任命郭海峰为整顿总指挥。实际上，整顿方案及图纸，都是由香港学联赴京学生潘毅等人完成的。

在新华门外已静坐 13 天的 30 多名中国政法大学学生，表示会继续静坐，直至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撤退为止。这批学生从本月 16 日始在新华门外静坐。其中一位学生代表表示，他们连日来的饮食主要靠市民和募捐捐款维持。

下午，江泽民从上海乘专机抵京。这次进京，对江泽民来说颇感突然，毫无思想准备。傍晚，江泽民分别受到陈云、李先念接见，得知将出任中共总书记。

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发起学生徒步赴京请愿活动，已有二百多名学生报名参加。南京各高校都已贴出通告，分头组织报名，6 月 1 日上午 9 时在南京鼓楼广场集合出发。打算通过这次行动沿途宣传，把这次学生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外地大多数高校基本复课。各地高校赴京学生大部分已返校，但受空校运动影响，上海、天津、江苏等地一些高校在校学生开始减少。北高联派遣的“南下民主宣传团”继续在江苏、上海、湖北等一些地区的高校中活动。

山西太原仍有 7 所高校的千余名学生在五一广场集合后游行，呼喊“纪念五卅”等口号，抗议太原钢铁公司公安处逮捕参加游行的工人。

1989 年 5 月 31 日 星期三

邓小平、杨尚昆批准了戒严指挥部关于部队进入北京市区执行戒严任务的实施方案。戒严指挥部将实施方案以命令形式下达北京军区、沈阳军区、济南军区和空军。今日，进驻首都重点警卫目标区的戒严部队开始着装上岗。

早晨，保卫广场学生指挥部广播说，天安门广场内各种简陋帐篷将分批拆除，代之以香港学生送来的新式帐篷，组成十个帐篷方阵，纪念碑北侧有八个方阵，120多个帐篷，每个帐篷可容纳20人；纪念碑南侧两个方阵，200个帐篷，每个可容纳5人。全部帐篷可容纳约3500人。

中午，全国人大委员长万里从上海乘飞机回到北京。下午5时半，万里去见李鹏，李鹏把江泽民将接任中共总书记的方案向他透露了。万里很惊讶，对李鹏说：我原来估计你会接任总书记。

【新华社北京电】进驻首都重点警卫目标区的戒严部队官兵近日开始着装上哨。进驻的单位包括首都机场、北京火车站、电报大楼等。（其实戒严部队还进驻了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等新闻机构）。

鉴于即将对天安门广场进行清场，为了鼓舞士气，在前几日解放军三总部的副职慰问戒严部队的基础上，当天，总参谋长迟浩田、总政治部主任杨白冰

和总后勤部部长赵南起前往各戒严部队驻地慰问官兵。

各戒严部队已做好天安门广场清场准备，制订了各种方案，各部队团以上指挥官均奉命化装进入北京城及天安门广场勘察进军路线、社情、民情。学生及民众并不了解这个情况，未引起重视。

上午，邓小平找江泽民谈话，谈话没有任何文字记录。下午，邓小平找李鹏、姚依林谈话，邓小平担忧李鹏不服气，特意要求李鹏、姚依林必须以江泽民为核心，很好地团结。

上午，中共元老李先念、彭真、王震、宋任穷、杨尚昆聚集陈云家中，研究如何处理赵紫阳、胡启立，一致决定应严厉处置赵紫阳。

李锡铭、陈希同策划了在北京郊区的顺义县、大兴县和怀柔县分别举行支持戒严的集会游行，假借以集会群众的名义分别发出致中共北京市委、市政府的公开信，要求“尽快恢复首都秩序，坚决制止动乱”。这次集会游行才真正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

晚 8 时，天安门广场周围有北京和外地学生 1000 余人游行，抗议警察拘捕三名北京工自联常委及部分“飞虎队”成员，游行队伍前往北京市公安局静坐。至晚 10 时，北京公安局前的静坐人数近万人。

晚 10 时，香港学联主席林耀强等人出面约广场指挥部（柴玲、李录、封从德）、北高联（王超华、梁擎墩、王正云、程真等）、外高联三个组织的骨干在北京饭店（后移到王府饭店）聚会，希望这三个学生组织的骨干通过沟通，形成一些共识。聚会没有什么成果。

北高联秘书长、北大物理系研究生王有才说，作为北高联成员服从组织决议。但个人认为，目前形势下在广场继续坚持静坐请愿已无必要，也不可能取得什么成果。所以主张撤下来，好好地反思和总结一下，再决定今后行动，外地学生也应尽快返回原地。

上海、天津等地高校受空校运动影响，大批学生离校回家。各地官方加强了对学生自治组织及负责人的压力，吉林工业大学学生会负责人宣布退出学生自治会。不少高校的学生自治组织已解散。南开大学学生会主席以学生运动已取得成果的名义，发表辞职声明。

法新社台北电：台湾估计约有 100 万名学生周三冒雨手牵手连成 240 英里长的人链，象征台湾青年的“血肉长城”，以示支持中国大陆民主运动。这些学生挥舞旗帜及唱着爱国歌曲，由台湾岛北部的基隆市沿着公路连续至南部的高雄市。该活动是由半官方组织三民主义大同盟发起的。

左派、亲中国官方的香港工会联合会理事长郑耀棠以全国人大代表身份，与香港其他 5 名全国人大代表一起举行记者会。要求中国召开特别人大会议，承认学生爱国民主运动，解除北京戒严。

1989 年 6 月 1 日 星期四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许多家长带着子女到天安门广场，参观民主女神塑像，受到静坐学生们热情的欢迎。“学运之声”播出了给儿童的信，表示节日的祝贺。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昨天就筹备为来广场的儿童举办联欢会，准备了气球等小礼物。

根据李鹏指示，李锡铭、陈希同以北京市委、市政府的名义向中央政治局提交《关于动乱的实质》的报告，当天送给全体政治局委员，意在为天安门清场提供依据。这份报告对事态的判断和估计远远脱离了客观实际，第一次提出“极少数人要进行反革命暴乱”。

根据李鹏指示，国家安全部向中共中央报送了《关于美国等国际政治势力对我国的思想与政治渗透的报告》，这份报告被送给全体政治局委员，为即将采取的军事镇压寻找借口，报告称“这场运动得到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支持，真正目的就是在中国实行和平演变”。

戒严部队指挥部向中央政治局、中央军委报告，“戒严部队全体官兵已经做好了从精神到物质的全面准备，只待中央军委的命令”，即可开赴天安门广场进行清场。这份报告，是促使邓小平等人最后下达清场命令的一个重要因素。

李鹏《六四日记》记载：戒严部队在夜间避开了动乱者的监视，已通过人防地下通道，陆续进入人民大会堂和天安门午门之间的场地。

李鹏《六四日记》记载：晚上（政治局）常委开碰头会。会议原则同意北京市和戒严部队提出的清理天安门广场的方案。时不我待，再不清理实在不行了。但大家认为，由工人纠察队出面清场比戒严部队直接清场要好，会议确定以工人纠察队为先导，戒严部队为后盾的方式清理天安门广场。

中午 12 时，保卫广场指挥部召开临时记者会，柴玲讲述：凌晨 4 时左右，她和封从德正在广场帐篷入睡，王文等四人冲进来绑架。李录等人闻讯赶来，她与封才获救。柴玲承认认识绑架者中的王文等三人。李录表示，指挥部认为这是一次有预谋、有组织的绑架活动。

柴玲等人将“绑架事件”说成是有政治背景的，但王文反驳说，只是对柴玲和广场财务有所不满，具体提到柴玲等指挥部主要成员 5 月 21 日曾每

人分发 1 千元逃亡费。王文是北京农业工程大学学生，与王丹、吾尔开希等一起发起绝食请愿，曾任绝食团团团长。

三名北高联代表（为首者人民大学学生马少华）及两名北京工自联代表（为首者韩东方）在一批人民大学外语系学生声援下到北京市公安局，要求澄清日前三名工自联成员被拘捕的事实真相，要求释放 11 名“摩托车队”人员。公安局表示，下午已释放了三名工自联成员。

一千多名头戴钢盔的北京军区炮兵第 14 师官兵首次走出北京火车站公开操练，显然是向距此两公里的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显示力量。这是戒严部队连续第三天向学生“示威”，显示一切部署就绪，准备进入天安门广场驱逐学生的一个迹象。

近两日，北京的报纸电台电视台大量发表“呼吁制止动乱”的来信或来电，这些来信来电均不署真实姓名，例如“北京七名中年知识分子”、“北京十名市民”、“四川一党支部”、“湖南四十四名中学生”、“北京部分少先队员”等。这显然是在为清场制造舆论。

在中国外交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政府发言人丁维峻受权就北京市政府根据国务院关于在北京市部分地区戒严令所发布的第一号、第二号和第

三号令的有关条款作了 7 条说明，都是关于禁止外国记者、港澳台记者在京采访的。

【新华社北京电】英国广播公司驻京记者麦杰思、日本读卖新闻社记者大岛则之，在戒严期间，违反北京市政府令进行活动，受到了北京市公安机关的警告。

晚上，刘晓波在北师大门口发表绝食演讲。他说：“现在政府一再强调极少数人，所谓的一小撮，看来就是类似我这样不是学生身份的人。我是一个有政治责任感的公民，我做的一切都是合理合法的。我不怕当黑手，我反而以当黑手为自豪，为骄傲，为荣光！”

刘晓波（北师大讲师、文学博士）、侯德健（台湾作词作曲家、歌手）、周舵（四通公司综合计划部部长、社会学博士）、高新（北师大周报前主编）四人将于 6 月 2 日去天安门广场绝食的消息，立即被北大、人大、清华等一些高校学生自治组织的广播站散发。

南京十几所高校近 800 名学生所组成的“南京高校联合赴京民主长征队”9 时在南京鼓楼广场集合出发。据参加长征队的学生讲“这次徒步赴京的目的是：沿途宣传民主，唤起民众，6 月 18 日抵京，掀起

新的高潮，对即将召开的人大常委会会议施加压力”。

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等校有人呼吁搞“不合作运动”。上午，南开大学出现呼吁“不合作运动”的大字报称：1、抵制购买今年的国库券；2、把银行存款取出，摧毁李鹏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3、开展空校运动，师生都回家。口号是“李鹏不下台，我们不回来”。

晚上，安徽大学等4所高校近千名学生在合肥市政府广场为离京返回合肥途中坠车死亡的安徽大学学生刘玉根开追悼会。

1989年6月2日 星期五

上午，北大、人大、北师大、北京科技大学等校园相继出现一份大字报，呼吁学生到《北京日报》社抗议。下午2时，以上述四校为主的近千名学生骑自行车游行。下午4时许，游行队伍到达《北京日报》社。学生们将一份份6月1日的《北京日报》集中在《北京日报》社门前点火燃烧，抗议该报6月1日刊登《天安门广场啊，我为你哭泣》一文。学生们呼喊“北京日报，胡说八道；颠倒黑白，死路一条”、“北京日报，诬陷造谣；长此下去，人民不要”等口号。

上午，邓小平、李先念、彭真、杨尚昆、薄一波、王震等中共元老和留任的政治局常委李鹏、乔石、姚依林一起开会，共同就“迅速制止动乱，恢复首都秩序”，并对天安门广场清场做出决定。

下午，杨尚昆主持召开中央军委组成人员和戒严部队指挥部负责人会议，根据邓小平、李先念等中共元老的决定，命令一部分尚在北京郊外的戒严部队于6月3日零时（即6月2日晚）进入北京市区，向警戒目标开进。

27集团军奉命秘密进驻人民大会堂，从晚9时起，该集团军官兵穿便装、分批沿虎坊桥、珠市口路线向人民大会堂开进，被民众发现，遭围堵。李锡铭、陈希同下令北京市人武部、宣武区政府、街道办事处全力协助27集团军。

65集团军奉命在晚上12点前以秘密行进、分散潜入的方式，进驻人民大会堂。该集团军官兵穿便装、分批抵达中南海，然后经地下通道进入人民大会堂。晚10时，逾4千名官兵全部抵达人民大会堂，武器弹药则用挂地方车牌的车辆运抵人民大会堂。

下午，63集团军187师官兵穿便装从石景山地铁站出发，分别抵达北京火车站、崇文门、前门等地铁站，然后从地面分批向人民大会堂进发。武器弹药则用挂地方车牌的车辆运抵人民大会堂。

午夜，24 集团军乘车从北京顺义县临时驻地出发，悄然抵达北京近郊半壁店，然后徒步向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公安部机关大院进发。在崇文门区广渠门立交桥附近被民众发现，摩托车队（飞虎队）快速传递消息，呼吁民众堵截。部队一路受阻。

李鹏《六四日记》记载：截至 2 日凌晨 3 时，已有 25000 人进入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人民大会堂、西侧的公安部大院、北侧天安门与午门之间，在南面，北京东站也有先期从沙河到达的 3000 兵力，已形成四面对天安门包围之势。

下午，中央军委关于天安门广场清场的命令下达到戒严部队军一级，该命令的保密等级为最高等级的“绝密”（中国保密等级分秘密、机密、绝密），只能传达到师一级指挥官。

16 时，刘晓波、侯德健、周舵、高新等 4 人在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北侧举行记者会，宣布开始 48——72 小时绝食（侯德健因在香港有录音计划，只能绝食 48 小时），发布《6.2 绝食宣言》。万余人围观。首都各界联席会议安排政法大学青年教师陈小平作为当天刘晓波等人的新闻发言人。侯德健当年从台湾到大陆定居，与东方歌舞团高知名度的歌手程琳相爱结合，知名度相当高。他在广场绝食引起轰动，成为新

的热点，广场出现人潮，北京流传一句话“先看女神后看猴”。

《6.2 绝食宣言》称：我们绝食，我们抗议，我们呼吁，我们忏悔。我们不是寻找死亡，我们是寻找真的生命。在李鹏政府非理性的军事暴力高压下，中国知识界必须结束只动口不动手的软骨症，以行动抗议军管，以行动呼吁一种新的政治文化的诞生。

新华社发出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撰写的《认清动乱的实质和戒严的必要性》文章，称：极少数人制造动乱是早有预谋的；目的就是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极少数人制造这场动乱是周密策划的，是有国内各种政治势力插手的。

22时55分，一辆无牌照的三菱牌吉普车疾驶经过复兴门外大街，撞倒一辆三轮车后冲上人行道，造成行人3人死亡、1人受伤。市民从肇事车内发现武警服装、警棍、刀等物。事件目击者说此前已有多辆吉普车高速驶过。

李鹏《六四日记》记载：下午.我请江泽民同志来，共同审查了常委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报告。晚上.江泽民同志和我一起听取丁关根同志的汇报。（这证实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江泽民不仅是六四事件的最大受益者，也是责任者之一。）

四川。成都一些高校出现署名为“成都高校自治联合会”的《空校运动》，称：“1989年6月2日，成都高校自治联合会集体表决，全数通过了空校决议，决定‘提前回家，提前开学’。”

江苏。“南京高校联合民主长征队”的先遣队到达安徽滁州。江苏省政府、教委及有关高校的干部跟随队伍做工作，劝回40余名学生。

中国官方统计称（数字显然大为缩减）：5月20日至6月2日，我国在国外留学生先后参加游行、集会的约两万多人。其中，在美国、加拿大、法国、英国、日本等国各有数千人，在联邦德国、挪威、瑞典、爱尔兰、丹麦、荷兰、意大利等国各有几百人。

1989年6月3日 星期六

凌晨，戒严部队按既定计划继续向警戒目标开进，北京的形势陡然紧张起来。凌晨1时许，天安门广场上及北大等校学生的广播站先后发出紧急呼吁：现在事态万分紧急，请师生们、广大市民们立即行动起来，到各主要交通路口设置路障拦截军队。

数以万计的学生和市民一批批呼喊着奔赴建国门、复兴门、朝阳门、永定门、宣武门、木樨地、曹各庄、车道沟、公主坟、新街口、西单、王府井、南

河沿、六部口等几十个路口，阻拦军队向天安门广场开进。

上午，广场学生指挥部决定将民众交来的、戒严部队遗弃的钢盔、刀具、枪支弹药交给北京公安局，由张华洁负责。在学生的再三要求下，北京市公安局才开了收据。中国官方后来却谎称学生指挥部分发武器。

在长安街新华门附近的六部口，一辆满载枪支弹药的大轿车被堵截，这些枪支弹药是提供给人民大会堂中的 27 集团军的。没有人抢劫枪支弹药，有学生将车中的机枪、冲锋枪放在大轿车车顶展示。

2 时 30 分许，北京卫戍区警卫 1 师数百名官兵和数百名武警和公安向六部口聚集的人群施放了催泪瓦斯，抢回并迅速转移了弹药车。自 5 月 16 日起即在新华门前静坐的政法大学学生也被武力驱逐。

中午时分，首都各界联席会议部分成员在北大聚会，与会者有王军涛、王丹、老木、甘阳、刘苏里、邵江、邱延亮等。其中有一项决定，向广场派一支特别纠察队，任务包括保护刘晓波等四名绝食者。我（吴仁华）主动承担组织率领特别纠察队的任务。

下午 4 时，在中南海勤政殿，李鹏、乔石、杨尚昆、迟浩田、李锡铭、周衣冰、罗干等参加紧急会议，乔石主持。决定当晚戒严部队对天安门广场实行清

场。如果遇到阻拦，造成军队伤亡，军队有权实行自卫。会议结束后，李鹏把当晚清场的决定向江泽民、姚依林、宋平、万里等作了通报，他们一致表示同意。杨尚昆作为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直接向军委主席邓小平作了汇报，邓批准了清场方案。

李鹏《六四日记》记载：总参谋部向戒严部队下达紧急命令，要各部队按清理天安门广场的行动方案，立即组织部队开进。各部队要与地方政府、公安、武警密切协同，共同执行戒严任务。采取一切手段及时排除障碍，如遇到阻拦，采取坚决措施，迅速到达预定位置。

晚 6 时，北京市政府和戒严指挥部发出紧急通告，要求首都公民遵守戒严令规定，同解放军密切配合。通告着重指出：凡在天安门广场的公民和学生，应立即离开，以保证戒严部队执行任务，凡不听劝告的，将无法保证其安全，一切后果完全自己负责。

晚 10 时，北京市政府和戒严指挥部再次发布紧急通告：“当前北京的事态已十分严峻”，“从现在起，请你们不要到街上去，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如有违背者，一切后果自负。”

上述两项紧急通告通过广播电台、电视台反复播放。

整个晚上，李鹏、乔石、杨尚昆都留在中南海游泳池大厅密切观察戒严部队和广场的动态。戒严指挥部副总指挥周衣冰和国务院秘书长罗干等在人民大会堂，总参谋长迟浩田在西山总指挥所，指挥各路部队的行动。江泽民在警卫大楼四层楼上，可直接看到广场动态。

西路向广场开进的部队有 38、28 集团军、63 集团军 188 师。东路开进的部队有 39、40 集团军、天津警备区坦克 1 师。南路开进的部队有空降兵第 15 军、北京军区炮兵 14 师、20、26、54 集团军。北路开进的部队有 64 集团军。

晚 9 点 30 分，38 军从集结地西长安街上的军事博物馆前出发，由西向东向天安门广场挺进。北京军区副司令员齐连运、副政委陈培民、政治部副主任刘存康、军区训练部王部长等组成指挥组跟随 38 军指挥部，变相剥夺了 38 军指挥权，显然对曾发生军长徐勤先抗命事件的 38 军不放心。

临近晚 10 时，38 军首先开枪杀人。晚 10 许，32 岁的航天部第二研究院 283 厂的技术工人宋晓明在五棵松十字路口中弹身亡，是已知的第一个六四遇难者。

杀人最多最狠的部队是 38 军，地点在西长安街的复兴门、木樨地、西单路口，木樨地的屠杀情景最

惨烈；其次是空降兵 15 军，地点在珠市口、前门一带。54 集团军始终没有开枪，官兵伤亡最多，军副政委张堃身负重伤。

当晚参与围堵军队的北京民众逾百万，在军队开枪前，民众没有杀害军人的行为，只要军人停止前进，民众就予以欢迎。20 集团军 58 师 173 团数百名官兵被 6、7 万民众围堵在天坛公园东门外。

晚 8 时 30 分许，军用直升飞机在长安街和广场进行空中侦察，为戒严部队的开进作最后准备。一名学生气喘吁吁跑到广场学生指挥部报告：西边军队大院人满为患，正在整装待发。广场广播站呼吁学生回各大学召集人马来保卫天安门。

晚 10 时 30 分许，很多学生和市民聚在天安门广场西北侧的一个帐篷前，说是从木樨地刚刚运下来被部队开枪打伤的伤员，广场不时听到人们喊有伤员送来，北京急救中心的救护车再次出现在广场内，救护车拉上伤员就往广场西南方开，也不鸣笛。

11 时 30 分许，第一辆装甲车单车进入广场，是 38 军 112 师装甲车队的 322 号装甲车，指挥官是 112 师技术部修理科助理员李勃上尉。李勃生长在北京，熟悉交通情况，其父曾是北京军区装甲兵部领导。李勃事后被中央军委授予“共和国卫士”称号。

军队开枪屠杀手无寸铁的北京市民和学生以后，持不同看法的学生和市民纷纷来到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表达意见，尤其是那些来自于屠杀现场的人们，由于受到血腥场面的强烈刺激，许多人的情绪非常激烈。

午夜时分，北京顺城根小学 9 岁的三年级学生吕鹏与母亲经过西长安街复兴门立交桥附近时，正遇上 38 军开枪滥射，胸部中弹身亡。

在西长安街，清华大学学生、北洋政府执政段祺瑞的侄孙段昌隆试图调解紧张对峙的军民，刚一上前，一名军官二话不说，用手枪对准他的胸部开枪，当场死亡。

在西长安街，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吴国锋连中三枪倒地，一名军官又补了一枪，一名士兵用刺刀捅进他的腹部，最终身亡。

许多医务人员及医学院学生自动赶赴屠杀现场救助伤员。一辆自愿救护者运载伤员的车辆，尽管插着红十字旗帜，在天安门城楼附近仍遭到 38 军开枪滥射。北京医科大学应届毕业生、北京人民医院实习医生王卫萍自动赶赴木樨地，在救护伤员时中弹身亡。

《人民日报》等报社的许多记者冒着生命危险，在屠杀现场记录军人的罪行。官方最怕留下罪证，许

多现场拍照者中弹遇难，包括北京大学学生阎文、人民大学新闻系新华社代培人员陈来顺、北京月坛中学高中生王楠。

军人开枪杀人后，部分被屠杀激怒的民众以暴易暴，矛头针对军人。军人开枪杀人是因，时间在前，部分民众以暴易暴是果，时间在后。官方事后的宣传颠倒了因果关系、时间先后。

军人开枪后，广场上包括广场指挥部和学生间就是否暴力反抗争论激烈，但指挥部最终决定坚持一贯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宗旨，广场学生广播一再呼吁这个宗旨。

9 时，北高联的“南下演讲团”到复旦大学展览北京学运图片，围观者较多。中午，南下演讲团召集复旦大学绝食团同学开会，鼓动他们坚持到底。19 时，北京学生南下宣传队到上海铁道医学院演讲，介绍北京学运情况。

美国“旧金山湾区各界庆祝中国十一国庆 40 周年筹备委员会”由于中共当局全面封锁新闻，派兵入京，宣布戒严之后，宣布取消一切筹备庆祝工作，并将已筹集的经费汇往中国，支持北京学生爱国运动。

1989 年 6 月 4 日 星期日

零点 15 分许，又有 38 军 112 师的两辆装甲车进入天安门广场东西两侧大道，风驰电掣，横冲直撞，围绕着广场转了好几圈，向学生炫耀武力。数以万计的民众试图筑成人墙加以阻挡，但装甲车毫不减速。

凌晨 1 时 30 分，北京市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发出《紧急通告》，称：首都今晚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解放军现在必须坚决反击反革命暴乱。凡在天安门广场的公民和学生，应立即离开。凡不听劝告的，将无法保证其安全，一切后果完全由自己负责。

该项《紧急通告》用高音喇叭广播了约 3 小时 14 分钟，许多市民和少部分学生在听到《紧急通告》后，开始离开天安门广场。至凌晨 2 时许，几十万人的广场，只剩下几千名学生和市民了。

随着枪声的临近，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宗旨面临空前的考验和挑战。广场上越来越多的学生要求拿起一切可能的武器进行殊死抗争，尤其是那些来自屠杀现场的学生和市民，情绪极为激烈，极度悲愤。他们破口大骂依然有序地静坐在纪念碑底座一带的学生。

不断哭泣的柴玲曾一度冲动得难以自制，通过广播对广场上的学生大声疾呼：“无耻的政府已经大开杀戒，同学们，我的同学们，你们一切有能力抵抗的

人，拿起任何可以作抵抗的东西，到广场边缘去，准备自卫、准备反抗！”

凌晨 1 时 25 分，一路开枪的空降兵第 15 军 43 旅 2 营在营长周家柱率领下抵达天安门广场南侧，后续部队陆续抵达。该军副军长左印生到人民大会堂向清场指挥部报到，指挥部人员十分兴奋。周家柱事后被中央军委授予“共和国卫士”称号，一路升官

凌晨 1 时 30 分，将西长安街杀成血路的 38 军抵达天安门广场北部，集结在天安门城楼前。随队指挥的北京军区副司令齐连运兴奋地通过电台向清场指挥部报告情况。从公主坟到广场约 7 公里，38 军花了 4 小时才抵达，可见民众是如何奋不顾身地阻拦。

空降兵第 15 军和 38 军都宣称自己是最先抵达天安门广场的部队，其实最先抵达的部队是北京军区炮兵第 14 师。该师驻扎北京火车站，距离广场仅 2 公里，凌晨零点零 10 分，该师先头部队从东南角进入广场，集结在广场东侧的中国历史博物馆面临天安门广场的西门前。

提前进驻广场东侧中国公安部机关大院的 24 集团军，一部分部队于凌晨 1 点从南门冲出，另一部分部队于凌晨 1 点 30 分开枪从西北门冲出，集结在中国历史博物馆西门前。数以百计的学生和市民试图接

近他们，加以宣传劝导，但受到军人端枪阻吓，未能奏效。

凌晨 2 时许，广场指挥部秘书长郭海峰等十多人乘坐一辆公共汽车回广场，在天安门城楼东边的东长安街遭到集结此地的 38 军部队开枪扫射，司机当场身亡，郭海峰等人被捕。官方事后谎称郭海峰等人企图焚烧天安门城楼。

凌晨 3 时许，39 军 116 师 347 团约 6 百名官兵在团长艾虎生率领下，全体官兵上刺刀，抵达广场，是 116 师唯一成建制按时抵达广场的部队。艾虎生其父艾福林曾任沈阳军区炮兵副司令。艾虎生一路升任成都军区副参谋长，中将军衔。

在此前后，一些部队奉命占据北京各交通要道。39 军 115 师部队占据了建国门立交桥，40 军占据了西直门立交桥，64 军向德胜门立交桥、马甸立交桥挺进。

凌晨 2 时许，38 军派出一支特种小分队清理天安门广场北面边沿地带。位于广场西北角的北京工自联总部首当其冲，帐篷起火。工自联总部原先处在天安门城楼西观礼台，在屠杀事件发生后，工人弟兄出于保护纪念碑一带学生的考虑，将总部迁移到接临长安街的广场西北角。

在 89 民主运动中，最具有道德勇气、牺牲最惨重的不是学生，更不是知识界人士，而是北京市的工人、弟兄和市民。为了保卫天安门广场，保护天安门广场上和平请愿的学生，他们一直在用血肉之躯阻挡着武装到牙齿的解放军戒严部队，浴血奋战，奋不顾身。

3 时许，广场仅剩的约三千多名学生集中纪念碑周围。学运之声广播站不断向四周的军人呼吁：“我们是和平请愿，是为了祖国的民主自由，为了中华民族的富强，请你们顺从人民的意愿，不要对和平请愿的学生采取武力……”

学生们在做和平抗争到底的准备，有学生送来一桶桶水，让大家将手中的口罩、毛巾用水浸透，以防护催泪瓦斯。另有一些人在搜集棉被、棉大衣，铺在纪念碑外围地上，以阻止装甲车和坦克前进。说是装甲车和坦克的履带遇上软绵绵的棉被和棉大衣会无法前进。

刘晓波将一支从工人手中交来的枪在纪念碑栏杆上砸毁，学生指挥部情报部长辛苦将一挺不知来历的机枪丢弃。集中纪念碑四周的约三千学生手无寸铁，连石块木棒都没有，决心以和平抵抗方式突显中共的残忍。

凌晨 2 时 30 分，广场副总指挥封从德和刘晓波等四名绝食者先后发表广播讲话，呼吁学生在最后一刻一定要坚持采取非暴力的抵抗方式，放下手中的棍棒、汽水瓶子和石块等不能算是武器的武器。

凌晨 3 时许，从木樨地等屠杀现场回广场的北高联常委邵江（北大数学系学生）哭求周舵等率领学生撤离，说太惨了，不能再死人了。周舵提议和平撤离，高新、侯德健同意，刘晓波不同意，在三人再三说服下刘晓波改变了态度。

周舵等人希望广场学生指挥部出面与戒严部队谈判，带领学生和平撤离。柴玲、李录、封从德不同意。侯德健、周舵、一位医生、纠察队员乘一辆面包车前往广场北部，与 38 军 112 师 336 团政委季新国接触谈判。季新国紧急请示，戒严部队同意学生撤离。

凌晨 4 时整，天安门广场上熄灯，广场上的人都感到最后的时刻来临，数千人悲壮高歌《国际歌》，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广场上播出戒严部队指挥部的《清场通知》：“现在开始清场，同意同学们撤离广场的呼吁。”

我和同校青年教师刘苏里（现是北京万圣书园老板）及特别纠察队队员坐在纪念碑底座最高一级台阶上，异常平静地等待着最后时刻的来临。刘苏里镇定

而自豪地对我说：“几十年来第一次这么轰轰烈烈地干了一场，咱们哥俩今天就是死也值了。”

此时，政法大学研究生浦志强对身边同学发誓：“如果我活着，每年这个时刻一定回到广场悼念死难者。”后来，无论是当农贸市场的劳工，还是当律师，除了有几次被公安强制看管外，他真的每年都到广场悼念。

预先进驻人民大会堂的 27、65 集团军及 63 集团军 187 师从面临广场的大会堂东门出来，黑压压一片。27 军由三个侦察连、一个步兵连组成的特遣分队，在军部侦察参谋赵勇明的率领下向纪念碑底座挺进，任务是摧毁学生指挥部，逮捕学生领袖。

熄灯后不久，金水桥前的 38 军装甲车和坦克向广场推进。碾过一座座帐篷。转眼间一辆重型坦克已推进到纪念碑前，撞倒了最西侧的一根铁旗杆。粗大而结实的铁旗杆在钢铁庞然大物面前犹如弱不经风的嫩芽，轻易就被折断了。

4 时 30 分，广场重新亮灯。数以万计的军人从东、西、北三个方面潮水般涌向纪念碑底座。由于身后阻隔了纪念碑，我看不见南面的情景，事后据纪念碑南侧的学生说，纪念碑南侧也有数以千计的军人逼近，并伴有大量的坦克和装甲车。

由于学生没有任何抵抗，27 军特遣分队端着机枪、冲锋枪很快冲上纪念碑底座，开枪击毁绑在纪念碑上的喇叭，摧毁学生指挥部。柴玲、李录等学生领袖已隐身学生队伍中，侯德健正在广播中介绍与戒严部队谈判撤离情况。

军人动用暴力驱赶纪念碑一带的学生。侯德健、周舵在纪念碑北侧连喊带拉地要学生撤离，遭一些学生痛骂。在军人持续使用暴力情况下，部分学生从 5 时许开始撤离，最先撤离的是东侧、南侧的学生，柴玲等人在南侧。北侧学生最多，最晚撤离。

纪念碑东南角是戒严部队所谓的学生和平撤离通道，这里集结了大量军人，挥舞棍棒等驱赶学生，许多学生受伤。周舵被一硬物捅到胸部差点昏过去，留下伤痕。他始终不知被何物所伤。我因写作《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一书，搜集研读了许多资料，得知伤他之物是人民大会堂压地毯的铜条，伤人者是 65 军炮兵旅军人。

5 时 30 分许，纪念碑四周的学生基本撤离，部分坚持不撤者遭到镇压。台湾《中国时报》著名记者徐宗懋头部中弹受伤，一名来自江苏的小民工冒死救助，背上他送往同仁医院，获救。医务人员纷纷悲愤告诉徐及同事，一定要将屠杀真相告知国际社会。

中共当局一直谎称军队在天安门广场没有开枪，广场没有死人。现至少已知有多名学生在广场遇难：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双学士程仁兴、北京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戴金平、天津师范大学本科生李建成。

清晨 7 时许，撤离广场的学生队伍在六部口拐上西长安街，避开路中央的快车道慢车道，沿自行车行走。坦克 1 师三辆坦克在团长罗刚率领下，一边开枪、施放军用瓦斯弹，一边快速追轧学生队伍，编号 106 的坦克冲向学生队伍，11 人死亡，多人重伤致残。北京体育学院学生方政被压断双腿，高位截肢。

在六部口坦克追轧学生队伍事件中，北京商学院 19 岁女学生龚纪芳左胳膊中了坦克机枪发射的子弹，伤口很大，倒地后吸入军用瓦斯。医院死亡证明书称：死因主要是吸入毒气，肺部糜烂。

一位个体户小卡车司机主动提议将五具遗体（其中有北京科技大学博士生林仁富）运往政法大学，作为军人杀人的证据。当我和刘苏里等人撤回学校，一进门就看到摆在教学楼前课桌上的遗体，鲜血淋漓。我们跪在遗体前放声痛哭。

六四死亡人数至今是个谜。官方称死亡三百多人，包括军警。这是不可信的。学生队伍撤离广场回校途中，有人一路呼喊“中国红十字会说死亡 2600 人”。这个说法流传很广，但也未经证实。张万舒在

2009 出版的《历史的大爆炸》书中说，死亡 727 人。张万舒曾任新华社国内部主任，《解放军文艺》编辑刘家驹告诉他，中国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副会长谭云鹤说，死亡 727 人，每一具尸体都经他检验过。这个数字也不可靠，因为一些遗体被军人秘密处理了。中学生王楠等多位死难者即被埋在天安门附近 28 中学门前。

王楠是中共政治局候补委员丁关根外甥，凌晨 1 时 30 分许在天安门城楼东侧南长街南口拍照时中弹倒地，38 军军人不顾老太太跪地哭求及医务人员恳求，不让送医救治，3 时 30 分不治身亡。军人将他及其他死难者埋在 28 中学门前花坛。王楠的母亲张先玲令人尊敬，坚持不渝寻找儿子死难真相，找到另一位死难中学生蒋捷连的母亲丁子霖，共同发起寻找死难者行动，后来有了“天安门母亲”群体。

在丁子霖 1995 年出版的《六四死难者名单》一书中，记载了殷顺清、雷广泰、苏生机、李长生、郑春富、崔林峰、林涛、刘强等八名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六四死难者。

晚 7 时，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主播杜宪、张宏民身穿深黑色服装，含泪读官方清场新闻。杜宪和当红男主播薛飞从此消失电视屏幕，但在电视台内部及社会广受尊敬。北京流传有人警告杜宪丈夫陈道

明：决不能对不起杜宪。（张宏民一度被禁止上主播台，后被解禁继续主播新闻联播节目。）

92年6月杜宪离开中央电视台，到美国佛罗里达大学当访问学者，陈道明同行。冯小刚在纽约拍摄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邀她担任女主角，与陈道明同台演出。当局施压，女主角换成洛杉矶的王姬，王姬一举成名。

薛飞离开中央电视台后境遇不好，92年以个体户身份远赴匈牙利创业谋生，曾摆地摊卖货。在异国他乡十载，2001年，已步入不惑之年的他返回中国。

北京民众可敬可佩，在军队开枪后数以万计的男女老少仍为保护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而奋战。凌晨1时30分至清晨7时，在天安门城楼东侧。民众数次冲击38军警戒线，试图进入广场声援学生，军人至少4次大规模打靶似地扫射，民众伤亡惨重。

在天安门广场南侧的前门西大街，数万名民众一整天持续冲击空降兵第15军设置的警戒线，大白天军人清楚看到悲愤的民众手无寸铁，下不了手，不断对空鸣枪。到了晚上换岗，军人们累得一头倒在雨地上。

清晨7时许，数以万计的民众将28集团军的车队堵在西长安街木樨地一带，民众向官兵们宣讲屠杀情景，官兵们起初不相信，有民众从附近的邮电医院

拿来血衣展示，官兵们军心浮动。军长何燕然、军政委张明春带头消极抗命，不顾中央军委派来直升机在上空下达的强行进军命令，最后弃车而去。该集团军包括 31 辆装甲车、2 辆电台通讯车在内的 74 辆车被烧毁。

部分被屠杀激怒而使用暴力的民众将矛头只针对军人，没有出现打砸抢商店事件。学生撤退队伍虽然经历了六部口坦克追轧事件，悲愤难当，但经过最繁华的商业区西单大街时，没有任何打砸商店的行为。

北高联等组织在军人开枪后没有组织抗议行动，领导人快速躲避起来。各高校有学生自发的抗议行动，挂挽联，设灵堂。北大等校学生广播站仍在广播，抗议屠杀。

一些民众拉着 9 岁孩童吕鹏的遗体四处抗议，在学院路遇上开进的 64 集团军部队，许多军人感到震惊，军心涣散，许多部队溃散。另有民众抬着遇难者遗体在六部口坦克第 1 师的警戒线前抗议。

军警死亡 15 人，死亡时间都在 6 月 4 日凌晨 1 时以后，即在军人 6 月 3 日晚 10 时开枪之后。其中 7 人与民众的暴力反抗有关。39 集团军少校新闻干事于荣禄死得最冤，因立功心切，在部队受阻时不听劝

告，穿便装赶往天安门广场拍清场照片，途中被戒严部队开枪打死。

北京屠杀事件震惊海内外，引发广泛的抗议声浪。

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在北京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强烈谴责戒严部队屠杀平民的罪行，认为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可耻的事。杨宪益说，北洋军阀政府、国民党政府也从未屠杀过这么多的无辜的手无寸铁的百姓，甚至是日本侵略军在占领北京的时候也没有做过这样的事。

上海 14 所高校的逾 3 千名学生上街游行，呼喊“屠杀人民，不得好死“、“打倒李鹏，讨还血债“等口号。一些高校学生在全市交通要道设置了 50 多处路障，致使千多辆车辆被堵，18 条公交线路被迫停驶，还有一、二百公交车辆轮胎被刺坏或放气。

湖北省多数高校基本没有上课，武汉 18 所高校 13000 多名学生上街游行，抗议北京学生被镇压，游行队伍到达长江大桥时，公路、铁路交通一度中断。

黑龙江省。哈尔滨一些高校的逾 5 千名学生上街游行，呼喊“反对武力镇压“、“打倒李鹏“等口号。

山东省。山东大学近 1 千名学生抬着花圈游行，呼喊“反对暴力“等口号。

浙江省杭州市一些高校的 4 千余名学生上街游行，呼喊“反对暴力镇压”等口号。

吉林省长春市一些高校的 1 千余名学生上街游行，呼喊“抗议屠杀北京大学生”、“反对法西斯”等口号。

山西省太原市的 4 所高校近千名学生上街游行，呼喊“中国人民站起来”、“暴力镇压、含笑流血”、“打倒李鹏”等口号。

甘肃省。兰州大学逾千名学生上街游行，声援北京学生。一些学生冲进兰州火车站，卧轨阻挡火车，使铁路交通一度中断。

四川省成都市一些高校的数千名学生上街游行，在人民南路广场与武警发生冲突。一群人冲击成都市人大和市政府机关，砸坏和烧毁电车、警车、清洁车十多辆。21 时许，烧毁人民东路公安派出所以及交通岗亭多处，砸毁多家商店。

数十万香港市民参加了在跑马地举行的“黑色大静坐”及游行，抗议中国当局屠杀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在演讲者声泪俱下的发言中，许多人黯然泪下，有的嚎啕痛哭，气氛一片悲痛。主席台周围均围上黑布，插上黑旗，上书“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反对暴力镇压”等。会场周遭拉起的黑色横幅，则以斗大字眼宣泄市民的愤怒：“李鹏下台”、“血债血

还”、“点解党内斗争搞到要杀老百姓”等。4时30分，黑色声讨大会结束，随即游行。游行队伍沿礼顿路、英皇路向北角进发，然后在新光酒楼折返，循轩尼诗道抵达中环遮打花园后解散。游行出发后，被另一支在维多利亚公园集合出发的队伍超越，而沿途也不断有群众加入，总人数接近百万。

新华社香港分社部分干部员工，昨日发表一份“沉痛的呼吁”，称对于在首都发生的血腥镇压、杀害爱国学生和群众的暴行几度愤慨。他们并发出呼吁，希望全港中资机构员工于今日以各种形式为死难爱国同胞沉痛致哀。

约20万澳门市民展开了一次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抗议集会。下午3时，数万名澳门市民在大三巴集会，集会结束后展开环市大游行，途中不断有市民加入，游行队伍人数接近20万人，占澳门人口总数三分之一。

下午，台北市各界在中正纪念堂广场集会。各行各业，不分男女老少，都心痛地斥责中共的暴力镇压行动，许多人为血脉相连的同胞在争民主自由的过程中惨遭屠杀而淌下泪水，他们更以实际行动，以鲜血来写血书，掏光口袋金钱，脱下手上戒指，捐给主办单位，请转给大陆同胞及死难者的遗族，誓为彼岸民主运动做最坚强的后盾。

中午，逾 6 千名华人学者、学生在曼哈顿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前集会，抗议中共当局屠杀北京学生和市民。参加集会人士缠上黑纱，白底黑字的“奠”和无数花圈挽联，以示对天安门事件死难者致以沉痛的哀悼，与会者高呼“打倒邓李杨政府”、“停止军事镇压”、“停止屠杀无辜”、“绞死邓小平、李鹏”、“打倒共产党”、“李鹏该死”、“邓小平该死”、“杨尚昆该死”、“制止法西斯行动”、“为同胞们复仇”等口号。包括纽约、康州、新州、麻省等美东数十所大学的华裔教授、中国留学生同仇敌忾地在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门外冒着烈日暴晒集会，部分学生对北京学生的无辜惨死，热血沸腾，激动泪下。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前有数千人示威，抗议中国军队在北京屠杀学生和市民。示威者大多数来自 25 所美国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他们从白宫附近的小公园向中国驻美大使馆进发。有些学生说，他们从南部的乔治亚州驾车 12 小时来此，目的就是抗议北京屠杀。

美国的旧金山、休士顿、波士顿、洛杉矶都有中国留学生发动的大型抗议活动，表达他们对北京屠杀的愤怒。

世界各国政府对北京民主示威者遭军事镇压纷纷表示遗憾，中国驻一些国家的大使馆前爆发了示威

抗议。一家通讯社把周日发生的血腥镇压称为“黑色北京周日”。

【美联社缅因州电】美国总统布什说，他对中国政府决定使用武力“对付和平示威者以致造成生命的丧失”感到“极度的悲痛”。

【法新社华盛顿三日电】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说：“中国军队称自己为人民的军队。我们认为，用人民的军队来镇压人民是不幸的。”

【美联社东京电】日本外务省周日发布新闻公报，对北京流血事件表示“严重关切”，强烈希望局势不要变得更遭。

苏联电视台播出了中国军队镇压示威者的场面，但苏联官方对此仍保持沉默。

在不结盟的共产国家南斯拉夫，官方的“南通社”称，“天安门广场将成为一个幻想毁灭的象征，同时也是一个为理想而牺牲的象征，该理想已被坦克车与机关枪所粉碎。”

加拿大政府周日称，对北京血腥镇压感到震惊，并吁促中国政府立即采取措施制止军队的屠杀行为。

西德副外长施瓦茨周日在布鲁塞尔说：“北京发生的这一血腥镇压是中国一个重大的倒退，西德政府正密切关注着形势的发展，并吁促中国政府尽一切可能防止更多的流血事件。”施瓦茨称，欧洲共同体 12

国已开始准备就北京血腥镇压事件发表一项联合声明。

法国总统密特朗周日说：“中国政府对它所教育的年轻人起来向它争自由时竟然以子弹镇压，这样一个政府是没有希望的。”

奥地利外交部长莫克谴责中国政府“对争取人权和民主的人民的凶狠的、血腥的镇压”。

澳洲、比利时、泰国、荷兰亦谴责中国政府对民众的血腥镇压。澳洲官方消息，由于北京周六的大屠杀事件，澳洲总理霍克取消原订的访华活动。

驻挪威的中国大使周日被召往挪威外交部，领取挪威外交部长斯多尔顿博格签发的官方抗议书。

意大利共产党领袖致电中国政府，谴责“正在中国进行的惨不可言的大屠杀”。

正在北欧访问的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对北京血腥镇压事件表示“深切的同情和忧虑”。

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周日说，中国军队镇压学生使她感到震惊。她誓言英国要对香港未来的安全负责。

1989年6月5日 星期一

6月5日到10日，中南海每天收到将近100份有关全国各地局势的报告，除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向中央表态，召开紧急会议部署对策，各地武警和公安配备情况外，主要是关于各地局势的情况反映。这几天，全中国笼罩在一派混乱和恐怖之中，每天都有各种形式的抗议，各种暴力事件发生，示威游行遍及 181 个城市，全国所有的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经济特区、沿海城市全部都发生了示威游行抗议活动。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告全体共产党员和全国人民书》。指出：“众所周知，一个多月来，政府对极少数人蒙蔽群众制造的动乱一再采取忍让、克制的态度。但是极少数人以为政府软弱可欺，变本加厉进行活动，终于发动了反革命暴乱。”

北京一些高校的部分学生在校内设置灵堂，为死难学生和市民开追悼会。北大、人民大学、北师大等校广泛流传“解放军马上要进驻高校”、“军队内部发生分歧，互相开火”等消息，师生人心惶惶，许多学生离校躲避。

北师大等校的一些学生交出枪 41 支、子弹 2 箱。这些枪弹都是 64 集团军官兵遗弃的。昨日曾有一名连长带着两卡车全副武装的士兵进入北师大，说要起义站在人民一边，北师大师生将他们连人带枪送出校门。

北京大多数高校奉命清除了校内的全部大小字报。人民大学的“北京之音”等学生自治组织的广播

站已停止播音，但北大、北师大等校学生自治组织的广播站还在播音。

北京各界民众普遍对屠杀表示愤怒。民众自发的反抗活动仍在继续，当日焚烧军车 41 辆，烧砸其他各种车辆 389 辆。一群民众在和平街北口公关汽车站焚烧 28 辆公交车，说“要让北京市交通瘫痪”。

戒严部队仅控制了天安门区域，以及东长安街天安门城楼至建国门立交桥路段、西长安街天安门城楼至复兴门立交桥路段。20、24、27、38、63、65 集团军、空降兵 15 军、北京军区炮兵 14 师、天津警备区坦克 1 师等部队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区域。

戒严部队拥挤在广场区域，情况混乱，杨尚昆说：“若有一个班部队哗变，就会产生连锁反应。”昨日紧急将邓小平嫡系部队、南京军区的 12 集团军空运进京，作为督战队。12 集团军在国共内战时期隶属第二野战军，邓小平任二野政委。

李鹏担心戒严部队面对北京各界民众的普遍抗议而士气低落，凌晨 1 时，与王震一起到人民大会堂看望部队官兵，为他们打气。

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情绪十分紧张，要求成立北京市区级戒严指挥部，实行区自为战，保卫广大居民和机关的安全。办法是以区委和政府为主，同时配备

一定数量的戒严部队，加以配合。李鹏同意李锡铭的意见，并通知戒严指挥部研究他提出的方案。

李鹏《六四日记》记载：发动在京机关为部队送主食，战士食宿虽已有安排，但没有蔬菜吃。几万官兵都挤在大会堂各大厅内地板上睡，特别是厕所不够，大小便困难，室内空气污浊，如不迅速解决，部队难以为继。

江泽民认为北京局面已基本控制，对全国“动乱分子”起到巨大威慑作用，因此主张在上海不再动用军队，用工人纠察队来制止动乱，恢复和稳定社会秩序。李鹏同意此意见。上海市长朱镕基才从国外访问回来。吴邦国和黄菊一直主持上海制止“动乱”的工作，甚为得力。

通往天安门广场各主要交通干道线仍被抗议民众阻拦。李鹏等认为，目前至关重要的事，是打通天安门各方的交通干线，保证部队给养畅通。坦克第 1 师和 38 军坦克第 6 师多次奉命出动坦克，武装押送戒严部队的给养车队。

当天发生一件令世界震撼的事情，在东长安街的天安门城楼与北京饭店之间路段，一位青年独身阻拦一队坦克，后来被几个人拉走。盛传此人名叫王维林。王维林至今生死不明。

上海 16 所高校逾 7 千名学生上街游行，呼喊“讨还血债”、“反对暴政”等口号，在全市交通要道设置 120 多处路障，封锁公交车场，破坏公交车辆，堵塞隧道交通，市内交通全面瘫痪。有的铁路道口也多次被堵，造成火车一度停驶。上海师范学院、上海工业大学、上海音乐学院等校少数学生强占校广播站。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校学生自治组织在校内设立大喇叭，广播“美国之音”等外台有关北京屠杀的消息。

四川省成都市的骚乱加剧。凌晨，一群人烧毁建筑面积为 1.5 万平方米的西南最大的综合商场人民商场，造成上亿元损失，并将前来救火的 5 辆消防车烧毁，打伤 80 多名消防队员。上午，一群人向市政府办公大楼抛掷石头、砖块、汽水瓶，推倒市政府围墙，烧毁市政府厨房。

湖北省。9 时，武汉市 17 所高校逾 5 千名学生先后上街游行，汇集于武汉长江大桥武昌桥头静坐，使连贯武汉三镇的公路交通一度中断。10 时 50 分，华中理工大学、湖北大学等 5 所高校逾 3 千名学生阻断长江大桥铁路运输，时间长达 7 小时。14 时许，武汉大学逾 4 千名学生游行到火车站，百余名学生冲击火车站，阻止列车通行。晚，武汉大学、华中师大等校分别召开数千人的追悼大会。中南财经大学校内多处

出现“打倒共产党”、“共党不除，国无宁日”、“向共党宣战”等标语。

山西省太原市 7 所高校逾 7 千名学生打着旗帜，抬着花圈游行，并在五一广场召开追悼会，呼喊“绞死李鹏”、“绞死邓小平”、“绞死杨尚昆”等口号。太原机械学院等校少数学生抢占校广播室。

陕西省西安市一些高校的 2400 余名学生上街游行，并有一些学生到市东、南、西郊各大工厂门口阻拦工人上班，使企业正常工作秩序受到影响。

云南省昆明市昆明工学院、云南大学等校逾 6 千名学生上街游行，呼喊“反对血腥镇压”、“打倒法西斯”、“以死还血”、“绞死李鹏”、“民主党派起来吧，这也是你们的希望”等口号。

吉林省长春市 8 所高校 4000 余名学生上街游行，并到省政府门前静坐。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10 余所高校 1 万余名学生上街游行，游行队伍中有少数工人和市民，呼喊“反对暴力”、“打倒李鹏”等口号。

江苏省南京市一些高校学生在省高自联的鼓动下上街堵塞交通，并有一些学生呼吁工人罢工。由南京部分高校少数学生组成的“民主长征队”今日全部撤回学校。下午，一些高校数千名学生在鼓楼广场集会、演讲，呼喊“绞死李鹏”等口号。

湖南省长沙市 20 所高校逾 2 万名学生上街游行，呼喊“讨还血债”、“报仇”等口号，一些学生和市民在路口设置路障，使交通瘫痪。

浙江省杭州市一些高校学生成百成百地出来游行，并在街上设置路障，使市内交通全部中断。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有 60 余名高校学生在自治区政府门前静坐。一直比较平静的高校不断出现大字报，抗议军警镇压北京学生。

天津市高校学生情绪相当激烈，在校内放哀乐。有些学生到街头和市政府门前演讲。下午，有十余所高校数千名学生上街游行。

甘肃省。3 时，有些高校学生到兰州火车站卧轨阻拦火车，使铁路交通一时中断。兰州大学等校逾 1 千名学生上街游行，并有学生上街设置路障，使市内交通全部中断。

34 名香港区的全国及各省市政协委员发表紧急声明，谴责北京大屠杀，并呼吁各级政协、人大，尽一切办法，动员全国人民，制止屠杀暴行发生。

据美联社、法新社报导，北京血腥镇压学生运动事件震惊全球，包括美国、加拿大、欧洲和亚洲的各大城市，均爆发中国留学生、华人及华侨的抗议示威活动。在美加两国的中国留学生得知北京屠杀事件后，都表示了极度的愤怒和震惊。

加拿大的多伦多爆发了三万人的大示威，示威者游行至中国领事馆递交请愿书，要求中国军队停止在北京的屠杀。示威者大都是中国和加拿大的学生，他们高呼“邓小平，刽子手！”、“处死李鹏！”

在加拿大的温哥华、蒙特利尔、哈利法克斯、萨斯卡通、里贾纳等城市，周日也有规模较小的示威活动。

法国政府周日对中国军队血腥镇压民主运动表示震惊沮丧。在巴黎的中国驻法国大使馆门外，数百名中国留学生示威，“谴责邓小平帮派的罪行”，呼吁法国立即与中国断绝外交关系，呼吁法国及其它欧洲国家发表声明呼吁中国人民“推翻这个与人民为敌法西斯政府”。

在海牙，荷兰外交部长布罗埃说对中国情况“极度悲哀”。有三百名中国留学生中国驻荷兰大使馆门前示威，抗议标语是“中国政府践踏人民精英”、“邓小平——屠夫”。

西班牙政府对北京屠杀事件表示哀痛。

瑞典及奥地利政府皆谴责中国当局的镇压行动。

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五百人在中国驻奥地利大使馆门前示威抗议。一个名为“绿”的环境保护组织向中国大使递交谴责北京屠杀事件的宣言。

五十万香港市民在快活谷马场集会，谴责中国当局。他们多数穿白衣或黑衣悼念死难者。

澳门五万人示威游行到新华社澳门分社，谴责北京发生大屠杀。

中午，两千名中国留学者、学者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会山庄前举行集会，悼念在北京“六三惨案”中惨遭屠杀的死难者，控诉中国当局的残暴罪行，强烈呼吁美国政府和美国舆论运用其影响力，制止中国当局对学生大屠杀。来自美国加州、北科罗拉多州、密西根州、爱阿华州等地的国会参议员和美国人权组织的代表，在集会上发了言，表示对中国学生民主运动的支持，呼吁中国政府停止血腥屠杀学生。哈佛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代表在集会上宣读了悼文。集会结束后，举行了抗议游行。当美国民主党的著名民主斗士、黑人牧师杰克逊在白宫门前出现时，抗议游行活动出现了一个高潮。杰克逊向中国留学生发表了一篇支持中国民主人权运动的简短讲话。他不断地带领大家高呼：“救救孩子！”、“停止屠杀！”游行队伍行进至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时，留学生们高呼“下半旗！”齐唱《义勇军进行曲》和《团结就是力量》。

达赖喇嘛获悉北京大屠杀消息后发表声明如下：“中国当局采取军事行动造成许多人丧生之事深感悲伤。中国当局对人民真实感情和事实情况之欠缺

认识，令人极为失望。作为一个佛教徒，我为死难者悲悼，并与死者家属同感悲痛。”

【美联社华府电】布希总统周一谴责中国当局血腥镇压北京争取民主的示威者，他下令美国立即中止对中国的军事销售以及商业性军火出口。布希总统说：“我们对有关当局决定采取武力镇压感到遗憾。”他促请中国当局避免使用暴力以及“恢复较早前采取的容忍政策。”布希总统说，美国会采取如下行动：立即中止政府对政府的军事销售以及商业性军火出口；中止美国与中国军事领袖之间的互访；对四万名在美留学但惧怕回国的中国学生考虑延长其签证期限；通过红十字会对那些在军事行动中受伤的人提供人道及医疗药物援助。布希总统说，他暂时不考虑对中国采取经济制裁或召回驻华大使，“但我保留权利，一见暴力升级，便对局势另作全面考虑”。

美国众议院以 406 票赞成，0 票反对通过“谴责北京镇压事件，支持布希总统采取行动断绝与中国军事合作的决议”。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发表谈话：“上周末有人认为有必要在北京使用武力，结果造成许多公民丧失了生命。联合国秘书长对此极为沮丧。秘书长非常注意联合国宪章的要求，即联合国不应当干涉基本上属于

各国本国司法权范围内的事务。然而，他非常希望在目前十分棘手的形势下能实行最大的克制。”

欧洲共同体执行委员会发表关于中国局势的声明，“对于痛受折磨的北京人民遭到镇压表示遗憾”。“如果中国政府的政策开始走上一条使迄今为止奉行的开放和改革政策有夭折危险的道路的话，这种合作有永久性地受到影响的危险”。

西德外交部长根舍说：“在北京的民主运动被镇压下去以后，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将不会有高级会晤。”他还说：“我已通过电话与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外长就协调一致的反应取得了谅解。”

日本首相宇野宗佑在首相官邸说：“我对戒严部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进行武力镇压造成重大伤亡一事不胜忧虑。期望局势能平稳下来。”社会党、公民党、民社党发表声明对北京屠杀进行谴责。

葡萄牙政府发表声明，“对北京发生的惨剧极度悲伤。坚决反对向手无寸铁的平民使用暴力”，“支持欧洲共同体主席以 12 国的名义马上表态”。

西班牙首相冈萨雷斯说，“对中国发生的镇压学生事件极其担心”，“希望中国能够使其民主化进程达到终点”。

奥地利总统瓦尔德海姆、总理弗拉尼茨基、外交部长莫克等相继发表谈话，“对北京事件极为震惊，要求中国领导人立即停止动用军队，和平解决事态”。

希腊外交部发表声明：“对事态的不利发展，对暴力冲突和造成的伤亡深表遗憾。我们希望中国的事件将不会导致民主进程走向绝境。”执政的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最大的反对党希腊新民主党、希腊共产党、希腊左翼党、希腊民主党都于同日发表声明进行谴责。三千多名希腊人在雅典市中心进行游行，并到中国驻希腊大使馆门前抗议。

芬兰外交部长佩尔蒂·帕西奥发表声明，“对中国如此使用暴力无法理解”，“社会主义民主绝不是向群众动用装甲车，人民的军队绝不是向人民群众开枪”。同日，芬兰共产党主席阿尔莫·瓦尔斯特也发表声明予以谴责。

瑞典宣布取消国防大臣卡尔松对北京的访问，取消中国前国家主席李先念对瑞典的访问。

瑞士政府就北京屠杀事件向中国驻瑞士大使馆递交了一份照会，“呼吁采取克制和尊重人权，希望对话替代武力手段”。

匈牙利国务部长波日高伊·伊姆雷和外交部长霍尔恩·久洛发表谈话，“北京事件非常令人遗憾，也

向我们提出一个严重的警告，我们必须采取一切措施，使任何一个政权都不能使用使用这种手段，去巩固保守统治地位和独裁统治。”

巴西政府发表声明，“对这个友好国家的人民和政府带来的动荡感到痛心。”这一声明打破了巴西不对其它国家内部事务发表评论的惯例。

泰国总理差猜·春哈旺声明：“对中国发生的事件表示遗憾。”“这是中国的内部事务，我们不表示任何看法。”但他又说：“如果中国采取强硬路线的领导人居支配地位，就有可能使解决柬埔寨冲突的速度缓慢下来。”

韩国外务部就北京流血事件发表声明，对事件表示关注，并希望“局势不致进一步恶化而能和平解决”。

新加坡政府对中国事态不予置评。自五日起，数以千计的新加坡人纷纷到中国银行挤兑，凌晨 4 时，即在中国银行四个分行开门之前的六个小时，排起了长队。五日、六日两天，就已经取走 3100 万美元。

香港。清晨，中国银行集团所属的 13 家分行门口排起了长龙，发生了中国银行集团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客户挤兑，当天提走 50 亿港币。中国银行集团元气大伤。

国民党主席李登辉发表声明：“为抗议中共以武力镇压大陆民主运动，呼吁全世界所有爱好自由，重视人权的国家与人士，对中共暴行给予最严厉的谴责。”“对中国大陆同胞给予一切可能的支援，并与中共作彻底的决裂。”

1989年6月6日 星期二

虽然北高联、工自联、北京知识分子联合会、北京各界联席会议等组织消失了，但北京民众自发的反抗仍未停止。西长安街上的路障尚未清除干净，因为还有民众仍然持续不断地设置新的路障。

凌晨，24集团军守备第7旅奉命前往王府井大街附近某公司大院解救被民众围堵的230余名戒严部队官兵。守备第7旅40名官兵组成精干突击队，一路上躲冷枪、避砖石，直扑营救地点，迅速占领了有利地形，武力驱散人群，救出了被围困的官兵。

下午4时，北京军区向第38集团军传达戒严部队指挥部的紧急命令：立即派出一支精悍的队伍赶赴北京通县军用机场武装押运给养。38军指挥部确定由第113师参谋长谷密山、师政治部主任赵鸿亮负责指挥第一次武装押运任务。晚11时，谷密山、赵鸿亮率领由5辆装甲车、5辆坦克、49辆解放车和600名官兵组成的车队从天安门广场出发。沿东长安街行至

建国门外外交公寓附近，有民众在北面高楼里用冲锋枪向车队扫射，有两个点射打在距离车队几米远处。

凌晨零时 30 分，十多名民众在王府井南口小花园内灌制十多个燃烧瓶，砸坏马路两侧灯杆上的闸盒，使数十盏路灯熄灭，东单到王府井路段一片黑暗。这些民众正要向经过的戒严部队卡车投掷燃烧瓶时，被埋伏的警察抓获。

凌晨 2 至 3 时，一群民众携带汽油、酒瓶等来到北京朝阳区和平街北口公共汽车终点站，用 8 辆大客车堵住附近路口。戒严部队得知情况后组织部队赶赴现场，有 28 名民众被捕。

在北京少数高校中仍有一些学生在活动。北大筹委会广播站仍在广播，播送了北高联、北大筹委会联合发出的《空校宣言》，呼吁“全国总罢工、总罢市、总罢课、总罢教！对法西斯政权最后一击！”

9 时 30 分，李鹏、杨尚昆等召开戒严工作会议，决定：1、北京各区成立戒严分指挥部，与驻军联防。2、天安门军队疏散，动员北京市和国家机关接待。3、中央派代表到中央电视台指导工作。4、市区实行宵禁。5、全力打通全市交通线，保卫公共设施。

下午，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在中南海举行记者会，称“在解放军的英勇奋战下，暴乱者的阴谋没有完全得逞，粉碎暴乱取得了初步的胜利。”北京军区政治

部主任张工、北京市委秘书长袁本立、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丁维峻也出席了记者会，并回答了问题。在谈到死伤人数时，袁木信口开河说：“解放军官兵受伤 5 千多人，地方上（包括为非作歹的暴徒、围观的不明真相的群众）共伤 2 千多人；死亡情况，军队和地方加在一起的初步统计数字是近 300 人，其中包括部队的战士，包括罪有应得的歹徒，也包括误伤的群众。”

上海市。昨夜今晨，市政府组织 6500 人清除路障 120 处，抢运了一大批粮食、副食品及生产急需物资。9 所高校的许多学生继续上街，有一些市民与学生一起又新设一大批路障，连同昨天留下的，全市共有 145 处。20 时 45 分，北京开来的 61 次列车在光新路道口撞倒正在围堵的民众 9 人，死亡 5 人。到 22 时，现场已聚集 3 万人，铁路运输中断，7 百名警察赶往现场。一些民众殴打肇事火车司机，焚烧车厢，阻扰消防车和救护车，8 节车厢被烧毁。

四川省。凌晨，成都市一些人烧毁位于闹市区的人民电影院。下午，一些人在四川展览馆仓库放火，哄抢成都天成金店，成都公安和武警严惩了一些“肇事者”，并当场抓捕一批“打砸抢分子”。

湖北省。武汉市 10 余所高校逾 7 千名学生上街游行，有学生在铁路上静坐，造成京广、武大（冶）

线铁路运输一度中断。有些学生到工厂呼吁罢工。武汉高自联负责人频繁开会，筹划更大的行动，一些高校出现武汉高自联有关北京屠杀的传单。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22 所高校中仅有一所交通专科学校仍在上课，其它学校基本未上课。一些学生上街设置路障，到主要路口演讲，呼吁工人罢工。哈市公安局抓捕了以“市民声援团”名义到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等校活动的 33 名民众。

甘肃省。兰州大学等校 3 百余名学生在兰州火车站卧轨，造成火车停驶。有学生在黄河大桥上设置路障，断绝交通。兰州市区各主要路口均设置了路障，市内交通中断。

云南省昆明市一些高校逾 5 千名学生在东风广场集会，抗议出动军队镇压北京学生。

陕西省西安市一些学生到工厂区呼吁罢工，两家大型企业停产，十几家企业半停产。

广东省广州市的主要路口和桥梁被一些学生设置了路障。各高校盛传高校要被军管，80%学生离校回家。

安徽省合肥市一些高校千余名学生到合肥钢铁公司呼吁罢工。合肥街头被学生设置了多处路障。

江苏省南京市一些高校学生在南京市几个进出城的主要路口设置路障，包括南京长江大桥公路桥，

造成市内交通中断。南京大学、南京航空学院等校一些学生占据校广播站，转播“美国之音”有关北京屠杀的消息。

吉林省。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逾万名职工、长春纺织厂逾5千名职工骑自行车或步行进入市区与学生队伍汇合，游行队伍汇集在吉林省委门前的新发广场时，人数超过10万人。（一汽领头游行的唐元隽判刑20年、李维13年、冷万宝8年）

辽宁省。清晨，沈阳市17000多名学生上街游行，通往工业区的主要路口全部被学生堵住，一半以上工人不能按时上班。下午，3万多名学生、市民聚集在市政府广场，为北京死难烈士举行追悼会。沈阳飞机制造公司等企业4千多名职工参加集会游行。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3千多名学生上街游行，4百多名工人举着“工人自治会”大旗参加游行。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师大有三分之一学生离校。

宁夏自治区银川市5千多名学生、教师上街游行，在南门广场悼念北京死难烈士，并宣布实行“空校行动”，无限期罢课。10余万市民围观。

山东省济南市逾万名学生走上街头，其中4千多名学生在街头40多处演讲；市区主要路口，用公共汽车、隔离墩设置路障1百多处，交通部分瘫痪；一些高校开始“空校”，3千多名学生离校。晚10时，

设置路障的百余名市民与历下区公安发生冲突。晚 11 时，一些民众冲击历下区公安分局，砸毁了分局的牌子，捣毁了分局的服务部、一层办公室的玻璃，烧毁一辆上海牌小轿车。公安当场抓捕 55 人，其中没有学生。

江西省南昌市 2 千多名学生响应“空校行动”离校。有 1 千多名工人和市民举着“南昌团结工会”的横幅在省市总工会门口示威抗议。

福建省福州市逾千名学生继续上街游行。为响应“空校行动”，有 1 千多名学生离校返乡

深圳市 3 千多名中学生在深圳大剧院广场集会，抗议北京屠杀，集会后，抬着花圈在市区主要街道游行，围观者有 2 万人。

海南省海口市 1500 多名学生和青年教师上街游行，于凌晨在海口公园举行追悼会，并向“解放海南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贵州省贵阳市逾万名学生、市民继续聚集在人民广场进行示威活动，市区交通基本瘫痪，几乎所有的公共汽车都被写上了“绞死李鹏”、“偿还血债”等标语，街道到处都有张贴的大小字报。

美国参议院以一百票赞同，0 票反对通过一项要求总统对中国政府实行国际制裁问题的决议。内容包括：一、呼吁美国进出口银行和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回

顾给同中国的贸易提供资金的问题；二、强烈要求美国负责放宽办理向中国销售的出口许可证手续的机构“在做决定时考虑中国目前的局势”；三、强烈要求美国之音电台立即增加华语节目。

欧洲共同体 12 个成员国发表公报，“强烈地谴责对和平的示威者采取的造成大批人员死亡的武力镇压”，“对中国发生的悲惨事件极为震惊”，呼吁“中国当局停止对北京和全国的没有武装的老百姓使用武力，立即着手寻求目前冲突的和平解决办法”。

法国总理米歇尔·罗卡尔宣布，“我们准备从现在起冻结我们与中国的各级关系”。“冻结与中国的各级关系的做法涉及到政治关系，并立即生效”。

“在共和国总统、总理及政府官员与中国领导人之间将不再有任何的联系”。

日本银行协会联合会会长宫琦宣布：“日本银行已经冻结了给中国的两笔贷款，数额为一点四五亿美元。”

比利时取消了预定当天两名国务部长与中国经贸部部长郑拓彬的部长级会谈。

西班牙外交大臣费尔南德斯宣布，“西班牙政府已决定冻结与中国的高层接触。”

荷兰外交部宣布：“荷兰已决定中断与中国的高层接触”，“不再进行任何新的会谈”。

新西兰总理朗伊宣布：“内阁已决定请外交部长马歇尔召见中国驻新西兰大使倪正建，告诉他新西兰政府对北京的流血事件感到憎恶”，“政府还将指示新西兰驻中国大使向中国政府转达新西兰政府的立场”，“取消警察部长定于 20 日对中国的访问”。

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关于中国事件声明》：“不管情绪有时是多么激烈，重要的是要耐心地寻找由社会团结目标所确定的相应的政治解决办法”，“中国目前发生的事件是该国的内政。其他方面施加压力的任何尝试都是不合适的。这种尝试只会激化情绪，而无论如何也不会促进局势的安定”，“我们衷心希望有好的中国人民能够尽快翻过自己历史上这悲惨的一页”。

南斯拉夫共产党联盟中央主席团发表声明：“对中国国内最新事态的发展极为忧虑，并对所发生的悲惨事件和无辜的人员牺牲表示遗憾。这种事态发展本身孕育着民主进程被制止和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经济和政治改革被停止的危险。”“希望中国共产党通过政治努力和在社会上进行公开对话消除上述危险，并同所有民主的进步力量一起保证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继续进行下去。”

波兰政府发言人发表声明：“波兰社会和当局以深切关注的心情得悉在北京发生的悲剧性事件。我们对死伤者的家属表示最真挚的慰问。”“在北京发生的事情是与我们友好相处的人民的重大戏剧性事件。我们相信，中国人将跟过去一样不诉诸武力，而通过政治手段解决当前的冲突。我们相信，理智和现实主义将占上风，中国的改革进程和它的国际地位将不遭到削弱。”

1989年6月7日 星期三

戒严部队的控制区域逐渐扩大。按照戒严部队指挥部部署，除了第 38 集团军，其他部队陆续撤出天安门广场区域，转往北京其他区域驻扎，设立戒严执勤点。

凌晨 6 点 50 分，武装押运的运粮车队回到天安门广场，饥肠辘辘的官兵见状兴奋不已，发出一阵阵欢呼声。中国官方资料称：“历史摄下了这个难忘的镜头。这时的天安门广场沸腾了，戒严部队指挥部负责人亲自迎接运粮队官兵，称赞他们又立了一次大功。”

由于北京各界的抵制，粮店不供粮，菜场不供菜，银行不给钱，戒严部队供给困难。沈阳军区为了

保证进京的 39、40、64 集团军的军需供给，紧急调集现金，用专机将一百万现金送到北京。

上午，39 集团军 115 师 345 团 3 营车队行至东长安街建国门立交桥时，突遭来自左右建筑群的枪弹袭击。该营 7 连士兵臧立杰中弹身亡，另有三名士兵受伤。军人开枪射击，包围各国外交人员居住的外交公寓，外交公寓弹痕累累。

北大学生筹委会广播站仍在活动。18 时许，广播了北高联和北大筹委会联名发出的《告全市人民书》，“邓小平、李鹏、杨尚昆反动政府镇压人民”，鼓动“全市人民罢工、罢市、罢课，同反动政府斗争到底“等等。

中国公安部宣布：“组织动乱和暴乱的高自联、工自联为非法组织，这两个组织的头目要限期投案自首。”（公安部通缉 21 名学生领袖的通缉令于 6 月 13 日公开发布）

凌晨，清华大学学生在校内为悼念遇难学生而摆放的花圈、挽联等曾被校方悄悄收走，学生发现后提出抗议，经交涉要回一些，重新摆在原来的地方。清华大学学生为悼念死难同学在主楼设置了灵堂，该校有六名学生遇难。

香港《经济日报》报导，在血腥大屠杀的第 4 天，至少又有四名北京市民无辜死于解放军的枪口之

下。目前北京市内的驻军士兵的神经极度紧张，变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只要感觉到有什么动静，就胡乱开枪。

中央电视台相继播出戒严部队指挥部提供的《天安门广场清场纪实》、《暴乱真相》、《血与火的考验》等专题新闻片。这些专题新闻片颠倒了军人屠杀与民众抗暴的因果关系和时间先后，欺骗了一些观众。李鹏认为“收到较好的效果。”

上海市。10 时许，同济大学、华东师大、上海工业大学等校相继出现部分学生冲击学校礼堂、教学大楼，要求设立灵堂。华东化工学院、华东师大、上海交大、上海铁道医学院等校一些学生上街设置新的路障，使交通再次全面受阻。

湖北省。9 时许中国地质大学 300 余名学生在武昌东门十字路口拦截 9 辆公共汽车作为路障。10 时许，中南财经大学等 8 所院校的 400 余名学生游行至大东门，举行追悼会，万余人围观。追悼会后，部分学生沿途将一些公共电汽车、卡车、面包车放置作路障。

武汉钢铁学院等校 200 余名学生在武汉钢铁公司周围设置多处路障，阻挡工人上班，当地公共交通和武大（冶）铁路运输中断。20 时许，华中师大部分教

师率学生 1500 余人在武汉工业学院、武汉工业大学、武汉大学、武汉水利电力学院之间游行。

安徽省合肥市一些高校学生在市区多处设立广播站，传播“美国之音”有关北京屠杀的消息。中医学院百余名学生到合肥钢铁公司铁厂等处卧轨，使铁厂高炉的生产和安全受到威胁。

江苏省南京市。河海大学等校 400 余名学生又上长江大桥公路桥，堵塞南北交通。南京大学等校 1 千余名学生到中央门铁路旱桥设置路障，堵塞南北铁路交通，91、303、375 等次列车停运。

湖南省长沙市内交通仍然堵塞，铁路疏通几小时后又被堵塞。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内路障已大部被清除，仍有少数学生上街演讲。上午，哈尔滨轴承厂 4 百多名工人上街游行。下午，哈尔滨汽轮机厂等企业 6 百多名工人上街游行。7、8 百名学生深入工厂鼓动工人游行、罢工。约 5 万多名工人无法正常上班。

山西省太原市一些高校仍有大小字报出现。一张署名“太原市全体学生”的《紧急呼吁》称：“站起来，反对血腥镇压，与邓小平、李鹏反党集团进行斗争”，“全国动兵力，杀进北京城，消灭 27，绞死李、邓、杨。快！快！快！”

浙江省杭州市。由浙江大学学生发起的铁路卧轨事件进入第三天。在与浙江省副省长柴松岳等人现场谈判后，19时30分，卧轨学生撤离南星桥火车站。20时12分恢复通车。

匈牙利政府发表声明强调，“用武器和暴力同思想问题和政治立场作斗争是毫无意义和不能解决问题的”。“尊重基本人权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事业和国际义务，任何国家都不能把这看成是绝对的内政”。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格罗斯就六四事件发表声明，“我代表匈牙利党和全体党员坚定地宣布，我们强烈谴责暴力和兄弟之间的战争。这种方式同社会主义是不相容的。武装力量不是解决社会政治问题和权力斗争的手段。”

由于戒严部队在北京向外交人员公寓开枪，美国驻中国大使馆下令外交人员家属全部从北京撤离，125人离开中国。

法国外交部长罗朗·迪马在国民议会宣布：“法国将把驻中国的外交代表减少到必要的最低限度”，“任何访问都将中断”。

日本首相宇野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说：“在中国的日本人有8300人，今天已指示他们撤离。”“中国的情况令人忧虑。不能把枪口对准国民。”“要召见中国大使，正式转达政府的严厉见解。”下午，外

务省事务次官村田约见中国驻日本大使杨振亚，声明：“对于造成流血惨案的中国政府行为，从人道上来说是不能允许的。”戒严部队因向外交人员公寓开枪，三名日本驻中国大使馆人员住宅遭枪击，日本驻中国大使中岛向中国外交部提出强烈抗议，当天有1774名日本人离京。日本官房长官盐川宣布，“为了彻底保护在中国的日本人，已向居住在北京的日本人发出了避难劝告。”并表示实施两项政策：“一、通过红十字会提供药品等紧急援助；二、延长在日本的中国留学人员在日本的逗留日期。”

葡萄牙总理阿尼巴尔说：“我们对中国局势表示忧虑，决定派一名部长前往澳门安慰这块将于1990年归还中国领土上的居民。”

丹麦政府决定“取消对中国的援助款和出口贷款”，“取消援助款的建议是由外交大臣埃勒曼·延森提出的，已获议会批准”。丹麦议会外委会主席埃尔姆奎斯特说：“中国当局的暴行必须停止。只有当这个国家出现另外一种政治气候时，援助才能恢复。”丹麦对中国的援助款和贷款总计十亿丹麦克朗，约计一点五亿美元。

1989年6月8日 星期四

北京市政府、戒严部队指挥部联合发出第 9、10、11 号《通告》。第 9 号《通告》规定：“一、任何人不得在道路上设置各种障碍。二、任何人不得拦截、破坏各种车辆。三、任何人不得破坏各种交通设施。四、任何人不得围攻、阻扰公安干警维护交通秩序执行公务。五、凡违反上述规定者，所有执勤人员有权当场进行处置。”

第 10 号《通告》宣布：“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是未经依法登记的非法组织，必须立即解散。高自联的头头、工自联的头头是在首都煽动和组织这次反革命暴乱的重要分子。自本通告发布之日起，以上两种人必须到所在地区的公安机关自首，争取宽大处理。对拒不投案自首者，将依法缉拿归案，从严惩处。”

第 11 号《通告》：“为了严厉打击反革命暴乱分子，广泛发动和依靠群众揭发检举反革命分子的犯罪活动，北京市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决定，在市、区设立举报电话。全市每个公民都有权利、有义务，随时通过举报电话或直接向公安机关检举揭发暴乱分子。”

中国外交部就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给予方励之“保护”一事，提出严重抗议。方励之、李淑娴夫妇

于6月5日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林培瑞陪同下进入美国驻中国大使馆。

北京一些部、委所属院校除毕业班学生和部分研究生外，其他学生基本上离校回家。鉴于这种情况，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校发出公告：提前放假，毕业分配工作照常进行。

北京多数高校逐步平静下来，只有为数不多的学生仍在进行抗议活动。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筹委会广播站仍时断时续地进行广播。

戒严部队在北京市官方的配合下，与公安、环卫等部门的人员一起清除长安街上的路障，打扫垃圾，长安街的许多路段行人和自行车已经可以通行。

荷枪实弹的戒严部队官兵开始在北京一些交通要道执勤，全副武装的军人开始步行巡逻。凡遇民众责骂，军人即鸣枪警告。北京民众对军人的敌意并未消失，戒严部队内部规定，不要吃喝民众送的饮料食物，因为有人下毒。

上午10时，李鹏和王震去人民大会堂看望戒严部队，同时登上楼顶了解东西长安街今天交通开发的实况。李鹏认为“暴徒大势已去，反扑已不可能，北京已不会发生大的反复了。”

下午，李鹏通过邓小平办公室，把三天以来的情况和目前采取的措施都详细报告了邓小平。

6月8日，逃亡中的柴玲在武汉录制了有关天安门广场清场情况的录音，武汉大学博士生蔡崇国在“黄雀行动”的帮助下偷渡将录音带带到香港，香港无线电视于6月10日播出，在海外引起轰动。

上海市长朱镕基发表电视讲话，说上海不会实行戒严，希望市民配合恢复秩序。他还说：“在北京发生的事情是历史，历史是没有任何人能够隐瞒的，事实真相终将大白。”

美联社、法新社消息：中国各省政府加紧控制当地局势，示威者在各大城市阻塞交通要道及铁路枢纽的努力已遭挫败。上海、成都、武汉、南京、哈尔滨、西安、广州和长沙示威者过去两天所设置的路障大都被清除，但火车运行仍被打乱，无法恢复正点行驶。

全国各地局势趋向平缓，少数地区仍有余波，但程度已大为减轻。上海只有上海师大、上海海运学院、上海机械学院等校少数学生继续设置路障。上海交大学生会负责人向学校表示不再搞设置路障的活动。上海铁道学院学生会负责人在消除路障中帮助维持秩序。

复旦大学、上海师大、同济大学等校一些学生在校内设灵堂，悼念北京的死难学生和民众。复旦大学有学生在校门口降半旗。复旦大学上午有几百名学生冲击学校印刷厂，要求印制《行动纲领》，下午部分

学生占领印刷厂胶印车间，印刷工人不敢帮助印刷，全部离厂。

上海机械学院学生自治会组织三四百人参加的沙龙，讨论行动方案。多数人倾向速战速决，采取过激行为，如烧汽车，冲击江泽民住宅。

四川省重庆市内交通受阻，重庆大学等校一些学生上街设置路障。

福建省福州市个别高校的一些学生搞“选狗打狗”运动，针对积极配合官方工作的学生干部。

安徽省合肥市部分高校仍有少数学生上街设置路障。

湖南省长沙市一些高校学生和社会各界人士逾万人在火车站广场开了一个悼念北京死难学生和市民的追悼会，许多人发言抨击北京屠杀。有人讲，中央电视台播放的《暴乱真相》和袁木讲话全是假的。

湖北大学 200 名学生打着“湖大敢死队”横幅到武昌车辆厂大门前静坐，阻拦工人上班。武汉钢铁学院百余名学生在任家路铁路道口挡车，在铁轨上静坐，武大（冶）铁路中断 4 小时。武汉高自联在武汉大学开会，讨论了筹建地下电台和转移印刷设备问题。

江苏省南京市一些高校 400 余名学生堵塞长江大桥及中央门等处的铁路、公路交通。经官方工作，下午学生全部撤回。

山东省。上午，青岛海洋学院有百余名学生上街拦车，堵塞交通。

美国国务卿贝克说，“中国的权力斗争正在进行，局势极不明朗，以致无法断定谁在执掌政府的权力”，并“呼吁所有在中国的美国普通公民尽快离开那个国家”。纽约市长郭德华宣布终止与北京的姐妹城市的关系，并建议“市政委员会命名纽约市第 42 街和第 12 大街的交叉路口为‘天安门广场’”。

日本通产省宣布把从中国提供出口汇单保险的“一般国家”划为“特殊国家”，这样，每宗货物均需要取得批准方能出口。

南斯拉夫外交部长布迪米·隆查尔在议会发表讲话，“积极发动的经济开发与它带来的后果之间的冲突已经开始影响（中国）社会政治趋势，它们没有受到所有人同等程度的珍视。”“无论哪种发展思想在中国占上风，那里的事态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影响总的国际关系”，“这个国家正面临着艰难的日子”。

越南外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西方电台报导越南政府支持中国政府的行动“纯属捏造”。“这是中国

的内政。发生这场流血事件是令人遗憾的。我们希望中国的局势正常。”

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说：“我们无意干涉他们的内政，但是，我们对造成许多人死亡，尤其是造成许多青年死亡的战斗表示遗憾。”“我希望中国能不再流血而迅速解决自己的问题。”

印度尼西亚政治和安全事务部长苏多莫说：“尽管最近北京发生了政治动乱，印度尼西亚和中国关于关系正常化的会谈将继续下去”，“最近发生的事件不会影响这个进程。外交关系的正常化只是个时间问题”。这是第一个印度尼西亚官方评论。

韩国全国经济联合会表示：“中国局势恶化不仅会使中韩交流后退，而且也会对朝鲜半岛形势的稳定产生影响。”

1989年6月9日 星期五

北京局势今天十分平静，虽然大街上仍然四处可见戒严部队，但公共交通已基本恢复正常。戒严部队已在展览馆、体育馆和一些机构内安营扎寨。早晨有大批军队进驻中国社会科学院。

一队队挥舞警棍的警察在街上巡逻。持枪的军人在各主要路口检查路人的身份证明。一群群军人巡逻大街小巷。晚 11 时，街上几乎空无一人，这在初夏

的北京异乎寻常，太平时期，居民们都会走出狭小的住宅，聚到巷口乘凉。

戒严部队守卫在东西长安街各主要路段和重要单位。昨天停在复兴门立交桥的坦克、装甲车已撤走，桥边停着 20 多辆军用大篷车。荷枪实弹、系着红袖章的数十名士兵在立交桥的四个路口站岗放哨。今天市中心没有听见枪声，也未见直升机在市中心盘旋。

官方虽未宣布宵禁令，但一組组的戒严部队巡逻官兵阻拦晚 10 时后仍未归家的行人，并驱散 5 人以上的人群。晚上，一队军车首次在北京市西北面的大学区巡逻。原来在街上聚集的一小群一小群的学生民众看到军车冲来便向四周逃散。

北京市中心大多数商店未开门营业。少数开门营业的副食品店、水果蔬菜店排起长龙，饼干、方便面、咸菜均成为抢手货。粮店已开始限制供应粮食。部分银行昨天恢复营业，出现挤兑现象。部分街区液化石油气供应不足，蜂窝煤、煤球等均成为俏货。尚无断水断电事情出现。

天安门广场仍未开放。今天戒严部队指挥部又组织了一批中国记者到广场参观。记者们看到了许多弹痕，向陪同的军官询问部队为何要向平民开枪，军官答称他们所属的部队进京后未开一枪。

北京各高校局势进一步趋于平静。市属各高校正在积极准备复课，有些学校已有部分学生复课。北大学生自治会筹委会的广播站被学校拆除。至此，北京各高校的学生自治组织及其成员的公开活动已全部停止。

下午，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并发表讲话。这是邓小平在六四镇压后首都公开露面，显示中共当局已控制北京局面。

自7日起，戒严部队进驻北京各公安分局、派出所，“配合公安部门抓捕动乱、暴乱分子”。大逮捕行动开始了。被当局煽动起仇恨的军人，对被捕者不分青红皂白地大打出手，许多人受伤致残。天安门城楼旁的劳动人民文化宫成为戒严部队临时大监狱，关押了大量在天安门广场清场过程中和清场后拘捕的学生民众，被捕者每个人都遭到毒打。山西大学计算机系学生高旭留下严重脑震荡后遗症，一只眼睛几乎失明。被捕者头三天没有得到任何食物，后来每天每人仅两个窝窝头。

北大哲学系研究生李海给海外人权组织提供了一份北京市判处10年以上重刑的所谓“暴徒”（应称之为抗暴者）的名单，有五百多人。李海因此被以“洩露国家机密”罪名重判9年。六四事件已经22年，仍有5名所谓的“暴徒”在狱中服刑。李海对自

己所做的事情无怨无悔，他是八九民主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曾担任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筹委会常务委员兼对外联络部部长，六四事件后曾被关押审查了 18 个月。

已知至少有 22 人在经历不公正的、秘密的审判后被枪毙。更多的人被判处死缓、无期徒刑，由于这些普通的北京市民都是以个人形式参与，又没有知名度，所以外界很少了解他们的情况，他们被舆论遗忘，默默地在漫长的刑期中独自煎熬，释放后生活艰难。

当年已逾 70 岁的王稼祥因抗议屠杀而焚烧军车，被以“反革命破坏”罪名判处死缓。1997 年，已逾 80 岁的王稼祥病逝于北京第二监狱。路洪泽因抗暴被判刑 14 年，1998 年 4 月 18 日因突发脑血栓逝世于北京第二监狱。

李鹏《六四日记》记载：下午 5 点，召开（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会议确定 6 月 15 日左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6 月 20 日左右召开中央全会，并一致同意李鹏、乔石、姚依林三人联名向会议作报告。会议决定由公安部对方励之发布通缉令。

上海市 5 万多名学生、工人、市民不顾当局的严厉警告，举行盛大游行、集会，悼念北京六四惨案的

死难者。游行队伍中出现近千名打着“上海市自治联合总工会”旗号游行的工人。

湖南省。湘潭大学少数学生到湘潭电机厂、电缆厂门前静坐，鼓动工人罢工。

安徽省。中国科技大学 100 余人上街游行。一些高校的几百名学生游行至淮南华东电网，鼓动工人罢工。

浙江省杭州市个别高校少数学生到工厂、部队串联。

湖北省。在武汉地区的高校中，除武汉大学外，学生自治组织已陆续宣布解散。武汉高自联继续在武汉大学开会，但仅来 6 所学校代表。会议宣布每天一次的例会暂停。

辽宁省沈阳市。由于昨日晚沈阳市公安局抓获了 32 名混入学生游行队伍，并指挥拦截车辆的市民，沈阳今天出现一周来最平静的局面，没有人游行。凌晨，因为一些人被抓，沈阳高自联成员在东北工学院开会，与会者较为恐慌，决定各高校学生不要上街了，更不要截车了。

陕西省西安市。城区内的钟楼、新城广场和西五路口仍有三个广播站不停地广播外电报导和北京来电来函，有从北京回来的学生演讲“六四真相”。除

钟楼及附近地区外，全市路障基本清除，全市交通基本畅通，商店正常营业。

甘肃省兰州市。凌晨，市公安局抓捕了 65 名拦车设卡人员。上午，在市中心广场，市公安局两次驱散聚集的几百名群众，抓了 17 名“市民声援团”骨干。市中心广场高自联设立的“广场之音”被拆除。兰州大学学生自治会放弃了校广播台，自治会几名负责人去向不明。

宁夏自治区银川市。5 百多名学生在南门广场举行追悼活动。在高自联的组织下，市区各主要街道到处可见演讲的学生，他们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已有 1 千多名大中专学生分赴全自治区 20 个县市，他们还组建了宣传队，准备向各县学生和群众介绍北京惨案真相。

贵州省贵阳市。晚上，有两千多名市民、学生重新聚集在人民广场，发表演讲。广场上的高音喇叭继续播放各种有关北京的消息。一名集会组织者通过高音喇叭宣布：10 日上午 10 时，将在人民广场宣布工人罢工、商人罢市、设置路障的详细计划。

中国国家教委称：据不完全统计，在动乱和暴乱期间，在 29 个省、市、自治区的 84 个城市中的 600 余所高校，有 280 余万人次上街游行。

晚上，台湾约 10 万民众在台北市中心的中正纪念堂广场参加由《中国时报》主办、名为“自由呼喊”的集会，谴责中共当局屠杀争取民主自由的学生和民众，向北京死难的学生、市民致哀。现场人们纷纷解囊，为中国大陆民主运动捐款。台湾电视台、电台现场转播。

中华民国政府决定，于 6 月 14 日台湾全岛降半旗，并在各县市分别举行追悼会，以表达对六四事件中被杀害的大陆同胞的哀思。